

分类号

I247.5
877

婚 纱

岑凯伦 著

1303888



家伦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印数：1—15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朴忠国

责任校对：周树斌



内 容 提 要

《婚纱》描写一个阔绰的小姐与表兄的一段婚姻经历。莫柏年，曾受恩于姨丈姨母，遵母命与表妹安妮黛订了婚。安自幼娇生惯养，性情刁蛮，喜怒无常，婚期到来时，为挑选一件婚纱竟与表兄闹得天翻地覆，柏年为此十分沮丧。

不久，安结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女服装设计师江翠珊，并请她为之设计婚纱。江自此认识了柏年并了解了他的为人，两人深深地相爱起来。安获知

翠珊大打出手……但鸳鸯是拆不散的，历经种种磨难之后，柏年与翠珊终于结合。

《桃丽妹妹》塑造一个如同白雪公主般的少女，她长得很美，很迷人，但高傲、骄矜，目中无人。当英俊、潇洒的朱柏斯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心颤动了，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有意难为朱柏斯。朱也

极为暧昧。朱柏斯偷看了艾莲的日记，柏斯为获得艾莲的芳心，是演出一出

婚 纱

下午，艳阳光辉。

门框挂着一串串的鲜玫瑰，门的当中，有一个金色的爱神。

看见它，使人想到要结婚。

“嗯！气派不错！”安妮黛回头对柏年说。

莫怕你管不着，对于安妮黛的见解，他只有共鸣的份儿，而这间新娘之家店内的设计，也实在不错。

踏脚向前电动门打开了，店内铺满白色软绵绵的地毯，一个穿粉红色制服的店员，含笑迎出来。

“欢迎两位光临！”

“嗯！”安妮黛没怎样理她，自顾自到处视察。

“小姐，要订做结婚礼服吗？”

“嗯！”还是同一个鼻音。

“请两位到这边来，请坐！”两张白色的巨型真皮椅，前面有一个小几，小几上，有好几本簿子。“小姐，请参观，这些全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家最新设计的礼服样本。”

“你们的设计师是谁？”

“大卫·史密夫。”

“唔！”安妮黛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没什么名气！”

“他是刚由欧洲回来的，他在欧洲，已经很有名气。”

“我不要看这些。”安妮黛把簿子一掷：“我要看婚纱的样本。”

“婚纱？”

“婚纱就是头纱，连在发冠上的，明白吗？”

“明白。这些礼服样子，全部都连着婚纱。”

“我看到了，但是，没有一个样子我喜欢！”安妮黛挥着手：“你明白吗？婚纱比礼服重要，婚纱戴在头上，会影响整个面部，如果婚纱不适合，会破坏了面部美。”

“是的小姐！”店员恭敬地说：“小姐的见解很对！”

“有没有现成的婚纱，让我戴戴，试试看！”

“有，有，请两位坐会儿。”店员连忙走进去。

一会，刚才那位店员，捧着好几只盒子走出来。

“小姐，婚纱拿来了，请过来这儿，这儿有试身镜。”

安妮黛把婚纱戴在头上，嘴巴不断的说：“唔！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喂！柏年，你怎么呆在那儿象只呆头鹅，你替我看看给我一些意见啊！”

莫柏年马上走过去，安妮黛左瞧右瞧，她问：“这顶怎样，好不好？”

“好！”

“什么？这样的劳什子坏纱你也说好？你真没主见，真不象个男人，事无大小就只会说好。”安妮黛换上另一个婚

纱：“这个如何？”

“这个不好！”

“有什么不好？”安妮黛不以为然。

“婚纱太长了！”

“太长了又有什么不好，你别瞧人家现在流行短婚纱，就说短婚纱好，我们应该有独特风格，决不随波逐流！”

“可是婚纱太长，走路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我请四个花童，前面两个拿花篮，后面两个捧婚纱。”安妮黛指住莫柏年：“你是个大男人，为什么这样婆婆妈妈！老是理女人的事，况且，婚纱是我戴又不是你戴，好不好关你什么事？你很有审美眼光吗？你会设计服装吗？你乖乖的坐在那儿，人家不会以为你哑了的。”

“安妮黛，你到底要我怎样？”莫柏年面色一变：“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店员也忍不住了，忍不住插嘴说：“这位先生也很为难！他说好，你骂他没主见，他说不好，你又骂他爱管闲事。”

“什么？你们两个人，竟然联合起来教训我了？”安妮黛瞪大了眼：“柏年，你和她什么时候认识？她是不是你的女友？”

“安妮黛，是你要来这间店子，不是我要来的，而且，我以前根本没有见过这位小姐。”

“如果你们不是认识，她为甚么要帮着你？”

“小姐，”店员很委屈，说：“我只不过以事论事！”

“以事论事，哼！你只不过见我的未婚夫年少英俊又风度翩翩，所以想引诱他！”

“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店员脸都红了。

“你勾引顾客不要脸！”安妮黛抬起头上的婚纱向地下一掷：“我不买了！走！”

“安妮黛！所有全港九的服装店，我们都跑遍了，如果你今天再不订造，就赶不及星期六的婚礼。”

“改期结婚！”

“什么？又改期？”

“是的！又改期！”

“那怎么行？”莫柏年急得张着两手说不下去！

“为什么不行，我说改期就改期，总之，星期六我不会去参加婚礼！”

“可是，妈……”

“对了！你回去告诉你妈，我又改期了，如果她等不及，可以另找媳妇！”安妮黛说罢，拉起手袋便走。

店员气得在跺足。

一个中年妇人由店里走出来问：“张小姐，刚才为什么咩吵？”

“一对男女，莫名其妙。”

“生意做成了吗？”

店员用力摇头：“最莫名其妙的是那男孩子，自己条件那么好，高大，英俊又迷人，为什么好象没见过女人似的追着她。”

“这个世界不可思议的事多得很！”

店员想着，喃喃的说：“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结合。”

“是不是那女孩子太丑，男孩子太英俊。”

“不，其实，那女孩子很好看，年纪也不会超过二十岁，可是，他们两个人，格格不入，全无共同之处，他们很难永生相伴。”

“生意做不成，受了一肚子乌气，还替人家费心机，真是傻孩子。”老板娘笑着：“下午茶时间到了，快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收拾好，去吃茶点吧！”

×

×

×

莫柏年一踏进大园，就问佣人：“表小姐来了没有？”

“表小姐不是和你出去订做衣服吗？”佣人诧异地问。

莫柏年没话说，走进大厅，看见莫太太正在讲电话。

莫太太一看见儿子，连忙向对方道歉，挂上电话，她问：“柏年，这么快回来了，安妮黛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俩个不是一起出去吗！”莫太太摇摇头：“看你的样子，你们俩个又吵架了，是不是？其实，年纪比她大，应该让让她！”

“让让她！我简直是奴颜婢膝。”柏年生气地挥着手：“我是个男人，我有自己的自尊，我怎可以这样没有志气，老是跟着她，象只哈叭狗。”

“看在姨丈姨母的份上，原谅她吧！”莫太太皱皱眉：“你姨丈姨母只有她一个女儿，自小纵坏了，安妮黛的脾气是猛了点，不过心地还不错。”

“要不是妈妈你老是压住我，我早就和她分手了，蛮横无理，莫名其妙。”

“她说过要来吃饭的，还叫我做一味豉椒焗龙虾给她吃！”

“我看她不会来，刚才她样子很凶，她还要我告诉你，结婚又要改期啦！”

“什么？结婚又改期，那怎么行？”莫太太几乎跳起来：“上一次她要改期，因为帖子还未发，改期没有关系，现在，请柬发出了，而且，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唉！礼堂酒席全订好了！”

“没有办法，只好一切取消。赔点订金，道个歉吧！”

“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刚才不是去订制结婚礼服么？”

“结婚礼服没订好，就算不改期，到时她也没有礼服去教堂行礼！”莫柏年说：“其实，索性取消婚事，大家各不相干，省得我天天受气。”

失望。”

“为了不想他们失望，就不顾我的幸福。”

“姨父姨母是我们的恩人，那一年你爸爸生意失败，要不是你姨父全力支持，我们还会有今天？现在，你爸爸已经是社会名流，有钱有面子，而你，在酒店业方面，也有点名气，正是年少得志。这一切，都多亏当年你姨丈姨母的帮忙。”

“有恩报恩。但是，我不能拿我一生的幸福去报恩！”

“柏年，你怎么这样说？你和安妮黛，是青梅竹马，从小要好的，我和你爸爸可没有勉强你啊！”

“以前，安妮黛的确是个好女孩，可是，她越大越不可

爱，尤其是最近两年，她简直变得疯狂，……我受不了！”

“表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你老是挥手干什么？”

天！竟然是安妮黛，她好象换了一个人，满脸春风。

柏年垂下头，没说话。

“乖孩子，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莫夫人连忙上前拉住她两只手。

“我说过会来的。姨妈，你有没有买龙虾！”

“你喜欢吃的，我都买了。安妮黛乖，告诉我，你不是要改期结婚吧？”

安妮黛道：“是啊！是真的，刚才我回家，妈妈已经同意！”

“可是，请柬都发出了。”

“妈妈说，只要打电话通知每个亲友就行了！”

“通知每个亲友，那我一个星期都不用睡觉，安妮黛，
婚期到底改到哪一天？”

安妮黛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先要搞好婚纱，可能过一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我年纪小嘛！”

“唉！”莫太太放开她：“我要打电话叫你姨丈回来商量，我一个人，怎可以应付这件急事？”

莫太太走到楼上，安妮黛一转身，双手把柏年的头托起来：“垂着头干什么？象个犯了罪的孩子。”

柏年轻轻拂开她的手，有点儿厌烦。

安妮黛用两只手围住柏年的腰，摇着他，嗔声道：“还在生我的气，别生气嘛，大人不记小人过，我在这儿向你行个礼好了。”

男孩子就最怕这一招，他心一软，面色都不同了：“别这样，给下人看到了多难为情。”

“未婚夫妇亲热一下，有什么难为情。”

“放开我！”

“唔！不，除非你答应不再恨我，答应嘛！”

“好吧！算了！”

安妮黛嗔声道：“算了不行。你一定要说，亲爱的，我原谅你！”

柏年给她弄得不知好气还是好笑！不管柏年对她有多深多厚的成见，在她一轮软攻之下，他扔枪弃甲了。

“我原谅你，亲……爱的。”

“亲亲我，这儿……唔！”安妮黛拖着柏年的手：“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好不好！”

“都过了五点半了。”

“看七点半呀！现在先去吃下午茶。”

“你不是说过，今晚在这儿吃饭吗？”

“是呀！看完电影回来吃！”

“看完电影已经九点几钟了，要爸爸妈妈等那么久，不好的！”

“有什么不好，又不是第一次，姨妈这样疼我，别说要她等到九点半，叫她等一晚，她都肯。走，吃下午茶去！”

二

苏珊在泳池里，看见安妮黛坐在太阳伞下面的圆桌旁。

苏珊由水池爬上来，抹一把脸上的水，接过佣人递来的大毛巾，她一面揩拭着身体一面走过来。

“今天吹什么风？”她喝一口柠檬水。

“东南西北风！”

“香港从未吹过这样的风，天文台也没有报道过。”苏珊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我创新！”安妮黛看她一眼，说：“我来求你的。”

“亚风，拿两杯雪糕来，多放些士多庇利，我饿慌了。”苏珊问：“和柏年又吵架了，来求我做和事佬？”

“我和柏年甜如蜜，才不要你帮这个忙。”安妮黛得意地：“前些日子你不是说要去法国，我想和你一起去！”

“你去法国干什么？”

“买婚纱。”安妮黛说：“这几天，姨妈老是迫我追我，我要赶快和柏年结婚，烦都烦死我了。所以，我想把礼服婚纱弄妥，嫁了算了。”

佣人把雪糕送上，苏珊边吃边问：“我上次介绍给你的新娘之家，你没有去过吗？”

“那间服装店？别提了，如果不是为了它，我也不会再改婚期。”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店员想勾引柏年。”

“不会吧？”

“我骗你干什么？苏珊，你和我一起去法国好不好？”

“我不去法国了！”

“你……你以前不是说过了，怎么忽然又改变主意？”

“我去法国，完全是为了我姑妈，她有一个独生女儿在法国念书，本来答应过毕业了业就回来，谁知道她毕业后就在巴黎一间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她要在法国留下来，姑妈想念她，结果病倒了，姑丈就叫我去法国把表姐抓回来。”

“你为什么忽然又不去了？”

“表姐知道姑妈病了，自动要回来，她下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我姑妈虽然有几个儿子，可是，就只有我表姐一个女儿。”

“你那仲文表哥，就是你表姐的兄弟。”

“是我表姐的五哥，表姐只比我大一年。”

“你不去法国，那我的婚纱买不成了！”安妮黛万分失望。

“你要一袭别致的婚纱，对不对？”苏珊忽然叫起来：

“叫我表姐为你设计。我表姐是念时装设计的，她设计的时装得过奖，所以巴黎一间著名的时装店请她做服装设计师。”

“真的？”安妮黛拍着手：“那太好了，苏珊，你介绍你的表姐给我认识好吗？”

“当然好，下一个星期六，我在家里为表姐开一个舞会，到时你和柏年一起来，我给你们介绍。”

舞会在淡紫色的灯光之下，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气氛。

唱片在转动着，女歌手 GLORIA GAYNOR 在唱着“NEVER CAN SAY GOODBYE”。这首歌，在英国

很流行，而女歌手，也是歌坛中的新血。身穿红色长裙的安妮黛走来走去，老是缠着主人打听有关那法国服装设计师大事。

苏珊总是说：“别急，表姐一定会来的。”

“八点钟了，为什么还不来。”

“她刚回来，应酬忙，今天就有三个约会。”

“急死人！”

柏年坐在一角，他无所事事，只好欣赏唱片。

有安妮黛在的地方，他永远出不了头。

柏年吐了一口气，站起来正想取一杯鸡尾酒，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大门口，他呆住了。

一个亭亭玉立的情影，雪白的肌肤外，是一件露肩露背的晚礼服，粉白的脖子挂着一串翡翠项链，高雅贵族。

她的头发天然地披散着，乌亮的发际插着一朵蓝玫瑰，艳丽无比。她有明亮的大眼睛，高直鼻子，小巧嘴唇，配着一张粉白的鹅蛋脸。

好标致的美人儿！

柏年整个魂魄投入了，他象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迷惘在那儿。

一声的尖叫，惊醒了他的梦，他看见苏珊和安妮黛冲上去，一人一边的拉着她的手。

她甜笑着，仪态万千。

“柏年，柏年，喂，你到底耽在哪儿？”安妮黛又在尖叫。

柏年慌忙下意识地拉好了身上的白色晚礼服，他走过

去，和她打了一个照面。

她的腮边儿红了。

“这是著名服装专家——江翠珊小姐。”安妮黛介绍：“这是我的未婚夫莫柏年。”

江翠珊伸出了纤手，莫柏年也伸出了他温厚的手掌，两个人互相握上了，江翠珊那大眼睛，充满了迷惑，也有点失意，她不相信安妮黛有一个这样的未婚夫。

“江小姐，刚才我拜托你的事，你一定要帮忙，”安妮黛拉开江翠珊，她整个人占住了她。

“好的，不过，不知道你能不能等我两个月。”

“两个月？”安妮黛用手推柏年，说：“拿酒来呀！”

“我很忙，又要开店子，等店子开了，我才能为你做，你能等吗？”

“好吧！反正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也不在乎两个月的，江小姐，酒来了。”安妮黛接过柏年的酒杯递给翠珊，“不过，你一定要为我设计一袭别致的。”

“我尽力而为吧！”

“柏年，”安妮黛又在推柏年：“呆在这儿干什么？快请江小姐跳舞呀！”

每次安妮黛的命令，他都是勉强接受，恐怕这一次，也只是这一次，是他欣然接受的。

柏年和翠珊默默地跳着舞，谁也没有说话，翠珊偶然仰起脸，立刻接触到柏年的眼睛。

她立刻垂下了头，她感到柏年的手，越来越炽热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儿在跳。

她慌乱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不知所措。

“你冷吗？”柏年轻声问：“你的手很凉！”

“噢，不。”翠珊不能告诉他，这是她的老毛病，遇到兴奋或者刺激的事，她往往会浑身冰冷。

“喝一杯酒，好吗？”

“不，让我们跳完这个舞。”她的语调娇脆而温柔。

“好的！”柏年发觉自己在她的面前依顺得象一只羔羊。

安妮黛的呼，喝，骂，打，也从未使他这样依顺过。

可怜的安妮黛，她还在兴奋地和苏珊讨论她的婚纱，她竟然不知道，她的爱情在这一刻飞走了！

女秘书把大叠文件拿进来。

莫柏年一张张的签，忽然，他问：“我们的公主殿租出去了？”

“是的，星期日，一个服装专家在那儿办慈善时装餐舞会，她还请求我们的有关部门，替她邀请全港著名的模特儿。”

“服装专家？”莫柏年忽然心血来潮，他翻看文件。

“刚由法国回来不久的，好象是姓江……合约上写着……”

“江翠珊！”莫柏年抛下了笔，他急急的说：“快，打电话找她，替我们安排一个见面的约会。”

“是的，总经理！”女秘书看了看老板，感到他神情特异。

下午三点钟，莫柏年一接到女秘书的好消息，便立刻赶回家去更换套新西装，然后又匆匆返回酒店。

他们约会的地方是附设于酒店内的星星咖啡座。

这儿的环境非常幽雅，人客不多，静静的空气间只飘荡着一首 OLD SONG 三凤嬉春的主题曲。

柏年一眼就看见江翠珊，她穿着一套纯白色扎腰带的套裙，襟上有一枝紫色的兰花，头上戴着一顶白的阔边帽，帽上也有一串花，也是紫色的。

柏年示意侍者把一瓶紫色美翎兰换到他们的桌上，柏年好欣赏翠珊的高贵清雅。

“江小姐，对不起，我来迟了！”他连忙走过去，道着歉。

“不，”她仰起头微笑：“是我早到了！”

她永远是那么柔，和安妮黛的刁完全是两个人。

“江小姐，要喝点什么？”

“咖啡，已经叫了。”江翠珊道：“能不能不叫我小姐？”

“那我应该怎样称呼？”

“叫我的名字，我们是朋友，对吗？”她轻轻的问。

“是的，翠珊！”柏年忽然难为情起来了。

侍者送来了两人的饮品，不用问，老板的喜恶，做侍者的不会不知道。

“星期日，你在我们这儿举办时装餐舞会？”

“是的，那是表妹苏珊给我的好主意，我离开这儿几年，对这儿完全陌生了，苏珊告诉我，这儿的公主殿是最美的，表演的天桥最新式最具独特风格，昨天我来这儿参观，一看就爱上了！”

她这句话好妙，几乎一语双关。

“你准备展出许多时装？”

“我准备开一间时装店，可是，我对这儿的商界不熟悉，因此，我设计了很多款时装，借着餐舞会介绍他们，关于票子，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解决了。”

“听说是慈善性质？”

“不错，我把那晚的全部收入，捐给公益金。”

“你真好，一回来就做善事。”

“为人为己，一举两得，有什么不好？”

“既然是做善事，我们的二千元租金你不用付了，算是我赞助。”

“把那二千元一并捐出去，好吗？”

“好的！你还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事？”

“你知道我对什么都不熟，我很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商量，好不好？”

他们谈了一会，忽然翠珊打开手袋，取出两张白底金字的卡片：“柏年，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餐券，希望你星期日晚和安妮黛早点光临！”

× × ×

“星期日，不行啊！”安妮黛由柏年手中接过请柬时，她大声嚷着：“星期日是干妈的生日。”

“这样好不好？安妮黛，星期日我们分开参加宴会，你去你干妈那儿，我去参加江小姐的餐舞会。”

“不行，不行，第一，如果干妈生日你不去，她会生气，你知道她是最疼我的；第二，你一个人没有舞伴，去参

加餐舞会象什么？”

“我以老板的身份……”

“不，我说不就是不，”安妮黛一跺足，一副刁蛮相：“打个电话向她道歉，叫苏珊替我说几句好话，不就行了吗？”

“你求人家做婚纱……”

“我求她做婚纱不要钱的？她店子未开张我就光顾她，我还不是十足捧她的场？老实说，我不大喜欢她这个人，娇娇矜矜的，软软弱弱的，如果她去拍电影，最好演狐狸精。”

“你怎么这样说人家，人家又没有开罪你。”

“我为什么不可以说，批评人家都不可以？我又没说她开罪我，我是以事论事嘛！我就是讨厌那些楚楚可怜，令男人怜香惜玉的人，男女平等嘛！为什么要惹人怜悯，象我这样爽朗的人，我才喜欢。”

“她对你不爽朗吗？你求她为你做婚纱，她一口就答应了！”

“喂！喂！你为什么老是顶撞我，别以为我今天脾气好就可以放恣！”安妮黛叉起了腰。

柏年没说话。

“看你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好象你不去，人家的舞会就开不成。”安妮黛低哼一声：“赚人家一点租钱，就好像受了人家的恩典似的。”

安妮黛就为了这件事，骂了半天。柏年脸对着她，心里却在想江翠珊，安妮黛以为他理亏，不敢反驳，就骂得更加

起劲了！

星期日一到，柏年可苦了！一早，安妮黛就把他拉到她干妈的别墅去。到了别墅，安妮黛把他一抛，自顾自打麻将牌去了。

柏年浑身不安一个人踱来踱去，心，早就飞回酒店去了！

一直熬到晚上，柏年实在难捱，他乘安妮黛“战”个天昏日暗，他偷偷打电话给江翠珊。

“柏年，你真的不能来吗？”江翠珊黯然地问。

“我……恐怕不能来！”柏年也有点儿难过：“你那边怎样，我已经吩咐蔡经理特别招待，也请公关部的人员尽力协助。”

“我这儿一切很顺利，我的五个哥哥和嫂嫂都来了，他们是生意人，懂得应付。”翠珊好象在恳求：“我只是想你来看看我的时装，给我一些意见。”

“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我有信心。”柏年觉得对她好象有点负疚：“原谅我今晚不能来，翠珊。”

“我不会怪你，你是应该陪未婚太太的，请代我告诉安妮黛，她的婚纱，我很快会为她做好。”

“翠珊……！”

“喂！柏年，柏年……！”安妮黛的尖嗓子忽然远远飘来。

翠珊连忙说：“安妮黛找你了，晚安！”

柏年也匆匆挂上电话。他气还没喘，安妮黛已经走进来：“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害我到处找你！”

“你打完牌了？”

“输了千多元，不打了！”安妮黛气呼呼的坐下来。柏年心不在焉，也没有答她。

“喂！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柏年如梦初醒：“我……”

“你，你，你什么？”安妮黛一肚子的气，都发泄在柏年的身上：“刚才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躲在这儿干什么？”

“我，”柏年看了看四周：“这儿是书房，我是来看书的。”

“书呢？”

“啊！我正在选择。”

“看书，看书，一天到晚都是看书，书呆子，”安妮黛悻悻的站起来：“如果你要看书不吃饭我也不勉强你！”

安妮黛说着，人已往外走，柏年只好跟了出去。

三

翠仙服装店的门前堆满了花篮，花牌。劳斯莱斯和平治汽车来往如梭，十分热闹。

柏年走进店子，好多的人：名流太太，千金小姐，社会贤达，名流绅士，来往不绝。

宾客虽然多，但是，要找主人，绝不困难，因为，不管有多少人，江翠珊始终是最出色的。

柏年一眼就看见穿翠绿色长裙的主人。

柏年走过去，江翠珊一看见他，脸上立刻绽出了一丝笑

容：“柏年，你终于来了！”

“我答应过，一定不会失约。”

“安妮黛呢？”翠珊到处张望。

“她有点不舒服，没有来，她叫我向你道歉。”

“她没有什么事吧？”

“没有什么，只不过有点小伤风。”

“噢！那要多休息，请你代我问候她。”

“谢谢！”

“喝杯酒。”翠珊带着柏年四周参观：“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很美，”柏年看一眼翠珊：“特别是你身上穿的衣服。”

“请你替安妮黛看看，有哪几款是她喜欢的，告诉我，我依照她的尺码，做几套送给她。”

“这一点，我无法帮忙。”

“你跟我客气？”

“我并不是客气，而是我根本不知道，安妮黛喜欢什么。”

“她是你的未婚妻啊！”

“可是，我对她根本不了解。”

“你？……”

柏年立刻改了一个话题：“明天我请你吃午餐，好吗？”

“好的！”翠珊爽快地答应：“有人告诉我，这儿一带，吃午餐最麻烦，我已准备到你的酒店解决每天的午膳。”

“我每日为你留一张桌子好吗？”

“好极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让我签单，由明天开始。”

“不，我为酒店拉到一个大阔客，明天的午餐，应该由我来请客。”柏年故作严肃。

翠珊笑了起来，柏年也跟着她笑，柏年总觉得和江翠珊在一起，才有永恒的快乐。

有时候，安妮黛也会逗他笑，可是，她一转眼又大发脾气，欢乐，也随之消失了。

“我真想不到，你的服装店，竟然在我酒店的隔邻。”

“找地方好难，我已经看过几十间铺面，不是地理位置不适合，就是地方太小，后来我大哥为我看中这一间，我跑来一看，看见店铺就在你酒店的隔壁，我就开心了……”

“为什么开心？”柏年连忙问。

“因为，啊……因为单是做你们酒店内的游客生意，已经够我忙的了！”翠珊无端端的面颊发红。

“铺租一定很贵？”

“唔！很贵，不过，我有信心，一定会把它赚回来。”

“你会的，你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安妮黛的婚纱，我等店子安定好了，立刻为她做。”

“其实，也不用太急。”

“为什么？”翠珊侧着头。

“安妮黛经常改变主意，可能她忽然又要改变款式。”

“那天她已经看过我为她设计的款式，她很满意。柏

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

“我也不知道！”柏年摊开了手。

“那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翠珊，翠珊……”

“二嫂找我了，来，柏年，我介绍我的家人给你认识……”

× × ×

第二天一早，柏年就先到楼下大餐厅，先择了一张最幽静，角度最好的桌子，他吩咐侍者放上写着江小姐专用的留台咭，并且叫侍者在桌上放上一瓶紫色的鲜兰花。

侍役们从未见老板那样郑重其事，就算未来老板娘来探访，也是随随便便，别说鲜花儿，就连桌子的角度，也绝不计较。

柏年点了菜，才回办公室工作，侍者们议论纷纷，猜想这位小姐一定是个特殊人物。

十二时半，柏年已经坐在订好的桌上等江翠珊，他知道起码要等三十分钟，可是，他实在无法安心工作，整个早上老是看表，眼看倦了，索性跑到楼下。

准一时，柏年看见鹅黄色的影子一晃，翠珊来了，她今天穿了一套鹅黄色的套裙，胸前挂着一串蓝宝石的项链。

她一看见柏年就甜笑，柏年连忙站起来为她拉椅子，她说了一声谢，放下鹅黄色手袋，她问：“等了很久？”

“不，十二点半来的。”

“你习惯十二点半吃午餐？现在饿了吧！”

“我通常是超过一点钟吃午饭的，今天工作不忙，所

以，早点来喝杯茶。”柏年并没有说真话：“今天，我们吃龙虾汤，焗蜗牛，炸生蠔，这些都是法国菜。”

“好丰富的午餐。”翠珊啧啧地赞：“如果我天天吃得那么丰富，我一定肥过我婶婶。”

“你婶婶有多少磅？”

“二百一十磅。”

“哗！比沈肥肥还要肥。”

“到那时候，你不会再请我吃午餐了！”

“我还是会请的，不过，菜单要改一下：一，喝柠檬水，二，吃面包干，三，算了，不要来第三道菜了。”

“那我不单止打回原形，还会变竹竿。”两个人又是一阵开心的笑，一会，翠珊停住了，她说：“请安妮黛一起来。”

“安妮黛？你请她吃下午茶可以，午餐，可以省了。”

“为什么？”

“每天非要到三点钟不起床。”

“她晚上什么时候睡？”

“三点，四点，也许是通宵！”

“她为什么要这样迟睡？”

“哈！她的节目可丰富，不是打麻将，就是开舞会，野火会，游夜水，上夜总会……”

“你也要陪着她？”

“最初，她要我陪，后来，我终于捱病了，白天她可以睡，我每天早上就要上班，我熬不住，向她抗议，现在除了星期六和公众假期之外，总是她自寻快乐。”

“平时谁陪她玩？”翠珊一面喝汤，一面问。

“她的干妈，契姐，契哥，朋友，旧同学，总是叙在干妈的别墅里，好一大堆人。”

翠珊道：“柏年，我有一件事想问你，你……会怪我吗？”

“你随便问，我绝不介意。”

“苏珊说你们曾经两次更改婚期，是吗？”

“是的！”

“为什么？”

“第一次，她约我去看五点半。四点钟，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希望我陪他去接一个老朋友的飞机。那位世伯，和家父相识三十年。他从未到过香港，家父为了表示他对老朋友的热忱，希望我也接机，我看看表，距离看电影还有一个半钟头，于是我答应了，结果飞机误了时，我六点钟才接到那位世伯，爸爸了解我的处境，叫我立刻赶去戏院，那时候，已经六点钟，安妮黛当然不会耽在戏院，我到她家请罪，她用花瓶掷穿我的头，跟着，她宣布取消婚礼。”

“就为了一点小事？”翠珊摇一下头：“第二次呢？”

“第二次更妙，我陪她去订婚纱，我不说话，她骂我发呆，我说话，她又骂我意见多，在旁的店员看不过眼，主持公道，为我说几句话，她就骂那女店员和我有关系，于是，又取消婚礼，再次宣布，改期结婚。”

“安妮黛真孩子气。”

柏年道：“她不算小了，十九岁，有些人已经做了妈妈。”

“你呢？你多少岁？”

“二十五。”

“你比她大，就让她吧！”

“翠珊，如果我问你多少岁，你会生气吗？”

“我比安妮黛大，我二十一岁了！”

“我也比你大，我们交朋友，你也要我处处迁就你吗？”

“我不要！”翠珊摇一下头：“我们是平等的，对吗？”

“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安妮黛的奴隶？”柏年很气愤。

“不要生气，柏年，安妮黛还小，等再过几年，她会变好的。”

“她会变好？不，根据她这些年来的发展，她只会越变越坏。以前，她本来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自从她有了那个干妈，那干妈教她，唆摆她，感染她，加上她父母的宠爱，我妈妈的感恩图报，我被迫对她的迁就，她越来越凶了。”

“柏年，”翠珊见柏年生气，她有点慌：“我们换另一个话题好不好，明天，我想请你吃一顿饭，行吗？”

柏年点一下头。

“都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别说了，快吃东西吧！”翠珊温柔地，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

从此之后，柏年和翠珊每天一起吃午餐，不过，也仅止于此，从未在外面约会过。

这天，他们又在一起吃午餐。

“翠珊，明天又是星期日。”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过去几个星期日，你们服装店都休息的！”

“星期日，我们不开门，店里的职员，也要休息呀！”

“你怎样度过你的星期日？”

“有时候到哥哥那儿吃饭，陪妈妈看电影，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家里看画报和听唱片。”

“明天我们到郊外旅行好不好？我替你拍活动电影。”

“好啊！”翠珊很开心：“我们去哪儿旅行？还是由安妮黛决定吧！”

“她不会去。”柏年说：“她今晚就和她的干妈去澳门赌钱。”

“我们两个人去，她知道了，怎么办？”

“她不会知道的，她要一星期后才回来，不过，让她知道了也好！”

“为什么？”

“我要和你正大光明交朋友。”

“不，她知道了，她不会饶你，而且，她也会恨我。”

“我被她杀了，总比现在好。翠珊，你知道吗？我和她在一起，我很痛苦。”

“都是我不好，我真是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

“始终会有一个人加入，不是你，就是另一个，这件事，始终会发生，也许这是一个物理定论，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

“我……”

“不要再说了，明天早上九点钟，我到你家里接你。”

四

翠珊换了件粉红色的中庸裙，又穿上了另一套时装。

浅蓝色的贴身衬衣，深蓝色长裙，衬衣领下，是一条束着的白底蓝花丝颈巾，头上一顶粉蓝色的鸭舌帽。

柏年拿着活动摄影机不停地拍照，翠珊旋转，摇头，吃苹果，拍手掌，欢笑，全拍入镜头。

“够了吧！柏年，我已经换了六套衣服。”翠珊呼了一口气。

“你倦了，我们坐下来休息。”柏年关上活动摄影机：“等我将来把影片放给你看，你就不会感到太多。”

“好吧！我们继续拍，来！”

“你真听话，不过，拍了两个多钟头，也该休息了！”

翠珊蹲下来，用刀子削梨子皮，削好了，就递给柏年。

“安妮黛从来不会为我削果皮。”柏年开心的吃着。

“柏年，你过来，这儿看得见海。”

柏年抛下了梨核，抹抹手，走过去，说：“海水真美！”

“你喜欢吗？”

“喜欢，你呢？”

“我也喜欢。”翠珊仰起了脸，柏年低下了头。两对眼睛接触了，眼内的深情也共鸣了。柏年伸出了手环着翠珊，翠珊没有反抗，于是，柏年的脸更低了，正当两片嘴唇贴在一起的时候，翠珊忽然轻轻说：“不！”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柏年立刻放开她。

“不，柏年，不是为了这样！”翠珊着急地拉住柏年的手：“其实，我第一次在苏珊的舞会看见你，我已经对你有好感。”

“我也是对你一见钟情。”柏年反握着她的手。

“但是，你是有未婚妻的人，我怎可以爱你。因此，我警告自己，我压制自己，我不想见你，可是每次看见你，我又控制不住了，我很矛盾。”翠珊忽然用手掩住脸：“这些日子我很痛苦。”

“翠珊！”柏年把她拥进怀里：“不要压制自己，让它自由发展。”

“不可以的，我怎以没这样缺德，抢走人家的未婚夫？柏年，我们要适可而止，我们只可以做普通朋友。”

“你没有去抢我，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说过，我要离开安妮黛，那是迟早的事。”柏年轻抚着她的背：“过去，我从未交过女朋友，我以为自己爱安妮黛。自从认识你，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我根本没有爱过安妮黛，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只是青梅竹马的感情。”

“不管怎样说，在道义上，我不能爱上你，我不能做人家口中的罪人。”

“当然，就算没有爱，如果安妮黛对我好一点，我仍然会维系这段婚姻。可是她太虐待我，太不尊重我，太令我痛苦。”

“柏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那末，一切好办，你爱我吗？”柏年为她拭去了泪。

“你呢？”翠珊半看着他。

柏年没有说话，紧张拥吻着她。

翠珊再也没有拒绝，两人沉醉在爱河里。

黄昏，柏年对翠珊说：“等安妮黛回来，我把一切告诉她。”

“要是她不同意，就不要勉强，我们可以暗中来往，为了你，我愿意受委屈。”翠珊说：“不要伤害安妮黛，我们已经太过份了。”

“你要我整个呢？还是一半？”

“只要你爱我，四分之一就够了。”

“你才是傻孩子。”

翠珊甜笑，轻偎在柏年的胸膛上。

天边，好一抹艳丽的斜阳。

× × ×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婚纱拿回来？”

“喜欢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安妮黛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婚纱早已做好了，怎可以不取回来？”

“你在担心什么？我又不会欠江翠珊的钱。”

“我们的结婚日期你想过了没有？”

“想过了，押后一年吧！”

“可是，妈……”

“你妈妈为什么这样讨厌。”安妮黛鄙夷地挥一下手：“好象她的儿子一生一世找不到老婆似的，老是追迫我，其实我还小嘛，才十九岁，我干妈说，现在没有人那么早婚

了。”

“你干妈认为你最好什么时候结婚？”

“二十三、四岁吧！”

“那要再过四五年，看样子，你的婚期不止押后一年，要押后五年才够标准。”

“对呀！干妈还说：女孩子在婚前应该多交几个朋友，大家可以作个比较，现在，我只和你一个男孩子来往，因为没有比较，我当然认为你好。如果我多交几个男孩子，我会发觉你有很多缺点甚至我会发觉，我根本不爱你。”

“你的话对，婚前是应该多交朋友，互相比较，你年纪轻轻，就和我订婚，实在愚不可及。”

“柏年，你和干妈的见解完全一样！”安妮黛非常高兴。

“不过，你是一个订了婚的人，你有未婚夫，你再在外面谈恋爱，人家会说你坏话。”

“哼！我还以为你很开通，说来说去，你还是用订婚锁住我。”

“安妮黛，你误会了，其实我尊重你，也关心你，我不想你嫁一个你所不爱的人，也不想你不去见识一下世界，事实上，外面有很多男孩子很可爱，而象你这样出色标致的女孩子，也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有别人追求你？并不是你不够吸引力，而是因为你有未婚夫，人家不敢追求你。”

“你的话很对！现在我该怎样？”

“和我解除婚约。”柏年胸有成竹的笑一笑：“你可以

快快乐乐，无拘无束的在外面玩几年。”

“解除婚约？”

“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只要你把我的戒指给回我，我把你的戒指给回你，这样你就自由了！”柏年说罢，脱下指环，把它放在桌上。

安妮黛想到可以痛痛快快的玩，她就开心，略一犹疑，也把戒指脱下。

柏年立刻把指环收回。

安妮黛也收回戒指，她说：“不过首先声明，我们虽然已解除婚约，不过，只有我才可以在外面交朋友，你不能。”

“这有什么道理，既然解除婚约，就各不相干，你过你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也追寻我自己喜欢过的日子。”

“不行，你要天天在家中等我，我虽然在外面交朋友，不过，有时候，我也用得着你，况且，你找到我这样的未婚妻，已经算你三生有幸，就算你再在外面找，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也许找不到比你更好，可是必然能找到一个我所爱的。”

“你说什么？”

“表妹，世界上有很多可爱的男孩子，同时，也有很多美女，出外碰碰，说不定找到一个品貌超凡的人。”柏年说：“你认为你自己最好，你应该找一个最好的男人，我可不是最好的。”

“你想作反！”安妮黛指住他：“我警告你，如果你敢

在外面胡混，我可不会放过你。”

“我们已经分手，各不相干，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柏年说着，便往楼梯走去。

“喂！你去哪儿？”

“上楼休息！”

“喂！陪我去看电影！”

“对不起，我没空。”柏年说着，已走上楼梯，回房间去了！

“柏年，柏年……真岂有此理！”安妮黛用力把戒指掷向地上，她发完一阵小脾气，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她立刻去找她的干妈。

“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安妮黛哭了起来：“他第一次胆敢不听我的命令。”

“唔！有点不对劲，他一向这样听话，比我们家的哈叭狗还要纯，他怎么突然变了？在外面，他一定有人撑腰。”

“什么撑腰，我不大明白。”

“那是一句俗语，我的意思是，他在外面，可能另有女人，因为如果他心中只有你，他不会提议和你分手。可是，他另外有女人就不会再在乎你了。”

“他胆敢……”安妮黛气得呼呼地叫：“我杀了他！”

“我也不能肯定，过去柏年纪录这样好，他未必会那样大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认为最好请私家侦探。”

“对，我也想调查一下他的近况，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对劲，最近一次见到我，就好象魂魄被人勾去了，常常心不

在焉。”

“柏年本质不错，就怕有女人引诱他，老实说，柏年少年得志，人又英俊潇洒，很多女人会看上他。”干妈说。

“就是嘛！早知道我嫁给他算了，反正婚纱也已经做好。”

“我们来一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你天天去迫他和你结婚，另一方面，我们请私家侦探。”

“如果他在外面真的有了女人怎么办？”

“当然不放过他，平时，他这样怕你，只要你发发威，担保他就怕了！”干妈拉起她：“别心烦，我们打牌去，请私家侦探的事，包在我身上。”

五

“上帝，真想不到会是她。”安妮黛拿着私家侦探送来的相片，又哭又叫又吵又闹：“她竟然胆敢勾引我的未婚夫。”

“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她就是苏珊的表姐江翠珊。”

“他很漂亮，又会打扮，难得一见的美人儿。”

“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我的婚纱，就是由她设计的。”

“怪不得她的服装那样出色，不过，无可否认，她真的很美。”

“如果她不美，又怎会把柏年由我手中抢走，”安妮黛擦擦眼泪：“干妈，你怎么嘛？老是称赞她，你完全不理

我。”

“我怎会不理你？真是傻孩子，”干妈连忙安慰她，说道：“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那女孩子得到柏年。”

“当然罗！她抢朋友的爱人，那样卑鄙。”

干妈低首沉吟了一会：“假如柏年对你还有爱念，那末，他不敢面对你承认他和姓江的事情。既然这样，你可以控制住柏年，要他和姓江的断绝来往。”

“如果柏年承认了呢？”

“我会为你再想另一个办法，现在，快去找柏年，把这些相片，一起带去。”

安妮黛象火箭般飞冲入酒店，铁青着脸经过秘书室，对笑脸相迎的秘书小姐毫不理会，直闯入总经理室。

柏年正在听电话，那是有关业务上的。安妮黛用手按住电话机，一手抢去柏年手中的电话，柏年叫着：“你怎么了，我正在办公。”

“我不管！”安妮黛用力把电话筒掷下：“我有话要问你。”

柏年看了她一眼，心里有说不出的厌恶。

安妮黛气冲冲道：“你说话啊！你是什么时候和江翠珊在一起的？”

柏年愕然了一会，终于他说：“差不多三个月了吧！”

“什么？”安妮黛尖叫：“她由法国回来，你就开始和她来往？”

“差不多吧！”柏年点一下头。

“你竟然胆敢承认了！”安妮黛哇的一声嚎啕大哭：“你

好不要脸，你看，这些相片。”

柏年把撒满一桌子的相片，拿起一张小心的看，他摇摇头说：“何必要花钱请私家侦探？”

“你和她偷偷摸摸来往，怎对得起我？”

“我和江翠珊并不是偷偷摸摸，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我们去的地方，都是公众场所，我们并不打算隐瞒任何人！”

“那你把我当什么？抛下未婚妻去追别人，岂有此理！”

“安妮黛，我们已经不再是未婚夫妇了，你还记得，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你还把戒指交回给我吗？”

“我……只不过闹着玩。”

“我是当真的，你总该承认，你不想太快结婚，你还要去交男朋友，你要自由，你要玩乐，你要选择。”柏年道。

“我承认，可是，那只是我的事，与你无关，你是我的未婚夫，你应该守本份。”

“世界上那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你可以交朋友，可以选择，而我，就象傻瓜一样的，在痴痴地等，等到你玩够了，玩厌了，然后我乖乖的娶你！”

“不错，这才是你份内的事。”安妮黛把相片一张张撕毁道：“现在，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念你初犯，放过你一次，不过，你一定要发誓，从今之后，你不能再见江翠珊。”

“不行，我办不到！”

“你作反了，你以前连大声跟我说话都不敢，”安妮黛两手叉腰：“你作死！”

“随便你怎样说，总之，你再也不能指使我，我也不会再

听你的话。”

“你想死，我杀死你，杀了你！”安妮黛拿起桌上的东西，就向柏年掷去，墨水瓶呀，文件呀！台上日历呀……简直如大战爆发。

柏年闪避着，一直退到门口，然后他开了门逃出去。

“你走，你敢走……”一只水杯飞出来，几乎掷中女秘书的头，女秘书也慌忙撤退。

安妮黛大叫大嚷，见没有人理她，她就跺足哭了起来。好一副刁辣相，真是人见人怕。

安妮黛一直追到莫家，当她知道柏年没有回家，她去找莫太太。

她一看见莫太太，手指一伸，便骂道：“你真没家教，儿子这样坏，你也要好好管教他。”

“安妮黛，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莫太太忍耐住了：“你又和柏年吵嘴了，是不是？唉！你天天吵，将来怎会有幸福？”

“还说将来？现在已经够糟了，他躲在哪儿，叫他出来。”

“现在才四点钟，柏年一定还在办公，你去酒店找他吧！”

“他不在酒店，我是由酒店把他赶出来的。”

“你们真的又吵架，今次又为了什么事？”

“哼！他竟然在外面迷上一个女人，你说，你说，他怎对得起我？”

“我看不会吧，柏年除了你，从来没有过女朋友，他一

直对你很好，很迁就你！”

“你真是老糊涂，连儿子的事都不知道。他早就不要我了！”安妮黛泼辣地挥着手：“你告诉他吧！我不会放过他的，就算我得不到他，我不会让江翠珊得到他。”

“江翠珊？”

“就是那狐狸精的名字，怎样，你见过她了？”

“我没有见过他，安妮黛，你可能误会了！”

“误会，误会，我私家侦探都请了，还有他们合拍的相片，”安妮黛盛气凌人：“你帮着儿子不帮我，我告诉爸爸妈妈，叫他们对付你！”

“安妮黛，安妮黛……”

“嘿，我懒得和你这个老不死胡扯……”

“你……你这孩子，竟然这样骂我……”

安妮黛不理她，转身就走。

莫太太好生气，晚饭也不吃，耽在大厅，等柏年回来。

柏年一踏入大铁门，佣人就告诉他，太太没有吃饭，一个人在发呆。

柏年连忙走进大厅，拉住母亲两只手：“妈，你哪儿不舒服？”

“柏年，你也太过份了。”

“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已经有了未婚妻，怎可以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胡混，你不检点，害得我给人骂没家教。”莫太太痛心地说。

“一定是安妮黛来过，下午，她也到酒店捣乱，把我的办公室捣个稀烂。”柏年站了起来：“妈，事到如今，我也

“不想再瞒你了，我的确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子。”

“什么，你……”

“我早已和安妮黛分手……”柏年把他和安妮黛那天退婚的事全说了。

“安妮黛真的肯定和你分手？”

“这就是她退还给我的戒指，我亦已把指环退回给她。也许，她不是真的想和我分手，她肯退婚，完全是方便自己，她一方面要拖住我，但是另一方面又想多交点男朋友。”

“那是说，分手后，她可以自由，而你却仍然要规行矩步的等待她，绝对不能和异性来往。”

“妈，你的理解力真强，安妮黛正是这个意思，可是，世界上，那有这样不公平的事。”

“你新认识的女朋友，是个怎样的人？”

“一个刚由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她叫江翠珊，人很漂亮，很高贵，品性纯良，人又温柔，可以称得上品貌兼优，举世无双。”

“你和她认识多少时候了？”

“快三个月吧！”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我怕你反对，因为，你一直偏爱安妮黛，我怕你不喜欢翠珊。”

“我对安妮黛，也实在有点失望，不过，如果你不和她结婚，叫我如何去向她父母交代？”

“老问题，又是报恩，妈妈，你拿我的一生幸福去报

恩，不觉得太残忍吗！”柏年说：“我和安妮黛在一起，根本没有快乐，她从来不尊重我，不把我当人。她侮辱我，欺压我，冷落我，在她的面前，我只是一条狗。”

“你说的话也对，安妮黛不会尊重别人，刚才，她叫我老不死，我知道，她做了我的媳妇，我们一家也不会有快乐，但是，我家欠了她父母的情，这怎么办？”

“可以用任何方法，甚至献出我们所有的金钱，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会和安妮黛结婚。”

“姓江的真是个好女孩么？”

“不要用耳朵，用你自己的眼，如果你不反对，过几天，我带她来见你！”

“好吧，大家见见面也好。”

× × ×

莫太太在大厅上来回踱步，她有一份喜悦，一份担忧，同时也有一份怀疑。

佣人亚莲，忽然喜气洋洋的跑进来说：“太太，少爷带了一位很美丽的小姐回来。”

“他们来了！”莫太太下意识地摸摸头，拉拉旗袍，显然有点紧张。

不一会，柏年真的和一个少女进来了，她穿了一套粉绿色的套装，粉绿色的皮鞋和手袋，清丽脱俗，娇美可人。

单看她的外表，莫太太已经对她产生了几分好感了。

“妈，我把翠珊带回来了。”

“伯母！”翠珊恭敬地弯下了腰。

“江小姐，欢迎你。”

“请叫我的名字好了。”翠珊向莫太太微笑：“我叫翠珊。”

“好，就叫翠珊。”

于是，佣人递茶，递糖果，招呼周到。

“妈，翠珊给你带来礼物，你看看喜欢不喜欢。”柏年把手中一只大纸盒放在桌上，打开盒盖，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夏天晚装长外套。

“妈，试试看，合身不合身。”柏年把衣服拿出来。

翠珊立刻站起身，为莫太太披上衣服。

那是一件料子很名贵，凸花的晚装，莫太太穿在身上，感到一阵温暖。

“好合身啊！江小姐，噢，不，翠珊，你怎会知道我的尺码？”

“是……”

“妈，你还记得前晚你问我，在你房间干什么？就是翠珊要我度你的衣服。”

“你这孩子……”莫太太看了儿子一眼，开心得说不出话。

“我真担心伯母不喜欢。”

“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从来没有人送过我一份手制的礼物。”莫太太抚着衣服：“料子好，款式好，手工好。”

“如果伯母喜欢，我替你配一件旗袍，穿得整套衣服，比较有气派。”

“你还会做旗袍？”

“是我回香港后学的，手工不大好，不过，勉强还可以

穿。”

“你真有本领。”

“翠珊还为爸爸编织了一件羊毛背心，她为了赶工，昨晚一夜没睡。”

“柏年，别说嘛！”翠珊低声求着。

翠珊之谦厚，与安妮黛判若两人，莫太太对她越看越爱。

“翠珊，今晚在这儿吃一顿便饭，好吗？”

“谢谢，伯母。”翠珊大方的点着头。

“你喜欢吃些什么？我吩咐厨房为你准备。”

“伯母，我去外国几年，对吃很随便，我什么都吃的，不用为我费神。”

“柏年，你一定知道翠珊最喜欢吃什么，你去吩咐厨房。”

“翠珊，你陪妈妈坐会儿。”柏年说着，便走了进去。

“等会儿吃完点心，先和柏年去看一场电影。”

“不看了，现在已经过了五点半。”

“可以看七点半呀！”

“看完七点半的，赶回来差不多十点钟了，我记得柏年说过，府上是八点钟吃晚饭的。”

“我们等你们回来，等一两个钟头没关系，况且，我已经等惯了。”

“等惯了？世伯很晚才回来？”

“我不是等他，是等柏年和……”莫太太突然停住了，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令尊翁，令寿堂好吧！”

“我爸爸是做珠宝生意的，不过，他年纪大，已经退休

了，妈妈身体不好，很少出外。”

“兄弟姐妹多吗？”

“有五个哥哥，我排行最小，大哥继承父业，二哥开工厂的，三哥是律师，四哥做建筑生意，五哥是医生。”

“真是一门俊杰，府上就只有你一个女孩子？”

“是的！”

“那末，你的家人一定很疼爱你！”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柏年由里面走出来：“兄长们的公主。”

“我几个嫂嫂对我也很好。”

“真是金枝玉叶。最难得的，虽然受到父兄的疼爱，可是没有半点小姐脾气。”莫太太说：“比起来……比起我们一个亲戚，差得远了。”

吃饭的时候，柏年说：“爸爸呢？”

“他到胡伯伯家里吃饭。如果他知道翠珊来，他一定会赶回来的。对了，我一直和翠珊谈话，忘记打电话通知他。”

“爸爸知道翠珊吗？”

“前几天我已经对他说了，翠珊，多吃点菜。”莫太太说：“真难为你，要你陪一个老太婆过了两个多钟头，你一定很闷吧！”

“伯母一点也不老，而伯母风趣慈祥，我不单只不觉得闷，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那你以后要多点来陪我了，好吗？”

“好的，伯母，星期日店子休息我就来。”

“真是乖孩子。翠珊，你不吃了，饱啦！”

“我吃了一大碗饭，太多了！”

“吃点水果。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梨子。”翠珊问：“伯母呢？”

“我也喜欢吃梨子。”

翠珊立刻拿了一个梨子削皮，柏年伸手去拿水果，翠珊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喜欢吃苹果的，等会儿好吗？”

翠珊把削得光光亮亮的梨子向左一伸，竟然递到莫太太的手上：“伯母，是你的！”

“我的？”莫太太怔住了：“那怎么可以，要客人招呼主人。”

“我高兴为你做事。”翠珊又开始削苹果皮。

“妈，你和翠珊，都喜欢梨子，你们两个分开来吃。”

“梨子怎可以，不分，不分，分梨就是分离。”

“妈，你真迷信。”柏年开心的笑：“我不信分开梨子吃就会分离。”

“你懂得什么？”莫太太咬了一口梨子：“好甜，好甜。”

就在这时候，莫老爷回来了。

“爸爸！”

翠珊连忙放下苹果抹了抹手，站立起来。

“这是江翠珊，”柏年为双方介绍：“这是我爸爸！”

“世伯。”

莫老爷上下打量着翠珊，他一脸的笑：“江小姐，别客气，请坐！”

“叫她翠珊好了。”莫太太一边享受着梨子，一边说：“这孩子很乖。”

“爸爸，吃过晚饭没有？”

“刚吃完，一接到电话，我连水果也来不及吃，就赶了回来。”

“世伯喜欢吃什么水果。”

“爸爸喜欢吃甜橙。”

翠珊拿了一只碟子，切了两个橙，把皮剥掉，去了核，然后把它递到莫老爷的面前：“世伯，请吃水果！”

“不，你自己吃吧，”莫老爷手足无措：“我应该自己动手。”

“吃吧！”莫太太说：“我的梨子，柏年的苹果，都是翠珊给我们削皮，坐下来，好好的享受这一顿。”

莫老爷很开心，平时很少回家吃晚饭，就是怕碰到安妮黛，因为安妮黛来吃一顿，一定要和柏年吵架几次，她那尖锐刺耳的声音，令莫老爷吃不安宁，象今天这样融洽愉快的场面，以前从未试过。

吃过晚饭，柏年把一只盒子送到父亲的面前：“这是翠珊送给你的。”

莫老爷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一件花式很美的银灰色羊毛背心。

“翠珊一夜没睡，为你编织的。”莫太太说：“翠珊对你，比我对你还更好。”

“世伯，手工不好，只能在家里穿。”

“留在家里穿，不，我明天就穿着去上班，吃中饭的时

候，我可以向朋友示威，告诉他们，这羊毛背心是儿子的女朋友给我编织的，而且还为我熬了一夜。哈，担保他们妒忌我。”

“看你，没正经，还象个孩子，”莫太太说：“说正经的，我们也应该送一份见面礼给翠珊。”

“不要客气，伯母，我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是我的本份事。”

莫太太三步两脚走上楼梯，一会，她拿了一只锦盒下来：“翠珊，这玉胸针很配你的衣服，我替你别上，这是柏年爸爸准备送给我的三十周年结婚纪念，现在我转送给你。”

“伯母，我怎可以要你这样贵的礼物？”

“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你先拿去，明天我再为太太订制一个同样款式的，”莫老爷说：“改天你们一起把别针戴上，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柏年的……”

“别罗苏，翠珊怕难为情的。柏年，翠珊陪了我半天，她也实在闷，你陪她去兜兜风，散散步。”

“伯母，我一点也不闷，我很快乐。”

“我们也很快乐，不过，你们应该有自己的时间，去吧！听话，改天再见。”莫太太慈爱地抚着翠珊的头。

“走吧！翠珊，听妈的话。”

翠珊向莫老爷夫妇道别，然后离开莫家。

上了柏年的汽车，柏年问：“你觉得我妈妈讨厌吗？”

“讨厌？你怎会想到讨厌这个字眼？”

“妈妈问长问短，不觉得烦？”

“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你的父母风趣，慈爱，关心别

人，通情达理，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你喜欢他们就好了，我一直在担心。”

“应该担心的是，你妈妈那样喜欢安妮黛，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她未必会喜欢我。”

“她会喜欢你的，现在爸爸妈妈一定在谈论你，只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 × ×

“柏年真够眼光。”莫老爷啧啧称赞：“江小姐可以说得上十全十美。”

“她很讨人喜欢，怪不得柏年喜欢她。”

“柏年和她实在登对，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媳妇，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很快乐。”

“她一来了，整间屋子就充满生气，如果她天天来，我一定更胖。”莫太太回味着，说：“她削梨，削苹果，切甜橙，就象我们的媳妇，一个最理想的媳妇。”

“可惜，你就只要安妮黛。”

“安妮黛怎能和她比，我认识安妮黛十九年，她从未为我做过任何事，我对安妮黛已经开始不满，不过，她的父母……”

“又是报恩老套，俗套，报恩可以有很多方式，怎可以拿儿子一生幸福，我们一家的快乐去报恩？”

“但是……”

“开诚布公的和你的妹妹、妹夫谈判，问他们到底要什么？要我们叩头，我们就叩头，要我们还钱，我们就还十倍的钱给他们。总之，一句话，我们的儿子，不要他们的野女孩

.....”

好可怕的一幕，突然，安妮黛象一阵风似的冲进来。她一手抓住莫太太：“喂！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姨妈？”

“安妮黛，放手，你抓得我好痛。”莫太太挣扎着。

安妮黛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她始终不肯放手：“你竟然胆敢招惹江翠珊，你这样做简直和我作对。”

“放手，”莫太太忍无可忍：“你怎么这样没家教。”

“你是骂我爸妈，你们太忘恩负义，哼！如果没有我爸爸，你们会有今天？”

“我们欠你的，我们一定会还，可是，你没有权干涉我们的家事。”

“什么你们的家事？我没有份的？我不是柏年的未婚妻？我正在奇怪柏年为什么这样大胆，竟然背着我去交女朋友，原来是你摆布的。你没良心，老糊涂。”安妮黛用力挥开莫太太的手，她指头一伸，指住莫太太的脸：“你立刻制止柏年和姓江的来往，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命令，哼！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怪不得柏年忍受不住，怪不得柏年另恋别人，怪不得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翠珊，因为她是天使，你是怪物，没有人性的怪物。”

六

翠仙服装店忽然来了十几个女客人，店员忙着接待欢迎。

“滚开！”安妮黛由后面走上前推开两个店员：“我们

不是来做衣服，是来算账的，叫你们的江翠珊出来。”

一个店员早已走进里面的经理室去，翠珊闻讯迎上来：“原来是安妮黛，欢迎，欢迎！”

安妮黛不屑地上下打量，她低哼一声说：“想不到你的面正正经经，骨子里这样下流，竟然抢人家的未婚夫，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除了柏年这个世界就没有男人，亏你还是个留学生，你卑鄙无耻，下流贱格，我要打死你，打死你……”安妮黛还未说完，拍拍拍拍，就打了翠珊几个巴掌。

翠珊抚着脸，呆着，眼泪一颗颗向下滴。

“喂！你怎可以动手打人？”一个店员冲上来，另一个上前护住翠珊。

“她勾引我的未婚夫，我为什么不可以打她，我不单只打，还要打你，”安妮黛捉住翠珊：“这个女人犯贱，这个女人没男人要，这个女人专门勾搭男人，这女人是个妖妇。江翠珊是狐狸精，江翠珊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

江翠珊双手掩住脸，眼泪从指缝泄出。

“何必跟她多费唇舌？依照我的计划，打！”一个四十多岁的肥女人说。

“干妈，就依你的，动手吧！”

那胖女人一声号令，那些女人把放在身后的棍子拿出来，她们叫着，闹着，有人敲碎橱窗，有人撕衣服，有人把壁灯都拆了。

“请你们不要这样，求你们不要这样？”翠珊颤着声音哀求。

没有人理她，不到半点钟，整间服装店变了垃圾场。

安妮黛和她的干妈，见打无可打，毁无可毁，安妮黛指着翠珊说：“这一次我拆了你的店子，如果你再敢和柏年来往，下一次我拆了你的骨头。”

一班人声势汹汹的走了，就在那时候，翠珊混身一阵冷，眼前一阵黑，整个人倒在店员的怀里。

“江小姐晕倒啦！快打电话通知莫先生，喂，谁有药油？去买呀……”

柏年赶来，看见服装店支离破碎的情景，他也感心痛。

柏年过去，把翠珊抱回经理室。

擦过药油，翠珊缓缓醒过来，她看见柏年，委屈地倒在他的怀里哭泣起来。

“翠珊，你浑身冰冷。”柏年轻抚着她：“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

“美宝，不要……”翠珊向店员摇一摇头。

“为什么不说？”另一店员愤恨填胸：“你的未婚妻带了十几个人，她打了江小姐一顿，然后又把店铺弄成这样子。”

“安妮黛！”柏年握着拳头，痛恨的说：“安妮黛！”

“柏年，我要回家，送我回去。”

柏年为她抹去额上的冷汗，他抚着她的脸说：“不要怕，不要担心，我送你回去，这儿的事，我会替你处理！”

柏年送翠珊回家，翠珊又一次晕倒，江太太去打电话，柏年把翠珊抱上房间，让她躺在床上。

医生来到之前，忧伤满怀的江太太告诉柏年，原来翠珊

自小就受不得刺激，每次受到打击，她就会全身发冷和晕厥。

医生来，替她打了针，要她好好躺几天。

柏年看见翠珊那苍白而全无血色脸儿，他就心痛。

打针后，翠珊醒过来，她拉住柏年的手，用微弱的声音恳求：“柏年，不要走，陪我，我怕……”

“我不会走的，我会陪着你，有我在，不要怕。”柏年鼻子一酸，几乎流下泪来：“听话，睡会儿！”

“我不睡，我睡了你会走的。”

“我不走，我留下来，当你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你有病，一定要休息。”柏年哄着她。

“你可不可以坐在我的床上，你可不可以握着我的手？”

“可以的，我握着你的手，我陪你。翠珊，听话，睡吧！我永远属于你，我永远不离开你！”

翠珊安慰地睡着了。

柏年就这样握着她的手陪着她，整整两天两夜。

等她精神好一点，柏年骗她回家更换衣服，其实，他是去找安妮黛算账。

怒气冲冲的走进安妮黛的家。安妮黛正在咬苹果，她一看见柏年，苹果往后一扔，冲着说：“你终于来了！”

“你应该知道，我一定会来。”

“我当然知道，我拆了江翠珊的店子，你担心我会发起凶性，连江翠珊的骨头都拆了，所以，你来向我负荆请罪。”

“哼！你想错了，我是来跟你算账的。”

“算账？好呀！我正要找你，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敢背着我在外面玩女人。”

“我不是你的未婚夫，我们早就解除了婚约，你还记得吗？你已经把订婚戒指交回给我。”

“我是闹着玩的。”

“谁跟你闹着玩，我们已经分手，以后各走各路，你交你的男朋友，我寻求我的真爱。”

“没有我的批准，我们不能解除婚约。”

“为什么不可以解除婚约，别说口头上订婚，就算是结了婚，一样可以离婚。”

“全是那江翠珊不好，她横刀夺爱，她该死！”

“完全与翠珊无关，就算我不爱她，也会爱别人，就算不是发生在今天，也会发生于将来，将来我们结了婚才闹婚变，彼此更痛苦。”

“是江翠珊，是她！”安妮黛闹着：“以前，你对我很专一，很爱护，爱我很深。”

“小时候，你很可爱，我喜欢你。但是，最近两年来，你认识你的干妈，你变坏了，你不再可爱。”

“然而，你一直对我好！”

“那是为了我母亲，她喜欢你，而且，她认为我们莫家欠了你们的恩义，所以，她一直压制我要我对你好。”

“你真的一点也不爱我？”

“以前，我只有你一个女朋友，我不知道什么叫爱，而且，为了母亲，我不敢反叛。可是，认识了翠珊，我才知

道，爱和喜欢是两回事，我爱的是翠珊，我根本不爱你。过去我对你的感情，只是青梅竹马，兄弟姊妹的感情。”

“你欠我家的恩，不再报答了！”

“欠债还钱，恩，当然要报。其实，过去只要你对我好一点，就算我不爱你，我也会慢慢对你培养感情，可是，你不把我当人，你把我当一条狗，一堆废物，你侮辱我，伤害我的自尊，迫使我反叛你！”

“是江翠珊不好，她用手段抢走你。”

“不是她，没有她，我仍会爱别人，她和我们的决裂根本不相干。”柏年说：“你捣乱了她的店子，她已受惊病倒了，她身体不大好，你不要再惹她。”

“那要看本姑娘高兴不高兴。”

“安妮黛，我是来警告你的。”柏年提高声音，握住拳头：“你不要再碰翠珊，如果你再伤害她，我就杀死你，你听见了没有，我会杀死你……”

“柏年，柏年……”

柏年已经走了，头也不回。

安妮黛一回头，看见母亲站在客厅的入口处。

“妈！”安妮黛扑向母亲：“你一定要为我想办法，妈，你向姨妈施压力。”

“没有用，你姨妈今天来过，交给我一张一百万的支票，那是我们当年借给莫家的双倍，”安妮黛的母亲摇摇头，说道：“安妮黛，你也太过份了，难怪柏年会变心，柏年是个好青年，如你待他好，他不会辜负你的。”

“妈，你叫我怎么办？”安妮黛呜呜的哭。

“我和你爸爸都无能为力，只有靠你自己，如果你肯改过，或许……我只是说或许，柏年会回到你的身边。”

七

“达玲，你今天精神好多了！”柏年抚着翠珊的脸。

翠珊紧握着他的手：“如果没有你天天的陪伴，我不会好得那么快，医生说，一个星期后，我可以出外走走，甚至一顿下午茶。”

“那好极了！”柏年用两只手覆盖着她的手。

“安妮黛怎样了，她仍然恨我？”

“我已经和她说不清二楚，我们真真正正分手了，这一次，她再也不能拿妈妈来压我。”

“我对不起她，实在抱歉。”翠珊垂下了头。

“没有你，我和她还是要分手的，那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但我没有回来之前，你们是很要好的，这也是事实。”

“翠珊，别说过去，我们要从头开始，忘记安妮黛这个人，忘记过去。”柏年情深的说：“我爱你，我只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翠珊的眸子闪着泪光。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才有幸福。”柏年抚着她的脸。翠珊一闭眼睛，两颗泪珠滚下来。

“别这样，翠珊。”柏年吻去她的泪，“我要你快乐，

我不要你忧伤。”

“啊！柏年。”翠珊双手围抱住他：“我怎能不爱你？我怎能忘记你？”

“不要忘记我，不要不爱我，我是属于你的，从我们相见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爱你……”

柏年上班去了，翠珊闭上眼睛刚要睡一会儿，忽然，佣人进来：“六小姐，有一位小姐要见你！”

“谁？”

“我！”安妮黛象幽灵似的出现：“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见我，因此未得你同意之前，我抢先进来。”

“你……你……”翠珊惊骇地，狠命拉住被头，她浑身又一阵冷。

“不要这样怕我，我只是来看看你，大家谈谈。”安妮黛坐在她床边：“我们两人单独谈谈好吗？”

“你……”

“那天我太粗暴，我简直疯了，我不应该令你的店子受损失。”

“没关系，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是的，你不应该横刀夺爱。还记得我为什么参加苏珊的派对？是因为要求你为我做婚纱，柏年是准备和我结婚的。”

“可是，你们……”

“我们常常吵架，对不对？那就是我错误的地方，我对柏年不够温柔，我蛮不讲理，放纵任性但却不能抹煞我对柏年的爱，我已经爱足他十九年。”

“很抱歉，我也爱他，”翠珊怯怯的说：“我们是相爱的。”

安妮黛牙龈一咬，忍住了妒恨，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轻柔：“男人要变心真容易。不过，就算柏年爱你，柏年的父母又怎样？”

“他们对我也很好。”

“单是好，是不够的，你知道吗，柏年母亲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我做她的媳妇，一方面，因为她一向疼我，另一方面，她要报恩，我和莫家之间的事，你知道吗？”

翠珊点一下头。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柏年，如果你爱他，那末，你一定不愿意他为了你，负上一个不孝的罪名。”

翠珊凝视着她。

“同时，为了你的自私，也会令柏年的母亲遗憾一生，负疚一生，她的儿子娶你，她就不可以报恩，你想想，家姑不喜欢你，你嫁到莫家去，你会幸福吗？柏年处在你和姨妈的中间，他会幸福吗？你就算不为别人，也应该为自己设想。”

翠珊掩住脸，痛苦万分：“你今天来，到底要我做些什么？”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那作者说得好——爱是奉献，不是接受，能为自己所爱的牺牲，这才是伟大的爱情，你为了柏年，肯为他牺牲一点点吗？”

“你……要我退出。”翠珊颤声问。

“不错，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本来就没有你这个人，你

知道吗？你是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只有你退出，我们才可以回复原状，柏年和他青梅竹马的爱侣结婚，莫太太可以报恩。而我，也可以如愿地嫁给我所爱的。”

“但是柏年和你在一起，并不幸福。”

“你说得对！过去，都是我不好。不过，为了柏年，我会改过。”

“你会好好的待柏年？”

“我会彻底的改变，我会变得比你更温柔。”安妮黛可怜兮兮：“我求你，翠珊，只要你肯离开柏年，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真的这样爱柏年？”

“不知道你能否比得上我？不知道你能否为爱情牺牲？……”

尾 声

柏年一接到翠珊的电话，就飞车赶去机场。

候机室内挤满了人，柏年又急又烦，只要翠珊还在，他不愁找不到她。就怕她已乘飞机离开了香港。

忽然，眼前一亮。

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亭亭玉立的身影，黑色的中庸裙，黑夜的宽边帽，是多么凄清的情影。

“翠珊，”柏年飞奔向前，捉住她冰冷的手，“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翠珊哽咽着：“送朋友的飞机！”

“送飞机为什么要带化妆箱！”柏年把翠珊拉到幽暗的一角：“你说过爱我的，可是，现在你竟然一声不响的把我

抛弃，你根本不爱我，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翠珊急得流出了眼泪：“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如果你不是骗我，那末，就是你对我不信任，不信我爱你！”

“我信，我相信，我知道你爱我！”

“既然我们相爱，你为什么买了飞机票去法国？”柏年紧抓住她的手：“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不能做爱情的罪人。柏年，我不应该抢走了安妮黛的未婚夫！”

“你走了，我也不会娶她，因为我根本不爱她！”

“可是，你一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伯母爱安妮黛，而且，她还要报恩，你怎可令她失望？”

“翠珊！告诉我，安妮黛去找过你，她一定跟你说过很多话，安妮黛虽然年少，可是，她的干妈很会教她，她的表情，一定很逼真，说话一定也很动人，是不是？”

“她……说的话也是实话。你们本来过得很好，是我来了，破坏了一切。”

“你走了，又能够弥补些什么？”

我担心伯母不会喜欢我，我更担心你在夹缝中左右为难。”

“别中安妮黛的诡计，其实，我的父母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你了。他们说你斯文有礼，漂亮大方，是标准的好媳妇。你不信，我立刻带你回家，当面问我妈妈。”

“这……”翠珊垂下了头。

“嫁给我，好吗？嗯！”

翠珊的头垂得更低了。

“你是默许啦！”柏年逗着她。“我得赶快把妈妈的好媳妇带回家去。”

柏年一手拖住翠珊，一手接过她的化妆箱，翠珊身不由主的跟他跑出候机室。

柏年的热情，通过他的手掌传进她的体内，翠珊感到一阵温暖。翠珊抬头看蓝天，那柔柔的阳光，竟是这样明媚！

桃丽妹妹

“桃丽妹妹，可否请你跳个舞？”

“桃丽妹妹，你今晚特别美！”

“桃丽妹妹，今晚月明如镜，我们到露台聊天儿好吗？”

“桃丽妹妹……”

桃丽离开客厅，离开追求者，离开所有的人。
她走出花园，在凉亭上，她找到了亚伦。

“二哥，都是你不好，你为什么把我介绍朋友的时候，老是说：这是桃丽妹妹。”

“你是叫桃丽，你是我妹妹呀！”

“我可不是众人的妹妹，我只有两个哥哥。”

“其实多几个哥哥对你有好处，你想，我和大哥多疼你。”

“还说疼我呢？我开舞会，你却躲在这儿。”

“我功课不好，在等补习教师。”

“你什么时候请了补习教师？”

“他不是教学的，他是我们系里的高材生。”

“他是谁？我以前有没有见过？”

“他是个插班生，由美国回来不到三个月，你要不要认识他？我给你们介绍。”

“我不喜欢一天到晚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他不是书呆子，他功课虽好，但他也喜欢运动，他在美国有一匹马，他除了会骑马，还会赛车，打球。”

“不，我不想认识他，屋子里那班男孩子已经把我烦死，他们个个追着我，好象我是蜜糖。”

“我们大学里百分之八十的男孩子追求你，百分之八十女孩子追求柏斯。”

“谁是柏斯？”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男孩子。”

“他很迷人吗？”

“看，他来了，我给你们介绍。”

“不，不，就算是白马王子我也不要。”桃丽吃惊似的，转身就走。

柏斯随后进凉亭，他问：“那是你的女朋友吗？背影很美。”

“她是桃丽妹妹，我们家唯一的女孩子。”

“父母的掌上明珠，兄长们的宝贝？”

“真的，我们一家人全都疼她，要不要跟她交朋友？”

“谢了！我最怕女孩子，你没有看见学校里的那一堆？她们好象一辈子没有见过男人，看见我就追着我。”

“桃丽妹妹是与众不同的，她很美丽。”

“就算她是白雪公主好了，我不会有兴趣的。”柏斯坐下：“笔记带来了，你先抄好笔记。”

“哈，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亚伦笑一下：“两个都骄傲，两个都漂亮，两个在一起，会龙争凤斗，要是分开了那多可惜。柏斯，你真的不想认识我妹妹？”

“不想，不想，我只想快点儿抄笔记。”

“那好吧！”亚伦叹了一口气。

桃丽懒洋洋的在弹钢琴，叮叮咚咚，有一下没一下的。

陆太太走过去，抚一下女儿的头：“怎么了？桃丽，你好象很不开心似的。”

“外面下雨嘛！我最怕下雨天，关在屋子里不能出去，闷死人。”

“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糊了栗子饼？”

“今天下午茶吃鸡批。”陆太太坐下来：“还记得表姐吗？”

“她两年没有来了，我想，她已经忘记我了！”

“想不想见她？”

“想啊！你准备和我去加拿大。”

陆太太笑着摇一下头。“不用我们去，因为你表姐会来度假。”

“真的？你怎么会知道？”

“刚才我接到艾莲的长途电话，她说星期六来，飞机三点钟到。”

“那好极了，我们又可以一起玩，我要去接机，大哥和二哥也要一起去。”

“你大哥明天去日本开业务会议，他会在那儿住一个月，在日本各地视察。”

“表姐以前是他的女朋友呀！他怎么可以这样无情。”

“其实大伟和艾莲，一直保持书信来往，艾莲虽然不大漂亮，但是，大伟和她有缘，虽然大伟不说，我总觉得他很喜欢艾莲。”

“既然这样，大哥更不应该去日本。”桃丽撒着娇，缠着：“妈咪，叫大哥不要去日本。”

“大哥要做生意，不去日本怎么行？而且日本的分公司刚巧发生困难，需要你大哥去解决。”

“叫爸爸去好了，反正表姐要的是大哥，不是爸爸。”

“你爸爸忙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那里有时间去帮你大哥。”陆太太说：“等你二哥毕了业，家里多了一个帮手，你大哥就不会这样忙。”

“表姐这一次来，大哥又不在，谁陪她？”

“你啊！反正过不了多久，你的学校就放假了。”陆太太说。

“我又不是大哥，怎能代替他。”

“艾莲回来两个月，大伟只不过去一个月日本，他还有一个可以陪艾莲。”

“妈咪！”桃丽坐在陆太太椅子的扶手上：“表姐这一次回来，让她和大哥订婚好不好？”

“你喜欢艾莲做你的大嫂？”

“你是怕女孩子。”因为表姐，温柔大方，而且她又很疼我。”

“女孩子有什么疼，只要人家迁就你，你就喜欢。”陆太太

轻拍女儿的脸：“看样子，将来老二的太太，也要你挑选。”

“当然罗！如果她不喜欢我，就没有资格做我的嫂嫂。”

“你虽然刁蛮，但是很可爱，谁忍心不疼你，噢！我差点忘了，你大哥叫我问你，他去日本，你喜欢什么？列一张单给他，他会替你办妥。”

“唔！我真开心，我有礼物，表姐又回来。星期六，我三点钟一定去接飞机……”

桃丽嘟起了花瓣似的小嘴，样子很生气，因为艾莲乘坐的飞机，临时改时，要五点钟才能抵达香港。

亚伦见桃丽生气，连忙逗她开心：“两个钟头很快过去，我们去机场餐厅喝杯茶吃些点心。”

“我不去！”桃丽的小姐脾气来了。

“那我替你买朱古力糖，好不好？”

桃丽扁一扁嘴，不说话。

亚伦见妹妹不反对，他立刻走向那小小士多店，他买了一盒桃丽喜欢吃的糖，正在付款，忽然有人叫他：“亚伦！”

他回过头去，看见柏斯：“唏！怎么你也来了？接机？”

“送机，送我爸爸，飞机刚飞走！”

“怎么伯父要走了？”

“他本来是送我回来读大学的，谁知一住就三个月，现在，我已经住惯了，爸爸怕妈妈寂寞，要赶回去陪她。况且，妈妈一个人，也无法管理那么多的生意。接机，大哥和

“那末，你那间大房子，就只留下……”

“我和祖母是寂寞了些，可是，也没有办法，在这儿，我只有祖母一个亲人。”

“今天碰见你真巧，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他是谁？”

“见了面就知道。”亚伦一手捉住柏斯，把他拉到桃丽的面前。

桃丽正低垂着头。

“柏斯，这是我的桃丽妹妹。”亚伦连忙为他们介绍。

桃丽正在闹情绪，她只抬一抬头说：“你好！”立刻垂下头去。

柏斯见她这样冷漠，便故作轻佻的说：“嗨！桃丽。”

桃丽听了他这样说，心里老大不是滋味，正想给他一点颜色看，柏斯却抢着说：“我忙着，先走了，再见，亚伦。”

桃丽指住他的背影，悻悻的说：“他这是什么意思？走了，也不向我说一声？”

亚伦偏帮着他说：“他真的很忙！”

“多说一句再见又用不着花多少时间，而且，你刚才有没有注意，他意然说：嗨！桃丽。”

“他是跟你打招呼嘛！”

“我才没有见过有人向我这样打过招呼，你每一个朋友见到我，总会称赞我，叫我一声桃丽妹妹，向我追求，预约下一次的见面时间。”

“你是怪他没有称赞你。桃丽，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害怕女孩子。”

“女孩子有什么可怕？”

“你不知道，学校的女孩子都追求他，就象那些男孩子追求你一样，因此，他害怕女孩子。”

“我才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你不熟识他的原故，他的确很够吸引。”

“我发觉你对他特别好，你又不是女孩子。”

“他也实在好嘛，而且，他又肯帮助人，他来了，我的功课也进步了，”亚伦把糖拿出来：“吃糖吧！艾莲的飞机还有一个钟头才到。”

“我就害怕接机，如不是接表姐我才不会来。”

“如果你今天不来，怎会认识柏斯？”

“他有什么好？你别再提他，否则我不理你。”桃丽把一颗糖放进嘴里：“二哥，你还有年就大学毕业了，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

“我又不象你，一副天使脸。没有人喜欢我。”

“我说你和那柏斯一样，不喜欢女孩子。其实你样子很好看，有点象电视台的伍卫国，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同学，都是他的电视迷。”

“可惜我不是他。”

“唔！星期日我要为表姐开一个餐舞会，那天，我要为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她是谁？好看不好看？”

“我找嫂子，不要她好看，只要她人品好，就象表姐一样。”

“什么？象艾莲，一枝竹竿似的，谢了！用不着你为我烦心，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不，不，我是说不娶妻。”

桃丽掩住嘴，她边笑边说：“我可没听过男孩子要嫁人。”

“我一时心急说错了。总之，我不要艾莲。”

“谁说要把艾莲给你，艾莲是属于大哥的，大哥和艾莲两个人样貌都平凡，性格也温和，两个人正好是天生地设。至于你，英俊小生，当然要配一个美貌少女，我有一个同学叫美芝，她人漂亮脾气也不错，她最适合你。”

“美芝？我有没有见过？”

“你们见过的，不过，你可能不认识她，因为你每次看见我的同学，都急急避开，好象人家患了传染病似的。”

“你那班的同学，吱吱喳喳，好厉害。”

“年轻人都活跃的，难道你喜欢那些不言不笑的古老石山？”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最幸福的丈夫，是有一个哑巴妻子，少点声音，耳根清静。”

“好，我给你找一个又聋又哑的。”

“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唏，你看，那不就是艾莲吗！”

“表姐……”桃丽飞扑了过去。

二

柏斯一向不大喜欢应酬，今天来参加这个舞会，是因为亚伦又请又拉，盛情难却。

穿着晚礼服，浑身不自然，穿惯了牛仔裤的他，最讨厌就是衬衣上的花边，他在美国舞会，才只不过穿一件T恤，

他不明白，香港人对服装为什么这样讲究？

幸而，今晚的晚餐不错，请回来的那队乐队也奏得很起劲，音乐也很悦耳。

他没有跳过一个舞，因为他不喜欢的女孩子，老是空闲着，而他喜欢的那一个，由舞会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那些男孩子象蚂蚁遇蜜糖似的，老缠绕着她。

这个女孩子，穿了一袭粉红色的晚礼服，裙袂摇曳，令人骤眼看去，简直以为仙女下凡。

她那粉白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粉红色的珍珠项链，柔美的脖子上，是一头贴服、自然、大方的短发。圆大的眼睛，充满神采，不大不小的鼻子，两片嘴唇，虽然没有涂过化妆品，但是娇艳柔软象两片玫瑰花瓣。

更令人迷醉的，是她的双颊，白里透红，皮肤幼嫩得如同婴儿。

很美，天然的美，完全未经加工的美。

柏斯一直暗中注视她，她跳完一个舞又一个舞，充满精力。

上半晚，亚伦还一直陪着他，可是，后来那小天使把他拉去介绍一个女孩子，亚伦就开始把时间分给她。

那女孩子也很好看，可是，怎么也比不上那小天使。

柏斯见过很多女孩子，在美国的金发女郎，香港的中国少女，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小天使”。

“这是一见钟情吗？”柏斯问自己，随着他摇一下头，他警告自己，不能那么快就入迷了，他要理智，他要硬着心肠，同时，他告诉自己，一见钟情是靠不住的。

本来，亚伦一直陪着他，后来，一个穿绿色裙子的女孩子来了，亚伦就不停的借故走开。

终于，亚伦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跳舞？”亚伦喜形于色，人也轻松起来。

“没有舞伴，跟谁跳舞去？”

“随便找一个呀！这里有那么多女孩子。”

“如果我肯随便找，现在我已经不再是自由身了。”柏斯问：“那穿绿裙子的，是你的女朋友？”

“谁？她？她是我妹妹的同学，叫美芝。”

“你的妹妹？怎么今晚我没有看见她？”

“怎么没有，最多男孩子围着，风头最劲的，就是我的妹妹。”

“穿粉红色晚礼服的一个？”柏斯低叫起来。

“她就是我的桃丽妹妹，那天在飞机场，你们见过的。”

“那天我没看清楚她，因为她一直低着头。”柏斯喃喃地：“真想不到是她？”

“我的桃丽妹妹美不美？”

“美！”

“要不要请她跳一个舞！”

“她是女主人，照规矩，我应该请她跳一个舞。”柏斯说：“更何况，她是你的妹妹？”

“我带你过去，”亚伦说道：“我为你们重新介绍。”

亚伦和柏斯走到桃丽的前面，桃丽的注意力，集中在英俊的柏斯身上。

“桃丽，还记得我的好同学柏斯吗，那天你们在机场见

过的。”

“嗯！”桃丽可记起来了，她心里想，原来是那骄傲的家伙，非要惩戒他不可：“欢迎！”

“陆小姐，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行。”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人预约了，要是你真的请我跳舞，那末，你必须等。”

“我可以等！”

“要依次序排队的。”

“排队？”柏斯愕然。

“是的，你是第二十个邀请我的人。你排第二十号。”

“要等多长时间？”

“现在是九点钟，大约十一点半吧！”桃丽的态度，一直高不可攀：“如果你不想等，我欢迎你退出。”

“好吧！我等！”

“那请随便等吧！”桃丽一丝骄傲的微笑掠过她的俏脸上：“失陪了！”

她边说边和另一个男孩子走开去跳舞。

“怎样？看清楚我的桃丽妹妹没有？”亚伦问。

“看清了，她很美丽，象一个洋娃娃。可惜，她太傲慢了！”

“这也难怪她，我们一家人都疼她，追求她的人又多，难怪她骄傲。喂！柏斯，你真的肯等两个半钟头？”

“明天不用上课，迟些回家没关系，而且，我对你的桃

丽妹妹，认识还不够。”

“你急于要了解她，是不是想追求她？”

“我还不能确定，等我和她跳一个舞，才把观感告诉你！”

“如要我援助，请不必客气。”

“我从未追求过女孩子，不过，你放心，我会懂得怎样做。”

亚伦道：“那好极！你随便坐会儿，我要招呼一下美芝。”

“奇怪，过去你一直不大喜欢接近女孩子，可是你竟一反常态。”

“其原因，正如你愿意为了我妹妹等候两小时半一样。”

“美芝只不过貌仅中姿。”

“象我这样平凡的人，配美芝是适合的。就一如你这白马王子配我家的公主天生一对一样。”

“亚伦，别说得那么严重，我只不过请她跳一个舞！”

“如果桃丽妹妹仅是中姿貌，我看你那一个舞也可省了！”

“走吧！”柏斯忽地脸红起来，说：“去找你的美芝！”

亚伦走开去，柏斯也跑出了花园，一百五十分钟的时间，毕竟不易度过。

几乎要瞌睡起来了，亚伦才来找他：“怎么躲在这儿，轮到你了！”

“是吗？”柏斯看一看腕表：“快十二点钟了，跳完这个舞，我要走了！”

“桃丽在等着，快走吧！”

回到大厅，桃丽果然等候在那儿。

“对不起！要你等久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桃丽的态度，傲慢冰冷。

两个人开始跳舞，那是一支慢步舞，柏斯握着她那软绵绵的手，揽着她那软绵绵的纤腰，心里忽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他喜欢接近她：“陆小姐，你的舞术奇佳！”

“叫我桃丽，其实那天你已经叫过了，怎么忽然又客气起来？”

“那天？……”

“算了，象我这样平凡的人，又怎会在你心中留下印象？”桃丽的声音一直那么冷，她忘不了那天飞机场的事：

“你跟我跳这个舞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处？”柏斯放开她一点，对于这句话，他很敏感。

桃丽道：“如果没有好处，你为什么要等上这许多时间？”

“因为你是舞会的主人，我请你跳舞，是一种礼貌。”

“撒谎。其实，你也象其他的男孩子一样，想讨我欢心。”

“你自信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

“每逢见过我的男孩子，都想追求我，你也不例外。”

“你太自负了，你以为自己是谁？白雪公主？”

“那你以为我又是谁？”

“一个平凡而又自大的女孩子。”

“……”

“哎，小姐，你已经踩了我三次了！”

“你刚才不是称赞我舞术很好吗？”

“我收回那句话，你简直不懂得跳舞！”

桃丽的小姐脾气发作了，重重的踏了他两下：“既然认为我低能，就不要请我跳舞。”

“你太骄傲，太无礼，太……”

“嘿！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会骄傲，我就瞧不起你们这些人，算了，别跳下去了！”

“哼！谁希罕跟你跳？”柏斯的少爷脾气可也不轻。

桃丽用尽全力踏他一脚，然后推开了他。

柏斯气得呼呼的，呆站在那儿。

站了好一会，亚伦走过来，他拍了拍柏斯的肩膀问：“你怎么愣住了？想表演？”

“亚伦，”柏斯连忙拉着亚伦离开客厅的中央，他说：“我记得你说过，今晚的舞会是为你的表姐而开的。”

“不错，和我同年，比我大几个月的表姐。”

“怎么我没有见过她？”

“你没有见过？你一进屋子，我就立刻为你们介绍。”

“我没有注意，你知道，我不大看女孩子，告诉我，谁是她？”

“很容易认嘛！穿咖啡色长裙的，高高瘦瘦，棕色皮肤，样貌平凡，很少人请她跳舞的呀！她给我的桃丽妹妹，

全抢光了镜头。”

“她叫什么名字？”

“艾莲！”

“我去请她跳舞！”

“喂！柏斯，今晚不是开慈善舞会！”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凡是参加慈善舞会的人，都要做点善事，你看见艾莲没人请她跳舞，你同情她，可怜她，请她跳一个舞，也算是做一件善事！”

“那你可估计错误了，我是全心全意，请她跳舞的！”

“你……你有没有搞错，学校有那么多女同学你不理，竟然想追求我这个表姐？”

“嘿！你等着瞧吧！”

柏斯话还未了，真的去请艾莲跳舞；

舞会一直到凌晨三时才结束，人客全散去后，桃丽打了一个呵欠问：“表姐今晚你开心吗？”

“最最开心！”

“过了十二点钟，你好象一直和柏斯跳舞！”

“是的，你觉得柏斯这个人怎样？”

“他？哼！傲慢无礼，目中无人，大男人主义，我最讨厌这种人。”

“我都认为你们很相配，你们两个都骄傲，两个都好看，两个都迷人，两个都可爱，女的美丽男的英俊，天生一对！”

“要是我和他在一起，水火不容。可能一天吵架二十四

小时，我才不能忍受他。”

“如果你爱他，他爱你，你们互相爱护，互相忍让，互相迁就，那末，你们会是最理想的一对！”

“我爱他？不，决不，就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我也不会爱他。当然他也不会爱我！”

“要是他爱你呢？”

“要是太阳由西方升起呢？表姐，别浪费唇舌了，如果你觉得他可爱，那末，你去爱他吧！”

“我？我没有条件和他配，我是很自量的，我那么平凡，他那样迷人，我一点也不配。桃丽！你不是找不到理想的男朋友，老是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吗？现在，你的生命里出现了柏斯，你为什么不好好抓住他？”

“不，表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爱他，我理想中的爱人，除了英俊，还要崇拜我、迁就我，温柔体贴，绝不是柏斯那种人。表姐，你今晚真奇怪，为什么老是替柏斯说好话，他到底给了什么好处？”

“我们只是跳舞，并没有说过什么，我只不过主观认为，柏斯人很不错！”

“噢！”柏斯再次打呵欠：“我真的要睡了！晚安！”

三

桃丽坐在花园的秋千上，一面荡秋千，一边吃着梨子。

忽然，侍候她的女仆亚娇，匆匆忙忙走进来：“三小

姐，朱少爷来了！”

“什么猪少爷、牛少爷？我的男朋友当中，根本没有这个姓。”

“他本来是二少爷的同学，罗！他常常来替二少爷补习的，长得很高很好看的那一个。”

“是不是柏斯？”

“是的，二少爷是这样叫他。”

“他既然是二少爷的朋友，你来告诉我干什么？”桃丽继续吃她的雪梨。

“朱少爷平时来，总是带一些书，今天可不同了，他带来了一盒花。我想，他没有理由送花给二少爷，因此，我认为他一定是来找三小姐的。”

“带了花！”桃丽把吃剩一半的梨子交给亚娇，又紧张地拉了拉身上那条红白间条的裙子，然后急急走向屋子前的台阶。

柏斯果然来了，他穿了一套白色的牛仔装；白长裤，上面是一件白色的及腰短外套，里面配上一件鲜红色的衬衣。

好帅，好帅，好有型，好迷人，桃丽看呆了。

柏斯经过她的身边，轻松地打招呼：“嗨！桃丽，你好吗？”

“好……”

“真巧，今天我们的服装颜色相同，就好象是预先约好的。”

“这是巧合！”

“你喜欢玫瑰花吗？”柏斯把一大盒鲜玫瑰，递向桃丽的面前。

“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桃丽的心，忽然卜卜地跳。

“你喜欢花的颜色吗？”

“喜欢！”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还是橙色的？”

“黄色！”

“噢！抱歉，我买了橙色的。”

“橙色的也不错呀！”桃丽的心有点烦，怎么老半天了，他还不把花送过来。

“今天没约会吗？”

“没有！昨晚开过舞会，今天很疲倦，想休息一下。”

“是吗？”他摇摇手往屋内走：“再见！”

桃丽给弄糊涂了，她忍不住跟进屋子里。

那时候，她看见穿深绿色套装，保守到不能再保守的艾莲由楼梯下来。

柏斯连忙迎了上去：“艾莲，我没有迟到吧！”

“没有！”艾莲浅浅一笑：“很准时！”

“这盒花是送给你的，喜欢吗？”

“谢谢！很美的玫瑰！”

柏斯把她拖下楼梯！

桃丽几乎气得晕了过去。

“今天安排了什么节目？”艾莲问。

“先去看一场电影，然后上夜总会吃饭跳舞。”

“你不是说过要和我去郊外旅行吗？”

“是的。我要给你拍照片，下一个星期六好不好？”柏斯对她细心温柔：“关于今天的节目，你喜欢不喜欢？”

“喜欢！”艾莲走到桃丽的面前，她说：“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我……”

“不，不，”柏斯连忙截住：“她今天很疲倦，不想出去。艾莲，我们去吧！时候不早了，买了票了，还要吃下午茶。”

艾莲把花交给女佣。柏斯拉着她往外跑，桃丽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酸酸的、忿忿的，她用脚踢着大厅的门，咬着牙说：“该死的朱柏斯，该死的朱柏斯！”

× × ×

桃丽放学回家，一踏脚进大厅，就看见柏斯和艾莲两个人。

柏斯照例回过头说：“嗨！桃丽！”

桃丽照例对他来个不睬不理。

桃丽抛下书本，坐在较远处。

柏斯继续和艾莲说话，声音时大时细，有时又轻笑，大笑，微笑。

亚娇递给她一杯热奶，桃丽正无名火起三千丈，她推开亚娇的手说：“我不要热奶，我要冰淇淋！”

“今天天气很凉嘛！这么快就要吃冻品？”柏斯搭上一句。

“用不着你管！”

“啊！对，不关我的事，我不该管。”柏斯又回过头去：“艾莲，你决定了没有，去吃海鲜？还是韩国菜。”

“一切都依你！”

“那你快换衣服，我等你！”

艾莲回到楼上，柏斯走向桃丽，看着她横横的，一口一口把雪糕送进嘴里。

“桃丽妹妹，怎么今天不出去？”

“关你什么事？”

“没有人约你？不会吧！”

“滚开，我不想和你说话。”

“艾莲告诉我，近来你很乖，很少出去玩，为什么？心情不好？和男朋友吵架了！”

“我警告你，朱柏斯！如果你真不走开，我就把雪糕倒向你头上。”

“哗，那么凶，看你的样子，简直象个嫁不去的老姑婆。”

桃丽那圆大漂亮的眼睛一瞪，紧接着就把手中那杯雪糕迎脸向柏斯掷过去，柏斯身手灵敏，身一闪，避开了，雪糕杯落地开花。

桃丽本来就有小姐脾气，近来心情更加烦躁，因此，她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

桃丽意犹未尽，她拿起小几上的烟灰盅，小摆设，嘭，嘭，嘭的向柏斯扔过去。

“好厉害，简直象红番。”柏斯左闪右避，那时候，偶

人啦，艾莲，全走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艾莲看着那乱七八糟的客厅问。

“不关你的事！”最近桃丽对艾莲，也有了反感。

“柏斯，”艾莲轻责他：“一定又是你惹桃丽生气。”

“我只不过跟她谈谈，她那么狠，那么凶，比老虎还要骇人！”

“她年纪小，还是个孩子，你就让她吧！”

“表姐，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起码，我也和你一样，有男朋友。会拍拖的人，不算是小孩子吧！”

“总之柏斯比你大，他应该迁就你！”

“我不要他迁就，我不要见他，叫他滚！”桃丽伸手向外一指。

“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艾莲，我们去吃海鲜。”柏斯拉住艾莲的手：“反正这是她的家，她把全屋的物件摔破了，也与我无关！”

“滚！滚！该死的朱柏斯，该死的朱柏斯……”

任凭她喊破喉咙，柏斯也不会听得见，因为，他已经和艾莲离开了陆家。

佣人在收拾东西，桃丽气得几乎想哭，就在这时候，亚伦回来了。

“怎么啦？刚才有人在这儿作战？”亚伦嚷着。

佣人不敢哼半句，桃丽鼓起了腮，也不肯说话。

“妹妹，为什么不开心？”亚伦坐在桃丽的身边问。

“该死的朱柏斯！”

“原来又是柏斯，最近，他似乎天天跟你闹！”

“他该死！老是用说话气我，他天天来找表姐，两个人没有一天不见面。”桃丽气呼呼。

“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怎样也想不到，他会追求艾莲，”亚伦说：“其实，校内的女孩子几乎每一个都比艾莲漂亮，可是，他却不理她们，竟然来追艾莲！”

“他们两个根本不相配！”

“我同意。柏斯根本没有理由喜欢艾莲，那天开舞会，她要我介绍艾莲给他认识，又要请她跳舞，我已经感到奇怪。不过，我以为他一时好奇，闹着玩的，他竟然天天追上门来，”亚伦摇摇头：“我就猜不透，艾莲到底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柏斯？”

“哼！他天天来，不是送花，就是香水，糖果呀，洋娃娃啊！表姐的房间塞满了一大堆。”

“同是一间屋子的女孩子，他真的要谈恋爱，在情在理，他也应该追求你！”

“嘿！我才不希望他追求我，我有那么多男朋友，我根本应付不来。”

“我还是不服气，我真的要找机会，问问他为什么要追求艾莲？”

“顺便告诉他，艾莲表姐，是大哥的爱人，叫他不要横刀夺爱！”

“我会跟他说，我一向崇拜柏斯，真想不到，他会这样没出息！”

“你以前还把他当作神，和他出双入对，就象是同根生的兄弟！”

“最近，我们也很少来往，一方面，我要抽时间陪美芝，另一方面，柏斯有了一个新朋友。”

“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然是男的，他不是对艾莲一片痴心吗？他这个新朋友，是运动健将，柏斯已经参加了他的球队。辛尼好威风，他是足球队长，他又高大又强壮，象查理士布朗臣。”

亚伦滔滔地说。

“看样子，他一样有许多女孩子追求？”

“那还用说吗？美人爱英雄，辛尼虽然有几个女朋友，不过，他仍然怀念你！”

“怀念我？没理由，我们又不认识！”

“你们见过了，那一次，你来我们学校看球赛，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孩子老是跟着你，你还记得吗？”

“你有没有给我们介绍过？”

“当然有，他还叫你桃丽妹妹，你的记性，为什么这样坏？”

“你知道我一向不注意男孩子，我真的记不起他，算了，我们花了半天时间，老是想他干什么？”

“他和柏斯情如手足，提起柏斯，很自然的，就会想起他。”

“柏斯不再理你了！”

“那倒不是，人家都叫我们三剑侠的。不过我为了追求美芝，很少有时间参加他们的活动。”

“看样子，你似乎对美芝一见钟情。”

亚伦满脸通红，他呐呐的说：“也不能算是一见钟情，不过，我们很谈得来就是了！”

“当初，你不是反对我介绍女朋友给你吗？”

“我怕你又再找一个艾莲来，象艾莲那样一枝竹竿似的女人，怎能令人家倾倒？”

“你可不要瞧不起艾莲，现在连你一向认为最富吸引力的柏斯，也在追求她。”

“我才不相信柏斯会喜欢艾莲，我真的要去问问他。”

“问什么？”

“问他为什么不追求你，却去追求艾莲。”

“你这样问，我还有Face？”桃丽立刻反对：“其实他不是不想追求我，是我吓怕了他，他不敢追求！”

“柏斯是个冒险家，他从来就不会害怕，要是他喜欢你，他一定会追求你。”亚伦好象下了很大决心：“我非要找他谈个清楚明白不可！”

“你和他谈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提我的名字，我讨厌他！”

亚伦说做就做，第二天果然去找柏斯。

柏斯正在和辛尼讨论明天的球赛。

“柏斯，我有话跟你说。”

“说啊！这儿又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三剑侠。”

“不，我要和你单独谈！”

“这么严重？辛尼是自己人呀！”

“这件事和辛尼没有关系！”

“柏斯。”辛尼捧起足球：“我出去走走，明天的事，我们等会儿再谈。”

“好吧！”柏斯点一下头，等辛尼出去了，他问：“怎

么了？多情种，要和美芝结婚了，是不是？”

“柏斯，我是认真的，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亚伦板起了脸：“你老实告诉我，你最近是不是追求艾莲？”

“说到追求，那太严重吧！我又没有向她示爱，又没有向她求婚，也不象你，一有空就打电话谈心。不过，最近我们常常在一起，那倒是真的。”

“你不应该和艾莲在一起？”

“为什么？”

亚伦道：“原因有两个，第一，艾莲是我大哥的女朋友。”

“这个我知道，艾莲已经告诉我了！”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横刀夺爱？”

“这……我相信我不会影响你大哥，关于这件事，我和艾莲已经商量过了。”

“哼！艾莲一定是变了心！”

“我相信你大哥会谅解我们。”

“算了，这个我不管。你们三个人的事，最好你们自己去解决。”

“我们会解决的，三方面都不会受影响，你可以放心，关于第二个原因又怎样？”

“那是关于我妹妹的。”

“桃丽？”

“不错，你觉得桃丽和艾莲比，哪一个好？”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先说外表吧！”

“当然桃丽比艾莲好看，在这方面，两个人是无法比较的。”

“内在呢？”

“那也有很大的分别；桃丽刁蛮任性，自私放纵，骄傲无礼，而艾莲温柔善良，明理大方。”

“不，你根本不了解桃丽，她的本性善良，心地又好，”亚伦护着妹妹：“她确实是刁蛮些，不过那不是她的错，那是我们一家人，和她身边的追求者把她宠惯了！”

“我不反对你说的话，她的确有骄人的条件。她有权骄傲，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我和你是好朋友，我一直希望你能和我妹妹……”

“别提了，艾莲有一个表哥，你已经呱呱叫，桃丽有成打以上的男朋友，要我去碰钉子？”

“我承认桃丽有很多男友，有很多人追求，你说吧！桃丽是不是很漂亮很迷人，人见人爱。”

“唔！”柏斯点一下头。

“象这样可爱的女孩子，人人都争着去追求她，但是我知道，她没有一个喜欢。”

“难道她不喜欢别人，偏要喜欢我？”

“我看你们很相配，真的是天生一对！”

“谢了！我不想碰钉子。”

“你从未追求过她，怎会知道非碰钉子不可？”

“要我去追求她，不，她根本瞧不起男人，目中无人，如果我去追求她，只会增加她的傲气，以为全世界的男人，

都要伏在她脚下。”

“你真的认为我的妹妹一无可取吗？那太使我失望了，我还以为你会爱她的。”

“也许会有这么一天，但是现在决不是时候。”柏斯亲切地拍一下亚伦的肩膊：“希望不要因为你妹妹的事，影响我们的友谊。”

“那倒不会，我并不是一个毫无量度的人，可是，桃丽那么美，那么娇，你错过她可惜。”柏斯浅浅一笑，他低下了头。

四

桃丽低垂着头，用鞋尖踢着地上一颗小石。

“桃丽，”和她并肩而行的美芝，轻声叫她。

“……”

“桃丽！”美芝提高了声音，并推了她一下。

“嗯！”桃丽皱一皱眉，如梦初醒。

“你近来好象心神恍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是心里不舒服。”

“你有心事？”

“唔！很重的心事。”

“那就奇怪了，你一向是乐观主义者，况且，你生活得舒服，家人疼爱你，朋友又喜欢你！”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想乐观，也乐不起来。”

“你到底有什么困难，我能帮助你吗？”

“谢谢你了，美芝，谁也帮不了我的。”

“亚伦说，你最近常常闷在家里，很少出去，你不是一直喜欢热闹；不是开派对，就是和男朋友去玩乐，你的男朋友呢？”

“还不是那一大堆，以前，我觉得今天和这个约会，明天和那个约会，天天换新朋友，刺激又开心，现在，我已经讨厌了他们。”

“什么事情使你改变了？”

“别提了！美芝，还是说说你自己，最近，你和我二哥怎样？”

“很好嘛！你知道我一直暗恋亚伦的，所以，才会央求你给我做红娘。”

“你很坦白，我很欣赏你的为人，现在想起来，你比艾莲好得多了！”

“艾莲？”

“就是我那个由外国回来的表姐，过去，我一直以为她会是我的好大嫂，想不到……”

“她变了！”

“是的，变了，变得很厉害，以前，她很朴素，很保守，现在，她穿红着绿，把自己打扮得象个洋娃娃。”

“她是不是很美？”

“美？二哥说她象枝竹杆，一点没有错。”桃丽回头看美芝：“二哥没有告诉你，朱柏斯和艾莲的事吗？”

“亚伦说过柏斯追求他的表姐，难道，艾莲就是你们的

表姐。”

“就是她，我现在不再喜欢她了！”

“我最近心情不好，就是为了这件事？”

“唔！”

美芝点一下头说：“亚伦告诉我，朱柏斯很英俊的，桃丽，有一句话我想问你，你可不要生气。”

“我是那样没有气量的吗？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

“你不喜欢艾莲，是不是因为柏斯？”

“为柏斯？他跟我有什么相干。”桃丽难为情地侧过了脸：“我全是为我大哥，艾莲本来是大哥的女朋友。”

“你肯定艾莲变心了？”

“如果你有一个男朋友象我大哥那样平凡，而突然又有一个英俊的男孩子追求你，你会不会变心？”

“那就不能怪你表姐，姐儿爱俏，那是人之常情，如果亚伦不英俊，我也不会暗恋他好些日子。”美芝说：“我认为，朱柏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他没有理由追艾莲！”

“朱柏斯简直该死，别提他了，一提起我心里就烦，如果不是学校要上课，我真的想到日本玩几个星期，散散闷气。”

“朱柏斯是应该追求你的，是吗？”

“我叫你别提他嘛！该死的朱柏斯！”

美芝吐一下舌头，她知道桃丽的小姐脾气要发作了，她不敢再哼一声。

到学校门口，亚伦的跑车已经在等候着，亚伦正想开口，

美芝连忙抢先说：“桃丽最喜欢吃皇冠餐厅的牛柳，今天我们去‘皇冠’吃午餐。”

“好，好，只要我们的小美人开心，去哪儿都可以。”

亚伦也看到桃丽的面色不对劲。

桃丽默默的上了汽车，坐在车里，她一句话也不说。

亚伦和美芝好担心。

忽然，桃丽说：“二哥，还是送我回家吧！我不想上轿子。”

“你千万不要回家，要回去，等过了四点钟。”

“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那里我的家啊！”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回去，只是……不适宜，现在不适宜。”

“为什么不适宜，回家还要找算命的选时辰？”

“不，我……”亚伦欲言又止。

“你说呀！为什么你你我我的，我最恨人家说话吞吞吐吐。”桃丽发火了。

“你就坦白说吧！”美芝推了推亚伦：“神秘个什么劲儿？”

“下课的时候，”亚伦无可奈何：“柏斯告诉我，表姐请他回家吃中饭。”

“嘿！你那猪朋友到我家里吃饭，我就得避在外面不能回家，真岂有此理。”桃丽很生气：“我偏要回去，二哥，开车送我回家。”

“我怕你看见柏斯不开心，所以……”

“我才懒得理他，他是客，我是主，必要时，我还可以

赶他走。美芝，你前一次没看清楚我表姐的新男朋友吧！我们一起回去，我给你介绍。”

“桃丽……”美芝不知所措。

“开车嘛，二哥，迟了赶不及回家吃中饭。”

亚伦轻轻扭着车盘，犹疑着。

“美芝，快叫你的男朋友开车。”桃丽急得顿足：“不然的话，我要跳车了！”

“亚伦，”美芝可慌了，她用力推亚伦：“就依桃丽的话去做吧！”

亚伦没有办法，硬着头皮，驾车回家。

× × ×

人还未进大厅，已听见里面传来了欢笑声。

在笑声中，桃丽最清楚听见的，就是朱柏斯的声音。

桃丽的心，往下一沉。

她走进去，看见穿紫色旗袍的母亲，红色套装，满面春风的艾莲，还有朱柏斯，他穿了一套浅蓝色的西装，蓝条子衬衣和白色的丝质领带。

嘿！竟然打扮成绅士的模样。

桃丽的出现，令艾莲一愣，而朱柏斯却忍住了笑，嘿！古灵精怪，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陆太太看见他们，站起来说：“亚伦，你打电话回来，不是告诉亚三不回来吃饭吗？”

“妈咪，”桃丽的语气满含愤恨：“这是我的家，我们不可以回来吃饭吗？”

“可以，谁敢对我们的公主说不可以？只不过今天你

表姐请客，而且……”

“妈，柏斯是我的同学，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亚伦说。

“这就好了，只是，今天的菜，恐怕不合桃丽的胃口。”

“没关系，叫厨房给我炸两块猪扒好了。”桃丽向瞧着她笑的柏斯，抿了抿嘴：“妈咪，什么时候吃饭，我想换一件衣服。”

“你喜欢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们等你，”陆太太回过头，抱歉的问：“你不介意吧！朱先生！”

“噢，不介意，我只不过是客人，我应该尊重主人。对吗？桃丽？”

桃丽瞪了他一眼，扬了扬头，转身上楼去了。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开放置便服的衣柜，翻呀翻，老半天了，才挑选了一条粉红色的裙子，是露背露臂，用两条带子吊着的中庸裙，裙的下幅有一排电脑印花的紫色兰花，这是很新潮，很性感的服装。

她洗了脸，梳好头。镜子里是清新秀丽的样子，当然，还富吸引力。

桃丽走到楼下，果然，她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艾莲走上前，拉住桃丽的手：“桃丽你这条裙子真美”

“是服装师积奇雷诺设计的，你可以找他，做同样的一件。”桃丽的态度很冷淡。

“我又不够漂亮，怎可以穿这种衣服，这是专为美人而设的。”

“美丽是没有标准的，”桃丽向着柏斯问：“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不是，朱柏斯先生。”

“你……问我？”

“这儿还有另一个朱柏斯吗？”

“当然没有。不过，你一向不喜欢跟我说话的，我没想到你会问我，使我有受宠若惊。”

“朱先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噢，是的。你说得很对！美丽是没有标准的，正如有些人喜欢路边那些不知名的小黄花，有些人喜欢玫瑰花一样，各花入各眼。”

“那末，你是喜欢不知名的小黄花呢？还是喜欢玫瑰？”

“玫瑰很艳丽，很美，只可惜太多刺了。我还是喜欢小黄花！”

“哼！”桃丽低哼一声，坐了下来，不再说话。

“可以吃饭了！”陆太太有点疑惑，她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朱柏斯，她说：“朱先生，请到饭厅吃午餐吧！”

在长餐桌上，艾莲当然和柏斯坐在一起，两个人亲亲热热，有说有笑，艾莲不停的挟菜给他。那一副情景，桃丽实在不忍目睹，她低头切着猪扒，想全心全意的吃她的午餐，可是，她没胃口，一块也吃不下去。

“桃丽，”那是艾莲柔柔的声音：“你今天胃口不好，你喜欢吃辣酱的，要不要叫人拿来。”

“不要！”

“心情不好，会影响食欲，”朱柏斯也插了嘴：“开心

点，桃丽，不要悲观！”

“谁说我悲观？我为什么要不开心，真莫名其妙。”桃丽的情绪很激动，她想骂人，想打人。

“人有时会不开心的，比如说，男朋友不听话……”柏斯笑着说。

“我没有男朋友，因为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我的男朋友。”桃丽放下刀叉站起来：“妈咪，我不吃了，我要出去走走。”

“你一点也不吃怎么行？”陆太太很担心：“去，我陪你上馆子。”

“不，我想清静一下。”

“伯母，让她去吧！”美芝了解桃丽的心事：“你不必为她担心的，如果她想吃东西，她自己会去吃的。”

桃丽推开椅子，走出去。来到花园内的车房，她开了自己那辆新买的红色跑车，飞也似的驶了出去。

桃丽走了，艾莲不再说话，柏斯也没了笑容，亚伦，美芝，陆太太，默默的吃着自己的午餐。

桃丽的汽车，毫无目的地向前驶，她心情恶劣极了，她一直驶，一直的驶，终于来到海边，她刹住了车，关了车匙掣，她由汽车走出去，直跑近水边。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为什么变了？柏斯说我悲观，我真的悲观了，过去我是很乐观的，现在为什么变得那样不快乐，为什么？”

桃丽坐在海边一块石上，她心情好烦闷，她竟然想哭，她强忍着，强忍住，终于，她再也忍不住了，掩面痛哭起来！

五

桃丽放学回家，看见客厅内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在小几上，放着一叠信件。

桃丽坐下来，翻着信，看见其中一封是艾莲的，她认得信封的字迹属于大哥。

其余几封，全是桃丽的男朋友寄来的，桃丽懒得拆开来看，把它揉作一团交给佣人。

她拿了艾莲的信到楼上，一直跑到艾莲的房间，敲了几下房门，没有应声，桃丽旋一下门球，门没有上锁，她推门进去：“表姐，表姐！”

房内空无一人，连附建的浴室也看过了，艾莲去了哪儿？

桃丽见不到房中的主人，她只好把信放在书台上，正当她把信放下的时候，蓦地，她看见书台上放着艾莲的日记。

她忽然紧张起来了，为什么要紧张？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伸手去抚摸日记本，她想把它翻开。为什么要翻开？想知道艾莲和帕斯的事，为什么要知道？连她自己也猜不到。

但是，她真的想看看。

不，不，怎可以偷看人家的日记？那是犯法的，起码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不，她警告自己，她不能这样下流。

然而，她又急切希望知道艾莲和帕斯之间的进展，他们天天相见，快要订婚了吗？

终于理智被埋没了，用她那微颤的手，翻开了日记。

……桃丽待我真好，特地为我开了一个舞会。

舞会虽然为我而设，但是可惜只有两个矮小子请我跳舞。

一切都给桃丽的光彩盖过了，看，有十几个男孩子围绕住她，抢着要跟她跳舞。而我，却被冷落于一角。

但是，我并不妒忌桃丽，因为我喜欢她，虽然，她是个刁蛮女，但是，对我却特别好，又何况她真的很美，真的很迷人，换了我是个男孩子，我也会追求她。

她脾气坏，人却是善良的，但是，我却为她担心，她不用愁没有人追求她，就怕她条件太高、太挑剔、太苛求，怕她找不到理想对象，嫁不出去。

我正在痴痴的想，忽地，亚伦带来了一个男孩子，他好象一道光，吸引住我。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他竟然请我跳舞，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舞会除了桃丽，还有别些漂亮女孩，他为什么要请我？一个英俊得出奇的男孩子，竟会接近一个好象我这样的瘦条儿。

我们跳舞，他告诉我，他叫朱伯斯，他的眼睛黑亮亮的，是一副聪明的模样，他又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交朋友？我毫不考虑的答应了！

他继续约我到花园聊天。哈！我竟然莫名其妙的跟着他走。

到花园，他坦白告诉我，他很喜欢桃丽，我听了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得起桃丽的人；女的千娇百媚，男

的俊俏风流，真是天生一对。

我问他，为什么不立刻去追求桃丽？

他对我说出了心事，他认为桃丽和别些女孩子不同；她高傲、刁蛮、目中无人，她不希罕那些容易得到的东西。因此，如果他去追求她，那末，他会跟别些男孩子遭受同一待遇，被桃丽冷落，终于遗弃。

因此，他要想一个新的计划；首先要引起桃丽的注意，进一步引起她的妒忌，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取她的心。

我认为柏斯的话很有道理，桃丽喜欢新奇，越难得到的，她越要追寻！

可是，柏斯对我有所求。他说：他的计划，必须得到我的帮助，他要我做他的临时情人。最初我拒绝他，可是，后来见他那副可怜的样子，我心软了。而且，我也实在希望桃丽得到一个如意郎君。

从此之后，柏斯每天来找我，在桃丽面前，他对我特别亲热，桃丽好象有些反应，近来，她老是闹情绪。

从前，她对我很亲密，很友善，我们无话不谈，最近，她老是避开我，而且态度很冷淡，有一天，我请柏斯来吃饭，在饭桌上，她忽然扔下刀叉跑了出去，她大概是看见柏斯对我亲热，感到痛心。

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害怕，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开心；我害怕桃丽会误会我，对我产生怨恨。另一方面，从种种迹象，我看得出她是爱柏斯的，因为，她正在恨我和柏斯，如果没有爱，又怎会有恨？

……接到表哥的信，很高兴，因为，他告诉我，一个星

期后他就会由日本回来了，我记得曾经对柏斯说过，我已经有了男朋友，我的男朋友一旦回来，那末，我再也不能冒充柏斯的情人。

我再一次提醒柏斯，追问他，他的计划为什么还没有成功？我告诉他，我的时间有限。他安慰我说，在表哥回来之前，一定可以获取桃丽的芳心。

他再三向我保证……

桃丽看完了那些日记，她用力拍上了日记本说：“好可恨的朱柏斯，我差点冤枉了表姐。”

桃丽想了想，终于拿回了放下的那封信。蹑足离开艾莲的房间，刚走到楼下，老远看见艾莲由花园走过来。

桃丽连忙走到小几旁，坐下来，喘了一口气。

艾莲走进大厅，没注意坐在一角的桃丽。

“表姐！”

“桃丽，你放学了？”

“你刚才去哪儿？赴约会？”

“不，波比生了四只小狗，我去看看。”

“波比生了？”桃丽很高兴。因为，波比是她的爱犬：

“我要去看看。嗯，这封信是你的！”

“谢谢！啊，是表哥的信，昨天刚来了一封，今天……”

“大哥是个傻瓜，对不？”桃丽说着走了出去。

柏斯、辛尼，和一群男孩子，正在打篮球。

他们玩得很开心，很起劲。

“辛尼！”

忽然，一声娇脆的叫声，在天空掠过，好迷人的声音，柏斯似曾相识。

他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来，柏斯向球场外一望，他果然看见桃丽，她穿着白色的长靴，红色工人装短裤，雪白的衬衣，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帽顶围着一条红色的丝带。

红丝带随风飘着，好俏美的女孩。

“辛尼，过来嘛！”她再次叫着。

辛尼受宠若惊，他说：“桃丽妹妹叫我，真的是桃丽妹妹叫我。”

辛尼捧着篮球，走到桃丽的面前：“桃丽妹妹，是你叫我吗？”

“嗯，你在打球？”

“是的，我们在练习。下个星期有两场球赛。”

“你打球的姿势真好，”桃丽的声音又娇又柔：“你还要练下去吗？”

“是的，我们刚开始！”

“那真可惜，本来，我想叫你陪我吃午餐的！”

“你……你肯让我和你吃午餐？”辛尼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

“是嘛！可惜你要练球。”

“球可以不练，桃丽妹妹你能不能等我一会？”

“等你练完球？不，我从来没有等过男孩子，我不能等！”

“我不再练球了，真的不再练球。我只是向他们交代一声，把运动衣换下来，须二十分钟，好吗？”

“二十分钟？不，我等不惯的，二十分钟，好难过。”

“那末，十分钟吧！桃丽妹妹，我求求你！”

“那……好吧！不过，你要快一点，过一分钟我也不等的。”

“一定，我一定准时！”辛尼跑回队友那儿，柏斯有点紧张，他连忙追问：“辛尼，她不就是亚伦的妹妹吗？”

“是呀！她就是桃丽妹妹！”

“以前你们认识的？”

“谁不认识桃丽妹妹？我还追求过她，可是她眼睛也不瞧我一下，今天上帝开恩，嗨！柏斯，你领导他们练球，今天我退出。”

“你去哪儿？”

“陪桃丽妹妹吃中饭。”辛尼抛下球便走！

“喂！等一下，”

“不能等！桃丽妹妹从来不等男孩子的。”辛尼的飞毛腿好快，他已经走进学校，不一会，他又换了一件红色的T恤走出来，直朝向桃丽的那儿跑。

“我的汽车在那边！”辛尼有点喘息。

“坐我的跑车吧！车匙给你！”

两个人上了车，汽车呼的一声开走了！

朱柏斯抱着篮球，愣在那儿。

六

艾莲进进出出桃丽的房间，已经有好几次了，桃丽忍不住问：“表姐，你蹑来蹑去干什么？我眼都花了！”

艾莲道：“桃丽，你今晚要出去吗？”

“是呀！”

“跟谁去？”

“男朋友！”

“他是不是叫辛尼？”

“哟，你的消息真灵通，我正是约了辛尼。”

“你下午不是和他一起吃午餐吗？怎么今晚又在一起？”

“不行吗？抵触法律吗？你和朱柏斯不是也天天见面？”桃丽满不在乎，她在翻衣柜。

“其实，辛尼有什么好，除了强壮，根本一点好处也没有，又不够型，不够潇洒。”

“和你的朱柏斯比呢？他是差远了，正如你说的，辛尼又没型又没款，凡人一个。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各花入各眼，表姐，我和你观点与角度根本不相同，你喜欢你的朱柏斯，我喜欢粗线条的辛尼！”

“你真的喜欢辛尼？”

“唔！我觉得他很不错。对我千依百顺，象一条哈巴狗，绝对忠心于我！”

“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柏斯？”

“妙啊！你竟然叫我考虑你的男朋友。对不起，我对人

家的男朋友没兴趣。”

“我和柏斯，不过……”

“表姐，请你出去，现在六时三十分，八点钟辛尼来接我，我现在要洗澡了！”

“你们今晚去哪儿吃晚餐。”

“法国人开的路易餐厅，那儿的焗蜗牛味道很好，你可以和朱柏斯去试试。”桃丽打开门伸出了手，“今晚见。”

艾莲无可奈何的走出桃丽的房间，她立刻打了一个电话给柏斯，商量大计。

七点半钟，艾莲和柏斯，早已赶去路易餐厅。她们叫了两杯红酒，艾莲握着酒杯，开始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不断的看腕表：“七时四十五分钟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你不是说过辛尼八点钟去接她，由陆家到这儿来，最快也要八点二十分。”

“我很心烦，很紧张，你是不是也一样？”

“我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感受，跟平常一样。”

“什么？自己所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你不担心？”

“担心些什么？桃丽又不是第一次和男孩子去吃饭。”

“可是，这一次和平常不同。以前，她一天换一个男朋友，甚至早、午、晚不同。但是，她今天和辛尼，已经吃第二次饭。”

“你不用担心的，辛尼这样平凡，桃丽不会喜欢他！”

“辛尼的确比不上你，可是，桃丽也曾说过，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始终不相信桃丽会爱上辛尼。”

“你这人真是……哎，八点十分了，为什么还不来，她不会骗我到这儿来，自己却去了别处吧！”

“我们的计划，你有没有告诉桃丽？”

“没有呀！要不要我告诉她？”

“不要，千万不要，瞧，他们已进来了！”

艾莲向门口一望，穿着鹅黄色密实裙的桃丽，娇滴滴依偎在辛尼的身边，看见艾莲和柏斯，她靠得辛尼更紧。

经过艾莲的桌子，桃丽举起手扬了扬说：“嗨！表姐，朱先生。”

也不让艾莲开口，她已经把辛尼拉到另一张桌子去。

她和辛尼一边吃晚餐，一边有说有笑，桃丽又把自己碟子的食物放进辛尼的碟子里。

任由柏斯怎样的洒脱，怎样的自信，怎样的满不在乎，看见这种情形，心里总不是味道。

“你瞧他们多亲热？”艾莲不停偷看桃丽。

柏斯故作大方，强抑自己：“社交公开嘛！在美国，男人可以吻朋友的妻子。”

“可是，桃丽一向对男孩子很凶的。”

“人是会改变的，也许，她已经转变了！”

“我就担心她改变了，爱上辛尼。”

“不会的，别紧张，等着瞧，吃东西吧！菜都冷了。”

柏斯表面装得好，其实，他心里也着实痛苦，他不停的叫艾莲吃菜，自己却吃不下。

不过，他一向逞强，不想吃，也得吃食物送进胃里，好象变了一块石头，压着他，很不舒服。

过去，柏斯很喜欢辛尼，现在，看见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柏斯控制不住自己，竟然恨他起来。

第二天，柏斯向辛尼请求暂时退出球队，理由是，身体不舒服。

“你不舒服，”辛尼说：“怪不得，你面色不好呀。”

“气色当然没有你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很开心，想不到桃丽妹妹会看中我。”

“怎会看中你？她答应和你结婚？”

“没有那么容易吧！桃丽妹妹和别人不同，追求她要多费几倍时间。我一定要加油要努力。”辛尼满脸的笑：“柏斯，我真是交上好运，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学校有多少男孩子想追求她？”

“我不知道！”

“也难怪，你是新生嘛！你有没有看清楚她？觉得她怎样？”

“看清了，美得象洋娃娃！”

“你形容得真好。她美丽、娇俏、惹人怜爱……啧啧！真是举世无双。”

“别太开心，你们一天未上教堂，她仍然未属于你的。”

“我知道，所以，我要加倍努力，追！追！追！我也知道我有很多情敌，不过，我不害怕，我有信心，我一定会逐个击败他们。”

“我恭喜你，希望你成功！”

“等着吃我的喜酒吧！”辛尼沾沾自喜：“真奇怪，你那么好看，她不选你，却选中了我。”

柏斯皱了皱眉，话也不说，走了开去。

桃丽挽着辛尼的手臂，走进仙境夜总会，她眼珠儿一溜，立刻看见穿黑泰丝西装的柏斯，和穿着绿色晚装的艾莲。

“你的好朋友也来了，过去打个招呼。”

“要不要和他们同一张桌子？”

“不要！”

辛尼很听话，他们两个来到柏斯的桌子前，桃丽嫣然笑着说：“世界真细小，我们又遇见了！”

“哎！”柏斯尴尬地一笑：“真巧！”

“桃丽妹妹，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吧！”艾莲说：“今晚柏斯请客！”

“下次我请客，”辛尼说：“今天，我和桃丽妹妹单独共处！”

“失陪了！”桃丽微笑一下，拉起她那白色的长裙，和辛尼飘然离去。

他们找到近音乐台，令人注目的桌子。

桃丽放下了白缎子晚装手袋，她又回过头去，向瞪着眼呆看的柏斯和艾莲微笑。

桃丽和辛尼；饮酒、吃饭、跳舞……跳舞的时候，桃丽故意把身体靠近辛尼。

“看呀！柏斯，你低着头做什么？”艾莲又气又急：

“你老是低着头干什么？”

“我……”柏斯揉着手，眼睛仍然看着桌面。

“你在逃避，我知道，可是，你能逃避多久？时间会令所有的事物改变，你看，他们多亲热！桃丽多娇艳，辛尼多神气。”

柏斯抬起了头。其实，他早已就在偷窥，现在，他看得更透澈了；一阵强烈的妒忌感涌上了心头，他的面色苍白了，手心冰冷了，他感到浑身不适，象要昏倒的样子。

“你都看见了吧！柏斯？”艾莲的声音相当沉重：“你还是那样满不在乎，还是那样自信？”

柏斯暗里吸了一口气，他倔强地说：“桃丽没有理由爱上辛尼！”

“当然，辛尼是无法和你比，你比他强许许多多，可是，桃丽是个很特别，很任性的女孩子，她所做的事，有时是会超乎常理的。况且，爱根本就是不讲理由的。”艾莲紧张地低叫：“你到底坚持些什么？自信些什么？你要等着他们上教堂？”

“我爱桃丽，但是，我不能做爱的奴隶。”

“那你准备做爱的牺牲者，为理想而牺牲？桃丽根本不是坏女孩，她只是任性些，你可以用爱去感化她，你总不能这样消极啊！”

“你要我怎样办？”

“把她抢回来！”

“怎样抢？”

“告诉她，你爱她，你一直爱她，把我们之间的秘密，

全让她知道。”

“不，”柏斯用力摇头：“要是她知道我的计划，她会看不起我。当她知我一直爱她，那末，她会更骄傲，更任性，她会把我压在脚下当奴隶，不，那会前功尽废！”

“我明白你的苦心，你想改造桃丽。因为太多人喜欢桃丽，因此做成骄傲自满，任性不羁，你认为只要她受点挫折，会减轻她傲气。你又认为所有的男孩子都追求她，只有你对她不睬不理，这样会引起她的注意，会对你另眼相看，甚至会向你低头？”

“是的！”

“结果又怎样？”

“我们在一起，不是曾引起她的妒忌？”

“是的，她甚至有点恨我，不过，桃丽是很倔强的，她宁愿痛苦，也不会向任何人屈服，而且可能真的以为你爱上了我，她对你已经灰心绝望了。”

“不会吧！”

“不会？你看，她和辛尼多亲热？辛尼是个体育健将，美人多数爱英雄。”

“那……”柏斯用手帕抹了抹汗。

“不要犹豫了，把真相告诉桃丽。”

“过……几天好吗？”柏斯心事重重。

“我不能等太久，因为大伟很快就要回来了。大伟回来后，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你的计划始终要揭露。”

柏斯低下了头，吐了一口气。

“柏斯，事情不能再拖，你要快些决定。”

“你能帮我最后一次忙吗？”

“可以，只要大功还未回来，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请你代我向桃丽打听打听，看看她对我的感觉怎样？”

“然后呢？”

“我会约会她！”

“那好极了，要不要我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桃丽。”

“不，让我自己来说。”

“有勇气吗？要不要我从旁相助。”

“当我和她面对面的时候，我会单独应付一切的。”柏斯说道：“我不是懦夫，我只是太重视这份感情！”

“这就好了，我预祝你成功。”

“谢谢！”

七

艾莲走进桃丽的房间，桃丽正在整理书籍。

“今天为什么不出去玩？”

“刚考完大考，想休息一天。”

“快放假了吧？”

“快了！”

“桃丽，我想跟你谈谈，你能不能坐下来。”

“我一面收拾书本，一面听你说，彼此没有冲突的。”

“我希望你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谈。”

“有那么严重吗？”桃丽放下书本，一本正经的坐在艾

莲的对面：“表小姐，有什么指教，请说！”

“我……”艾莲忽然矛盾起来，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话。

“噢，怎么不说了，害羞吗？”桃丽低着头看她：“你不是要告诉我，你快要结婚吧！”

“桃丽，你不要误会，我只不过想问你，你对柏斯的印象怎样？”

“我记得，你好象已经问过我了！”

“也许是吧！今天……我想听清楚你的意见，你认为朱柏斯这个人怎样？”

“他？唔！”桃丽侧着头想：“他还是个大学生，当然年青，他爸爸是美国侨领，店子数之不尽，当然富有，他是大学里的美男子，当然英俊。一个年青、英俊、富有的男孩子，还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你对他的评价真的这样好？”

“以事论事嘛！”

“那么，你的意思是……”艾莲充满喜悦：“你喜欢他？”

“如果他要做我的表姐夫，我不会反对！”

“桃丽，你想到哪里去了？”艾莲非常焦急。

“你和柏斯要好，那是人所共知的，由朋友到爱人，由爱人到夫妇，这是正常发展，怎样？”桃丽逗着她：“快请饮喜酒吧！”

“桃丽，你……”艾莲本想说出一切，可是想到柏斯的叮嘱，她又忍住了：“你误会了我了，我……”

“我误会你什么？”

“将来你会明白的。”艾莲加上一句：“你很快就会明白。”

“我明白，快要做新娘子了，当然怕难为情，好，我不再取笑你，行了吧！不过，我先此声明一下，将来你和柏斯结婚，我一定要做你们的伴娘。”

“不要把我和柏斯拉在一起，桃丽。假如有一天你和柏斯恋爱……”

“嘘！请把话收回！”桃丽两手一挡：“我们这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知道你和柏斯的事，我桃丽就算九十岁没人要，我也不会那么卑鄙，抢表姐的爱人。”

“柏斯根本就不是我的爱人，我和他根本不相干，我和他根本……”

“好了，好了，你们根本不相识，满意了吧！”

“桃丽，你真的认为柏斯条件不错吗？”

“唔！很标准。”

“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因为你是喜欢他。”

“照你个人的感觉呢？我要你单独观察他，不要把我拉进去。”

桃丽托起腮帮子，两只黑漆漆的眼珠滴呀溜：“啧啧！总算个人才吧！”

“那就好了，你……”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佣走进来，她说：“表小姐，你的长途电话，已经插线到你的房间。”

“我先去听电话，回头再来。”艾莲拍了拍桃丽的手，匆匆忙忙走出去。

桃丽望住她的背影，掩嘴而笑。

过不了多久，艾莲喜洋洋，气喘喘的走进来：“桃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不是要结婚吧！”

“你这丫头……我跟你说正经话，你大哥明天回来了！”

“真的！”桃丽拍着手掌：“大哥回来真好，他会带许多礼物回来。他去的时候，我给他开列了一条长单。”

艾莲靠近窗框，沉默了好一会，她忽然问：“桃丽，给我一点意见，你认为是明天穿什么衣服去接飞机好呢？”

“你有那么多新衣服，喜欢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你现在这样时髦，恐怕大哥认不出你了！”

“你是不是认为我最近打扮得有点过份？”

“怎么会？如果你还是穿以前的老式衣服，那你就追不上柏斯。”

“我不管柏斯。只要大伟喜欢就行！”

“天，女人就是这样善变，可怜的男人们。”桃丽耸一下肩：“你这样一脚把柏斯踢开，他会多伤心。当心啊！说不定柏斯会为你自杀呢！”

“你不要胡扯，给你大哥听到了可不是玩的。”

“表姐，你坦白说，你到底喜欢大哥，还是朱柏斯？”

“我这副样子和朱柏斯配么？丑女配美男，结果会怎样？”

“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柏斯喜欢你就行了，管他配不配？”

“我很自量的，就算是柏斯肯爱我，我也没有勇气去爱他。我不喜欢看悲剧，我更不会置身于悲剧里面。”

“奇怪，你们过去不是顶要好的吗？”

“其中当然有原因，你想不想知道？”

“我真的有点好奇。”

“要想知道其中详情，今晚你去下面的沙滩，我们常常去的地方。”

“去那儿做什么？”

“你会见到柏斯，你会知道一切。”

“我和你一起去？”

“不，你一个人去，柏斯在那儿等你！”

“我不去！”桃丽摇摇头：“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和他单独见面。”

“你说过你好奇！”

“是的！但是，只可以适可而止，我没有理由和你的男朋友单独约会，除非你一起去。”

“我不能去，而事实上，这件事根本与我无关。桃丽，柏斯想见你，他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过去，我们一见面就吵，也吵够了！”

“你们不应该吵，桃丽，今晚你非赴约不可。”

“我不去！”

“我求求你！看在我的份上。”艾莲拉住桃丽的手：

“去见柏斯一次，大家谈谈。以后你喜欢怎样，我绝不怪你。”

“我永远不准朱柏斯踏入我们陆家，你也不会怪我？”

“不会，绝对不会。”

桃丽心里想：朱柏斯，过去你请般戏弄我，今晚报仇的机会来了，哼！等着瞧吧！

“桃丽，”艾莲催促着：“你答应不答应？”

“好吧！我去见他一次！”

“那好极了！”艾莲开心得抱住桃丽。

一朵胜利的微笑花朵，在桃丽的俏脸上绽开了！

× × ×

桃丽朝沙滩走，她是怀着胜利者的心情来的。

红色，代表危险，代表热情，同时，也代表了胜利。

桃丽穿了一袭红色的轻纱长裙，裙袂在海沙上飘曳着。她迎着晚风站在海边，美得象海神。

“桃丽！”

好熟识的声音，桃丽回过头去，看见穿全套白色牛仔装的朱柏斯。

看来，他瘦了！

“嗯！”桃丽轻答一声，又回头面对大海。

柏斯轻轻走到她身边，温柔的问：“对不起！我迟到了！”

“怎算迟？现在还不到八点钟。”桃丽的声音很冷。

“桃丽，我……”过去，柏斯总是很自负，凡事满不在乎似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今晚突然紧张起来，连心里想好的

话，也说不出口。

“有什么话请快说，你知道我很忙的，我未来的表姐夫。”

“你刚才叫我什么？”

“表姐夫！”

“你误会了，我和艾莲，不过是普通朋友。”

“我误会？那我全家都瞎了眼，你每天给表姐送花，送香水，送糖果，送礼物。天天和表姐去看戏，吃饭，跳舞，你们那样亲密，还能算是普通朋友？”

“我们，不过是演戏。”

“演戏？演给谁看？”

“给你看！”

“给我看？为什么，你和表姐要好，又关我什么事？”

“想引起你的妒忌。”

“你……你利用了表姐，伤害了她的感情。”

“我没有利用她，我是先征求了艾莲的同意，才进行我的计划。”

桃丽道：“你有什么计划？表姐和你合谋干了些什么事？”

“我亲近艾莲，无非想引起你的妒忌。”

“我为什么要妒忌？”桃丽一声冷笑。

“有爱，就会妒忌，我希望你也象我爱你一样爱我。”

“你爱我？”桃丽回过头去：“刚才你说你爱我？我不是耳朵坏了吧？”

柏斯避过了桃丽的目光，因为她正在迫视他。

“是我听错了！”桃丽吐了一口气：“你爱的是艾莲，怎么会是我？”

“不，桃丽。”柏斯情急地拉住她的手：“我是爱你的，艾莲和我根本不相干。过去，我们假装要好，无非想刺激你……”

“我明白了！”桃丽把柏斯的手轻轻拉开：“你知道我的大哥要回来，你失去表姐，所以转移目标。你这个人真卑鄙，爱完一个又一个。”

“不，不，我从来没有爱过人，不管是艾莲或者别一个女孩子，从未恋爱过。”柏斯很焦急：“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爱我？你骗三岁小孩子？”桃丽面色一变，语调好强硬：“你会对一个你所爱的人那样残忍？”

“我残忍？”

“你每次到我家看表姐。看见我，总会说些刻薄的话，取笑我，令我难堪。”桃丽回想起来，不由得怒火狂燃。

“是我错了，我以为那样会引起你对我的注意，我想错了！”

“你既然知道错，那就算了！”

“你肯原谅我？”柏斯喜形于色。

“看在表姐份上，原谅你！”

“桃丽！”柏斯去拉她的手。

桃丽连忙避开了，她问：“你要干什么？”

“桃丽，”柏斯的眼睛满是迷惑：“你不是已经原谅了我么？”

“是的，”桃丽一转身：“再见！”

“桃丽，桃丽，”柏斯追上来：“你怎样了？”

“你要怎样？”

“你既然不再对我生气，那末，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我们之间，根本无话可谈。”

“那……”柏斯的心往下沉：“我们以后的生活怎样过？”

“我们还会有以后么？”

“你？……”

“经过今晚的交谈，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完了！以后我们各不相干。”

“桃丽，”柏斯的声音很微很微：“你打算离开我？”

“我们根本从未在一起！”

“你不爱我？”

“我没有理由爱你。”

柏斯呆住了，他象沉到无底深渊：“可是……可是你曾经向艾莲表示过你对我的评价。”

……“你很有条件，这是实话。但是，事实上条件好的人很多，我总不能爱上每一个。”

柏斯闭一闭眼睛抚住了额角：“你不爱我，是因为你爱上辛尼？”

“我不爱你，和任何人无关。就算我不爱辛尼，我也会爱别人，追求我的男孩子很多。”

“你从未考虑过会喜欢我。”

“你也不见得喜欢我吧！”

“我喜欢你，也爱你！”柏斯再也强不起来了，他近乎于哀求：“自从那天舞会之后，我已经爱上了你，桃丽，你能不能也爱我一点点。”

“那真叫人难相信，象你这样自负的人，又有一大群女孩子包围你，你不去爱她们，反而来爱我？”

“桃丽，请你相信我，我是真心爱你的。”

“恐怕，”桃丽由头到脚的打量柏斯：“你又在进行另一个计划吧！”

“桃丽，你……”

“这一次，你又想利用我捉弄谁？”

“你要我怎样做才能相信，要我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桃丽轻轻的笑：“那太没有男人气概了吧？”

“你既然喜欢英雄，那我就表现一些男子气概吧！”柏斯出其不意的拉了桃丽一把，桃丽猝不及防，整个人倒在柏斯的怀里，柏斯紧拥住她，两片厚嘴唇直压在桃丽的小口上。

桃丽的心房卜卜直跳，她感到自己很软弱，很迷惘……然而，正当柏斯全份感情投入的时候，突然他痛叫一声，桃丽用力把他推开。柏斯用手抚住嘴唇，他的唇正在滴血。

桃丽看了，呆一呆。柏斯咽了一口气，嘶着声音问：“你真的这样恨我？”

桃丽的心是慌乱的。可是，她昂一昂头说：“你不配我去恨，也不配我去爱！”

桃丽说完，转身便走。

柏斯没有叫住她，没有追她，他仍然用手按着嘴唇，但是他身体上的痛还比不上他心里的痛。他霎一霎眼睛，流下他自懂人性以来的第一颗泪。

八

柏斯的失意，落漠，消沉，跟喜悦，活跃，开朗的桃丽，成一反比。

柏斯没有再到陆家，没有找桃丽，没有找艾莲，没有找亚伦。

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柏斯整天躲在房间里，不言不笑，连一天三餐，也在房间解决。

他的外婆可担心了，一天进房间几次慰问：“柏斯，你瘦了许多，面色也不好，到底是不是病了？”

“我想是吧！”

“你这孩子，怎么病了也不看医生，”外婆站了起来：

“我立刻去请医生！”

“不要，婆婆。”柏斯拉住她：“医生医不好我的病。”

“你怎样了？别吓我啊！”外婆面色都白了。

“婆婆，我想回美国去！”

“为什么？你不喜欢婆婆？”

“不，婆婆，我喜欢你，我准备回美国替你办手续，申请你也去美国。”

“你不喜欢香港？”

“这儿令我痛苦。”柏斯把脸伏在手臂上。

“你爸爸是因为你喜欢香港，所以才把你送回来，你回来还不到半年，为什么又厌倦了？”

“我不是不喜欢香港，是没有勇气留下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乖孩子，告诉婆婆！”

“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柏斯抚着嘴唇上的疤痕：

“但是她不爱我。”

“啊！”外婆点一下头：“也难怪。孩子，婆婆了解你，反正放暑假了，回美国玩玩也好。”

“我走了，不想再回来，婆婆，你和我一起去美国吧。”

“那女孩子我见过没有，是哪一家的？”

“她是亚伦的妹妹，你从未见过。”

“我虽然从未见过她，可是，我也可以想象出她一定很有吸引力，因为能够令我们家柏斯这样神魂颠倒，实在不简单。”

“婆婆，别再提她，我心痛。”

“唉！年轻人。”外婆摇一下头：“我和你公公结婚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他是肥是瘦呢？我们从未恋爱过，也从未心痛过。”

“婆婆，我很闷，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

“好，好，我什么都依从你。”外婆摇着头走出房间：

“你不肯交女朋友，我为你担心，你交上女朋友了，想不到更令我担忧……”

一星期后……柏斯坐在花园的台阶上，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一个桃丽，又另一个桃丽。

园子里响起了脚步声，他抬头一看，看见匆忙而来的亚伦。

“柏斯！”

“你来了真巧，我正想打电话向你告别！”

“柏斯，”亚伦跟他坐在台阶上，他问：“婆婆打电话叫我来的，她说你要回美国去。”

“是的。”

“为什么？你不是经过很多困难才说服你的父母，让你回香港读书？现在你是学校的高材生，我们需要你。又是好球员，球队需要你，你为什么说走就走，毫不留情？”

“我有苦衷。”

“到底为了什么？”亚伦关切的问，他们毕竟是好朋友。

“我失恋了！”柏斯垂头丧气。

“失恋？对了，自从大哥回来，你就没有到我们家，是不是表姐跟你分手了？”亚伦摇摇头问道：“你这样无精打彩就为了表姐，值得么？”

“我和你表姐根本毫无关连，艾莲没有告诉你，桃丽没有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谁都知道你和表姐要好，你还说没有关连。”

“我和艾莲一直在演戏，一切全为了你的桃丽妹妹……”柏斯把一切告诉亚伦。

“我早就认为你和桃丽天生一对，你们无论哪一方面都很相配。我发觉桃丽也很喜欢你，你向她说一声，表示一

下，我担保你赢得美人归。”

“我什么话都说了，也表示过了，可是，我得到的是破了的嘴唇。”

亚伦一阵哈哈的笑：“这小辣椒，的确很难搞。可是我想不到她会这样，可能是打者爱也这一类吧！”

“哈，”柏斯一声苦笑：“她说：我不配她爱，也不配她恨。”

“你们就这样……”

“她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也完了！”

“你回美国，完全是为了她。”

“过去，我看见那些女孩子老缠住我，我心里就厌恶，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和女孩子恋爱的了。后来认识桃丽，我不单止不觉得她讨厌，而且每天一有空闲就想到她，甚至她刁蛮起来发脾气样子，我也感到可爱。我恋爱了！可是，我怎样也想不到，爱人是那样痛苦的，我想，我今后一辈子真的不再恋爱了！”

“你回美国，有没有告诉桃丽？”

“没有。我想过了，如我向她道别，她会说：你告诉我干什么？你以为我会给你送机？自作多情。”

“你似乎很了解我妹妹。”

“是的，我逐渐了解她，她是个骄傲，令人心痛又娇憨可爱的女孩。”

“你既然开始了解她，为什么不继续探讨？”

“算了，亚伦，经过这次，她会瞧不起我，会认为我虚伪奸诈，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是白费心机。”

× × ×

“桃丽，你忙些什么？”

“选衣服呀！二哥，你说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好？工人裤？吊带裙？中庸装？长裙？……你怎么老是不说话？”

“你要出去？”

“嗯！你没有看见我已经打扮好了吗？我，是想换另一件衣服。”

“你身上的衣服不是很好吗？你和谁出去？”

“罗拔。噢！不，是史提夫。”

“你又和那班人来往？辛尼呢？”

“分手了！他迫我结婚，自作多情。”

“这一大班男孩子，你到底喜欢谁？”

“我谁也不喜欢，只是大家玩玩。”

“你连朱柏斯也不喜欢？”

桃丽一皱眉：“你为什么突然提起他？”

“听说柏斯很爱你！”

“我恨死他！”

“为什么？”

“你不知道他利用表姐戏弄我？”

“你误解了他，他并没有戏弄你，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为了爱你。”

“他爱我？如果他爱我，这些日子，他不会连人影也不见。”

“原来你也想念他！”

“我可没有说过想念他。但是他做了错事，应该诚诚恳

恳的向我道歉！”

“他没有勇气来，而且，他也没有空。”

“他在忙些什么，又去捉弄别一个女孩子？”

“他忙着回美国。”

“放暑假了，回家跑跑也好。”

“他这一次回美国，不会再回来了！”

“什么？”桃丽呆一呆。一会，她摇一下头说：“他会回来的，他抛不下他的婆婆。”

“他已经说服他婆婆一起回美国，他正为她办手续。”亚伦恳切的说：“桃丽，你听我说，我始终认为你和柏斯十分相配，你们天生一对。而且，他又是那样爱你，不管他做了些什么，也许他真的做错了，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真的很爱你。桃丽，人在时你不懂得珍惜，一旦他走了，再不回头，你就会后悔莫及。”

桃丽突然好象失落了什么，她感到慌张，她连忙问：“柏斯什么时候回美国？”

“明天！”

“明天？”桃丽叫起来：“他现在在哪儿？”

“在他家里！”

“他家在哪儿？”

“浅水湾……”

亚伦刚说完地址，桃丽便抓起车匙，直冲出去。

“桃丽，桃丽，你去哪儿……”

桃丽跳上汽车，发动马达，跑车象火箭一般飞去，过不了很久，桃丽已经到达朱柏斯的家。

她跳下车，按了铃，喘着气，跺着脚焦急万分。

好一会，一个佣人来开门。

“请问你朱柏斯在家吗？”

“你找少爷？他去了沙滩，我去把他找回来。”

“谢谢你，我会自己去找……”桃丽沿着小斜坡跑下去，不一会，她看见静静的海滩上有一个蓝色的影子，那厚厚的背，长长的腿，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继续走下去，来到柏斯的背后。

柏斯出神的看着大海，桃丽在他身后等待着。

柏斯偶尔回过头，竟发现了桃丽。

他呆着；然后拉拉衣服，掠掠头发。

“为什么不说话。”桃丽轻声问。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柏斯垂下头：“我怕又会惹你生气。”

“我不喜欢颓丧的男孩子。”桃丽说：“过去你的神气，你的自信，你的优越感，怎么全消失了？”

“在你的面前，我神气不起来。”柏斯抚一下嘴唇：“我已经受过教训。”

桃丽走上前，用软绵绵的小手指按一下他的唇，音调软得令人心甜：“还痛吗？”

他摇一下头，鼻一酸几乎想哭。大男孩也有软弱的时候。

桃丽踮起足尖，在柏斯那曾经被咬破的唇上轻轻一吻。

柏斯想伸手拥抱她，可是终于停住了！

“你真的那样铁石心肠，真的这样讨厌女孩子？人家已

经亲了你，你竟然……”

“桃丽，请你不要戏弄我。”

“戏弄你？我才不喜欢你那一套。”

“都是我不好，桃丽。我走错了方向……”

“过去的别提了！”桃丽用手掌按住他的嘴：“我是来算新帐的，那晚在海边，你说过爱我的，现在你一声不响的把我抛下来回美国去，还说什么爱。”

“桃丽，”柏斯捉住她的手：“那天你咬了我一口，我还以为你不爱我呢！”

“刚才我不是亲了你吗？还不算数？”桃丽呶起了小嘴。

“只要你爱，我愿意给你咬一千次，一万次。”柏斯把桃丽拥进怀里。

“没出息！”桃丽白了他一眼，那模样儿又俏皮又娇俏。柏斯真的英雄难过美人关，他情不自禁的吻了桃丽。

这一次，柏斯的唇没有被咬破，桃丽也柔顺了！柏斯好开心，整个抱起桃丽转了几个圈，桃丽嚷着：“放开我嘛！你都快要回美国了……”

“我哪儿也不去，有桃丽妹妹在的地方，也有我在，我们不分开、永远不分开……！”

依 兰

依兰是个很自负的女孩子。

她当然有自负的理由，她功课好；十八岁就是个预科生，她聪明，刚过了十八岁就领了私家车和电单车的车牌，她漂亮，是李家之花，同时也是学校之花，她上面的五个姐姐比不上她，学校的女孩子也难以与她比美。她命好，因为她出世的时候，她爸爸赚了大钱，连重男轻女的奶奶也疼爱她，说她福气大，带来了李家唯一的小弟。

在许多因素下，依兰变成了目中无人。

她对女朋友还算好，对男孩子，可就凶了。

她念的是贵族女校，没有男同学，但同学的哥哥，她自己的表哥，亲戚，邻居全都追上来了。

越多人追求她，她就越骄傲。

不过，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是很奇妙的，谁也不能永久雄霸天下。

她邻家，有新住户搬来了，听说新业主是个很有名气，很够资格的医生，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主人早就去世了，他为了疼孩子，一直没有续娶。

依兰是个好奇，又喜欢凑热闹的人，看见有人搬家，就走到门口看。

“依兰，”突然有人在叫她。

依兰回转头，看见同校同学霍艾美。

“艾美，今天是你搬家？”依兰走过去拉着她的手。

“我们以前住在九龙塘的，三个人住三层楼，地方好大，有时候爸爸和哥哥出去了，佣人又躲起来偷懒，我一个人好怕。”艾美在诉苦：“这里倒好，三千呎面积的地方，不大不小，想不到我们竟然做了邻居，那真是太好了！”

“其实这儿环境不错，背山面海，下面还有一个供我们大厦用的泳池。”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上课。”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我和几个工人。家什杂物什么东西都由搬运公司负责。”

“那你爸爸和哥哥呢？”

“爸爸在诊所忙，一天的病人很多，预约得密麻麻，至于我的哥哥，已经进入实习期，他也很忙。”“实习什么？”

“我哥哥是个医科实习生，快毕业了。我爸爸很需要他的帮忙。”“一门双杰，啊！”

“一门三杰，将来我也要学医。”

“有那么多医生做我们的邻居，以后我妈妈的头痛呀、胃痛呀！可不愁没有人理她。”

“你不是有两个姐夫也是做医生的吗？”

“远水不能救近火嘛！”

“你妈妈的身体真的那么坏？”

“其实她什么病也没有，只是喜欢担心这样，担心那样，小弟功课不好，她就头痛，我的姐姐和姐夫吵吵嘴，她就担心得胃都痛了！”

“你妈妈真好，老关心儿女。”

“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可惜！”艾美垂下了头：“我没有妈妈。”

“噢！对不起！艾美。不过没关系，你可以把我的妈妈当作你的妈妈！”

“她有六个女儿还不够。”

“妈妈常常说，女儿越多越好，因为女孩子体贴又善解人意，不象男孩子那样调皮。”

“我爸爸却喜欢男孩子。”

“你爸爸疼你哥哥不疼你！”

“爸爸不是不疼我，不过哥哥才是他的命根。”

“那太不公平了！”

“其实，爸爸疼哥哥也有道理，哥哥比我聪明，又用功读书，我哥哥很好看的。”

“是吗？”依兰全不在意的说道：“你也很好看呀！”

“我和哥哥不同，我象爸爸，哥哥象妈妈，妈妈是一个美人，好美好美。”

“有多美？倾国倾城？”

“你看见我哥哥就知道了！”

“我对男孩子没兴趣，来，艾美，今天反正我有空，我来帮手搬家。”

李家的女佣开门走出来说：“六小姐，太太请你回去吃午饭。”

“叫太太先吃，我现在忙着。”

“等我大哥回来，我们一起出去吃！”

“你告诉太太，我不吃午饭了，用不着留菜。”

佣人进去，一会，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走出来，他胖胖的，很好玩。

“他是谁？”艾美问。

“我家的继承人。”依兰把胖男孩拉过去：“小弟，快叫艾美姐姐。”

“艾美姐姐，”小弟拉依兰的手：“你们是不是上馆子，我也去！”

“你去？也行，不过你得帮忙做事。”

“做什么事？”

“搬家！”

“好啊！”小弟拍着胖手，把头探望霍家：“好美啊！”

“依兰，你进来，看看我们的室内装饰，值多少分？”

依兰随着艾美走进去，一个长形的大厅，地下铺了一层厚厚的，蓝色的地毯，墙上是浅蓝印金色兰花的墙纸，客厅的一端，用通花屏风间着，里面是一个奶黄色的饭厅，饭厅和客厅之间，有一个白色的小酒吧。饭厅的全部家什是奶黄色连窗幔也配上奶黄。至于客厅，家具是纯白色。白色落地窗纱，外面是蓝色的天鹅绒窗幔，设计很清雅，很幽美，依兰尤其喜欢露台外面的蓝玫瑰。

“是不是素了点？”艾美问。

“不，”依兰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大大的水晶灯：“很高雅。”

“我爸爸的房间是灰色和枣红色，我的房间全是粉红色，大哥的房间是白色和蓝色。”

“你大哥的房间为什么和客厅同一色素？”

“因为整间屋子都是我大哥设计，他画好图表交给装修公司的。”

“你大哥还学室内设计？”

“他是无所不能，你看那白色的音响器材套柜多别致？”艾美指指点点：“还有那些壁灯和墙画，全是大哥订购回来的法国货。”

“你似乎很崇拜你的哥哥？”

“唔！”艾美笑一下：“他英俊、聪明、能干，有判断力，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男孩子。”

“可惜，你是他的妹妹。”

“那我只好羡慕别的女孩子。”艾美和依兰把一些古董和小摆设放在一个装饰架上。

“你哥哥有没有女朋友？”

“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经常有不少女孩子找他，可是，从未见他在我和爸爸的面前，提起过任何一个女孩子。”

“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子。”

“他说过两点钟就回来。小弟，替我把洋娃娃放进那粉

红色的房间好不好，等会儿我请你吃雪糕。”

× × ×

搬运公司的人全走了，佣人做清洁工作，艾美，依兰和小弟在布置四个房间（其中一个客房）把他们忙得头发蓬乱，脸上给汗水全淹满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穿白衬衣，白长裤，白袜白皮鞋的高个子大男孩走进来他到处的打量说：“都布置好了？”

“大哥，你回来了，我们饿死啦！”艾美跳起来说。

“我下午放假，因此迟了下班。”

艾美把依兰拉到她大哥的面前：“大哥，这是我的同学——依兰。”

“欢迎你！”他毫不在意，甚至没有伸出他的手来。

依兰可看呆了，一张好有个性的脸，英挺、秀气，充满活力。他很高大，很结实，他象一个明星，也许象两个明星，或者是三个，总之，所有的优点全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叫什么名字？”依兰低声问艾美。

“霍嘉文！”

“没有英文名字？”

“有！但是，他很少用，他喜欢妈妈给他改的名字。”

“孝顺仔？”

“百份之一百。”

“你妈在生一定很疼他？”

“疼死了！”

“艾美，艾美，”嘉文在那边叫道：“我们该走了吧？”

“走？”艾美和依兰咬耳朵兴致正浓，根本没听进嘉文的话。

“你刚才不是嚷着叫肚子饿？我们现在就去吃午餐。”

“依兰和她的小弟帮我搬家的，我可不可以请他们一起去吃午饭？”

“当然可以？”嘉文说：“我先走，我把汽车从车房开到楼下。”

嘉文说走就走，也没有多看依兰一眼。

艾美放好唱片，她说是新买的，很心爱，因此特地把它放进睡房：“小弟，别搞那些花，我哥哥的汽车来了，我们要赶快下楼。”

“艾美，我想……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艾美嚷叫起来：“已经快三点钟了，你肚子不饿？”

“我可以回家去！”

“但是，你并没有叫家人留菜。”

“只要我肯吃，妈妈会亲自下厨给我煮。”

“刚才我们不是说好的吗？”艾美拉着她的手不放：“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姐姐，”小弟也缠着：“艾美姐姐答应请我吃雪糕的。”

“家里也做了一筒雪糕。”

“我不要家里的雪糕。”小弟吵着：“我要上餐馆吃！”

“那你跟艾美姐姐去。”依兰拉开艾美的手，把小弟推到她面前：“麻烦你照顾他！”

“依兰，到底为了什么？”

“汽车响号角了，你哥哥在催你，你还是赶快去吧！”

依兰说完，匆匆离去，并且回到自己的家。

艾美毫无办法，依兰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她只好和小弟到楼下。

嘉文的金色平治大房车在等着，车门也开了，看见艾美，他问：“为什么那样迟？下午茶的时间也快到了！”

“还有些东西未收拾好嘛！”艾美和小弟钻进车厢。

“你的女同学呢？”嘉文没有立刻开车。

“她回家去了。”

“人家帮你搬家，你连饭也不请人家吃一顿？”嘉文在怪责妹妹。

“是她自己不肯来。”艾美已经满肚子不是味道：“我有什么办法？”

“我可以代表我姐姐。”小弟说：“我一个人可以吃两份餐。”

“这男孩很有趣，胖胖的。”嘉文向他笑了笑。

小弟也向他笑，小弟说：“别笑我姐姐，她是我们家的女皇帝，她不高兴，谁也劝不了她。”

嘉文想一想，开车了！

二

从此以后，艾美和依兰一起上学，一起下课，有时候艾美坐李家司机开的车，有时候，依兰又会坐霍家司机开的车，偶然，嘉文也会开车来接她们。

遇到嘉文来的那一天，依兰总是推说有约，一个人走开了。

“你的女同学好象有很多约会，我每次来，她总是说要赴约。”

“她是我们的校花，追求她的人很多。”“一个滥交的女孩子？”

“我从未见她 and 任何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我们班里的同学，有不少哥哥追求她，约会她，她没有一次答应。”

“可是，她刚才分明说要赴约。”嘉文一边开车一边说：“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也感到很奇怪，你每次来接我，她总是不肯上车，平时，我们都是一起回家的。”

“是不是她不喜欢坐我的汽车？”艾美想一想说：“她可能不喜欢你的人。”

“不喜欢我？我可没冒犯她。”

“真的，她真的不喜欢你，我记得，我们搬家的第一天，我和她约好了一起吃午餐的，后来你回来，她就不肯去了！”

“提防我？我又不是贼！”

“她提防你，是因为你是男孩子。”

“她担心我会象其他的人追求她？”嘉文锁好车门笑起来：“不会，绝对不会，我只是把她当妹妹，因为她是你的同学，我们又是邻居。”

艾美跟在嘉文的身后，边走着边看人游泳：“大哥！”

“嗯！”“你有没有看清楚依兰？”

“我从未注意她！”

“你留心看她，她很美丽，很迷人。”

“她还是个孩子。”

“不小了，十八岁啦！”

“艾美，你知道吗？我比你大五岁，而你又比她大一岁，我一共比她大六岁。”

“大六岁就不可以P·T？” “什么P·T？”

“书呆子。P·T就是拍拖。”

“拍拖？” 嘉文哈哈的笑，他那英俊的脸和高大的身形，吸引了泳池内的女孩的：“她不是我理想对象。”

“你喜欢那些大肉弹？其实依兰身材也很好。”

“你误会了，我说的是思想，不是肉体，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清秀的女孩子。”

“依兰很清秀，很美丽，样子很甜。”

“她太小了！” 嘉文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怪人，连她有多少只眼睛都不知道，就老是说不适合了。” 艾美嘟起了嘴：“如果她做我的嫂嫂就好了！”

“你真的很喜欢有一个嫂嫂，好，我就给你找一个来。”

“你，你已经有了爱人？”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因为我在学校里有很多女同学，现在在医院里，也有许多护士和实习医生喜欢我，有时候，我也会和她们吃午餐，甚至参加舞会，你说，她们算不算是我的女朋友？”

艾美道：“大哥，你说到哪里去了，我问你有没有爱人？”

“没有，今天仍未有，但是，我不敢担保明天，朋友可能会咸爱人。”

“爸爸希望你结婚，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不知道？爸爸前后已经跟我说过几十次了，爸爸年纪大，生活寂寞，他渴望家里有孩子，他想做祖父想得连在梦里也会叫出来。”

“亏你还是个孝顺的儿子，你根本就与爸爸不合作。”

他们边说边走，已回到家里。

嘉文放下外衣，他坐下来，长腿一伸两只手合着顶在额下：“我还没有毕业，怎可以结婚？”

“你还有一年就可以挂牌行医，现在交女朋友，明年结婚，就最适合不过。”

“我还要去英国留学，结婚的事，非要再等三年不可。”

“三年后依兰二十一岁，这是最好的结婚年龄。”艾美数着手指。

“你这傻孩子。”嘉文捏一下妹妹的脸：“无论怎样算，我也不会和你的同学拍拖，她太小，太小了！”

“你不喜欢依兰，算了！反正，人家也不一定喜欢你，追求的人一打又一打。”艾美低哼一声：“既然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你就带一个女朋友回家来，在我和爸爸面前威风一下。”

“好吧！”嘉文站起来走出露台看他的蓝玫瑰：“星期六

我会带一个女朋友回来，你要瘦的、肥的、高的、矮的？”

“瞧你多生气？好象全世界的女孩子都要喜欢你！”艾美老大不服气：“你有本领的，就带一个比依兰更好看的回来。”

“那可难！我根本没看清楚你的依兰。不过，我一定会带一个漂亮的回来。”

× × ×

艾美和依兰先后由泳池爬上来，艾美吐着气，整个人倒在一张睡椅上。

“你这个人真没用，游了一个钟头水就倒下来喘气。”

“谁象你，壮健得如同一条牛。”

“嘿！亏你家里还有两个医生呢，”依兰把一瓶开了的汽水递给艾美：“看你，骨瘦如柴，好象没饭吃的。”

“就是我家里一个医生把我气成这样子的。”

“谁？”依兰坐下来，披上毛巾衣。

“我大哥。”

“他怎样了？”

“前天他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

“你大哥有女朋友？”依兰嘴里的吸管落下，她呆一呆：“怎么一直没听你提起？”

“大哥的女朋友？别说我不知道，就连大哥本身可能也不知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你大哥就那么糊涂，连自己的女朋友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他喜欢的女朋友他也不会带她回家。”

“金妮和大哥算不了什么，虽然他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不过，我大哥不一定就喜欢她的，象她那样的女孩子，我大哥有很多。”

“那……”依兰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你大哥带她回家做什么？”

“是我迫出来的！”

“什么？我简直不明白。”

“都是因为你嘛！”艾美就是喜欢嘟嘴。

“为我？”依兰愕然指一指自己：“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来？”

“我们是好朋友，我又一向喜欢你，因此，我很希望你将来做我的大嫂……”

“艾美，你……”

“让我说完嘛！其实，你和大哥是很配的，可是，我大哥老是说你是小孩子，他表示一直把你当妹妹，我可生气，跟他吵，我说：他要是本领的，就把一个比你更美更好的带回来！”

“于是，他真的带一个漂亮的金妮回来？”依兰心里，有一份落漠的感觉。

“她不错很漂亮，但是没有你漂亮。”

“那只是你的偏见。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而金妮不是。”依兰说了公道话。

“我偏见？”艾美由睡椅上霍地弹跳起来：“她漂亮不漂亮，那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反正和我哥哥来往的人就不会太丑，最重要的，是她狡猾，她虚伪，她造作。”

“你轻声点行不行？人家都往我们这边瞧。”依兰压着声音，艾美吐了一下舌头，大大的喝了一口汽水。

“你说她狡猾，虚伪那太严重了吧！你和她才只见过一次面，你又不了解她。”

“我从她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艾美翘一翘嘴。

“你还会看相？”

“别忘了我比你大，知道的比你多。”艾美用手向依兰一指，示意叫她不要多说，“那天金妮来吃饭，对着我，爸爸和哥哥，又娇又弱，说话也是慢吞吞的，温柔娇俏到不得了，人也嗲得人心甜，我大哥就喜欢这一套，说这样才够女人味，真气死人。”

“漂亮又温柔，当然令人喜欢。”依兰垂下了头，黯然无语。

“她才不呢！”艾美激愤地说：“虚伪！”

“你为什么这样恨她？”

“我没恨她，只是不高兴。”艾美放下汽水瓶，一挥手：“金妮和大哥是同在一间医院实习的偏偏我有一个表姐也在那儿做护士长，于是，我就向她打听金妮的事，她说金妮脾气很坏，品格也不好，常常说同事的坏话，她对头等房的病人，是很有耐性，而且脾气又好。可是对三等房的病人又呼又喝，简直就不把病人当人。”

“欺贫重富。”

“简直没有医德，”艾美气呼呼：“前天我去探表姐，表姐说她正在跟主任医生在巡房。我一直暗中跟着她，我发觉主任医生一走，她在护士室替病人写下药方时，她骂了

好几个病人，又在讲其他医生的坏话，声音刺耳到不得了！完全没有半点温柔。”

“她看见你没有？”

“没有，表姐在掩护我。”

“难道她不知道你表姐和你们的关系？”

“她当然不知道，表姐告诉我，每次她巡房，主任医生一走，她就骂人。”

“这似乎缺乏说服力，她和你大哥这样要好，她什么事情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大哥带她回家，是我迫出来的，大哥条件很高，他不会那么容易爱上一个人，除非有人令他一见钟情。金妮只不过是许多女朋友当中的一个。”

“你大哥怎样批评我？”

“他说你年纪小，象个小妹妹。”

“你大哥不是一向回家很准时的吗？”

“大哥回家时间是没有一定的，不过他会打电话回家，他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他是个很有时间观念的人。”艾美说：“不过，他今晚准八时回来，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忌，每年今天，我们一定会一家三口，在家里追悼她。”

依兰忽然道：“我到管理处打一个电话，艾美，你等我。”

“为什么不回家打电话，我饿死了！”

“只要等一等，很快就回来，我请你回家吃蛋糕，好不好？”

“好吧！”艾美用手巾擦着头发。

依兰到管理处，拨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了，她说：“彼得？你今晚准七时到我家，穿整齐一点，我们上夜总会。”

三

“哟！依兰，你今天好美啊！”李太太拉着女儿的手，不断的赞美。

“想不到五姐的衣服，我竟然穿得下。”依兰拉了拉挂在肩膀上的假钻小吊带，她穿在身上的是一件紫罗兰色，很富于罗曼蒂克，今年最流行的；长，松，阔晚礼服。

“你五姐的腰比你粗，不过反正今年流行松腰装。”李太太上下打量女儿，象欣赏一件无价宝：“我想不到你喜欢穿晚装，否则，我早就替你做几件。”

“妈妈！下一次裁缝师来，我可真要他亦为我做几套衣服，我不想老是穿牛仔裤和T恤。”

“用不着等下一次，明天我就叫他来，”李太太很热心：“我还要替你买些高跟鞋和手袋，你总不能老是借你姐姐的。”

“妈妈，你喜欢我这个发型吗？”

“让我看清楚，不错啊！只是把你显老了，象个二十岁的少女。”

“只要好看就行了，多大几岁也没关系，妈妈，你会不会感到我今天打扮得太过份？”

“怎会过份，下了课，穿着整齐些，这才象个淑女。况且，你只不过涂了小小的口红，又不象人家，把红黄蓝白黑全搬到脸上来。”

“妈妈，你真好。”依兰两只手搂住母亲，很依恋，很亲切。

“你这个孩子撒娇的时候特别可爱，”李太太拍拍女儿的背：“怪不得你爸爸特别疼你。”

“你就不疼我？”

“疼！七个孩子当中，我最疼你，你是第一。”

“小弟呢？”

“他调皮又爱吵闹。”李太太举起两只手指：“他第二。”

“妈，今晚我不在家吃饭了，你喜欢吃什么？我回来时带给你！”

“你今晚答应了谁的约会？”

“朱彼得！朱伯伯的儿子。”

“那你一定很喜欢他，因为，你从来没有答应过男孩子的约会。”

“才不呢？朱彼得有什么好？”

“朱伯伯的儿子是个留学生啊！人品样貌都好。”

“我可没留意。”

“你要是不喜欢朱彼得，为什么打扮得这样漂亮？平时你不是一条牛仔裤。”

“妈，你根本不懂。”

“好，妈不懂，妈不说！”李太太忍住笑：“女孩子赴

约，应该擦点香水，这点我懂了吧！”

依兰想一想，留点香气也好，她皱一皱眉说：“可惜我连一瓶香水也没有。”

“我可以送你一瓶，”李太太把女儿拉到房间：“其实香水本来就是你的。”

“你哪来的香水。”

“前年我和你爸爸去欧洲，在法国买回来送给你的，可是不肯要，我就把它藏起来，现在物归原主，你用完了，我还有好几瓶。”

“香水味不会太浓吧？”

“很清香的，很适宜少女。妈妈又不是傻子，只有那些欢场中的女人才用又浓又腻的香水。”

“谢谢妈！”依兰假着母亲。

“你有男朋友，妈才开心呢！”

“妈妈，十八岁交男朋友不会太早？”

“十八岁该有男朋友了，不过，结婚还太早些，多念点书，对自己有好处。”

“妈妈，你想到哪里去了？”依兰噘着：“谁说要结婚了！”

“看，又是妈不对，我们六小姐什么时候说过要嫁人。”

李太太很风趣：“其实，我身边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小女儿，要是你真的嫁出去，我才舍不得。”

“我不会那么快结婚的，我还要念大学。妈妈身体不好，我要念医科。”

“真是乖孩子，怪不得人人都疼你。”李太太感触着：

“你三姐出世那年，你爸爸几乎破产我们家境不好，我天天在担心，不幸你四姐五姐跟着出世，我们更困难了，缺乏营养，加上忧伤过度，我把身体熬坏了！”

“妈妈，现在我们生活好了，你应该多休息，多保重！”

“我怎能休息？你的姐姐和姐夫，一吵架就回来哭，天天一个，我都快要担心死了！不过都是你福气好，自从你出世之后，我们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好，我除了为你的姐姐们伤脑筋，别的都不用担心。”

“姐姐们也是的，怎可以常常麻烦你，她们又不是不知道你身体不好，况且他们夫妻之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一忽儿吵得凶，不一会又象糖条儿似的。”

“她们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李太太把香水拿出来，她说：“我把香水倒进香水瓶，香水很容易在空气中散发，不要倒太多。你喷一点，唔！很香。准要把你的小男朋友迷死了！”

× × ×

朱彼得准时七点就到了，一来了就吵着和依兰出去。最初，依兰还好好的跟他说话，后来就索性不理他。

朱彼得是个公子哥儿，虽然他对依兰倾慕得要死，可是那急躁的少爷脾气可耐不住：“依兰，七点三十分了，我们该去了吧？”

“彼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八点钟出门，我们去夜总会吃饭、跳舞，用不着那么早赶去。”

“或许我们可以先去吃一顿茶。”

“我已经在家里吃过下午茶了！”依兰好言好意的说：“你要不要吃点蛋糕？今天我们烤了朱咕力蛋糕！”

“我不饿，只想快点去！”

“这儿又没有苍蝇追你，你烦什么？是不是不满意我的家？多留一会都不愿意。”

“啊！不是，不是，不过……”

“如果你不耐烦先走，我是不会生气的。”依兰可有点气了。因为彼得不停的烦她，她本身又另有心事。

朱彼得噤若寒蝉，哪里还敢再哼半句话。

七时五十五分，依兰向母亲告别，然后和彼得一起出门。

她们在等候电梯。

电梯开门了，里面空无一人，朱彼得挽着她的手说：“进去吧！”

“等下一次好吗？”依兰自觉理亏，刚好八点。

“为什么？”

“对不起！”依兰自觉理亏，她道歉道：“我只想等一下。”

“等什么？朋友？”

“噢！是的，等一个朋友，她住在B座的，我们家唯一的邻居，她也是我的同学。”

“你约了她？”朱彼得有点不悦：“她和我们一起去？”

“不……”就在这时候，电梯门再次开放，穿红直条子贴身衬衣，白长裤的霍嘉文就在里面，他们两对眼睛的视线

接触在一起，嘉文惊艳之余呆怔了，而依兰，却俏丽地向他甜甜一笑。

人到痴时心亦呆，嘉文连回一个微笑也不会。

“我们可以去了吗？”朱彼得低声问。

“当然可以！”依兰和彼得走进电梯。

彼得按了G字，电梯往下降，到楼下，彼得和依兰双双走出电梯。

嘉文望着她美丽的背影远去，人走了，还留下一缕清香。

嘉文的魂魄都跟随着依兰飞走了，于是，他呆在电梯里，一升一降，也不知道来回多少次。

直至楼下的三姐，也是霍家的其中一个女佣的姊妹看见他，问：“霍少爷，我刚才出去看见你，现在我回来也看见你，你为什么老在电梯里？”

“啊！想着医院里一个病人的情况。”他如梦初醒。

“真是个好医生！”三姐轻轻地称赞。

电梯到楼上，他可懂得回家了，他一踏脚入家门，就大声喊艾美。

“嚷叫什么？”艾美捧着一个大饼罐，由房里走出来。

“快九点钟了，你还说好准时回来呢！饿死我了，简直是谋杀。”

“我是准八时回来的，可是，我碰见一个人。”

“一谈就是一个钟头？”

佣人过来问嘉文可不可以开饭，嘉文挥着手，一面回答妹妹：“我们根本没有说过半句话。”

“那你们做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哦！一定是遇见金妮了，两个人在一起，还用得着说话。”

“你怎么想到金妮了！”嘉文问：“艾美，你不是有一个同学住在对门吗？”

“刚才我见过她。”

“是依兰！”

“那有什么奇怪，我们一梯两伙，最亲密的邻居就是她，你可以一天碰见她十几次。”

“她变了，我差点认不出她。”

“变？还不是一张漂亮的脸。”

“她是很漂亮，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漂亮，不过，我怀疑那人不是她。”

“你碰见的人是怎样的？”

“皮肤很白，下巴尖尖的面型很好看。身段不高不矮，很标准。她的眼睛最好看，圆大而有神彩，还有那高直的小鼻子，配着两片唇型很美的小嘴唇，她是个美人，比古代的西施，王昭君还要美。”

“她就是依兰！”

“她穿了这样漂亮的晚礼服去哪儿？”

“晚礼服？你弄错了，平时依兰只穿一条牛仔裤，上街穿一套军装，参加婚宴穿一条裙子，她从未穿过晚礼服。”

“她那紫色的晚礼服很漂亮，不知道她是谁，她实在很迷

人。”

“你告诉我，她的嘴边是不是有一粒红色的痣，她皮肤白，那红痣很显眼。”

“她是有一颗痣，那颗痣令她更增加几分俏，而且，她笑起来很甜。”

“那就是依兰，也只有依兰，脸上才有一颗这样的美人痣。”

“我真笨，我和她见过几十次，我为什么忽视她！”嘉文自怨自艾。

“今天总算是一见钟情了！”

“一见钟情又怎样？她已经有了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一大堆，可是她不会理那些人。”

“刚才她就穿着晚礼服和一个有钱子弟模样的人一起出去。”

“不会吧！她可没有告诉我！”

“你是她的什么人，她每做一件事，都要向你请示？”

“我明天一定好好查问她，那男的是怎样的？”

× × ×

依兰老老实实的承认昨晚穿着晚礼服和朱彼得去跳舞。

由于依兰太坦率，艾美反而什么都查不到。

下课的时候，嘉文开车来接艾美放学，当然，他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疼妹妹。艾美邀请依兰一起回家，依兰笑着摇摇头，她指住不远处一部劳斯莱斯，不久，她被一个穿华服的少年拖上汽车。

此后，好象是故意安排的，嘉文碰见过她好几次，穿翠绿色晚礼服穿鹅蛋色晚礼服，白色的，黑色的，次次发型不同，身边的男伴也不相同。

嘉文快要发疯了！

依兰越是避着他，他就越想念依兰，只要做完工作，一静下来，那末，无论白天，夜里，或者在梦中，依兰都会在他的脑海中出现。

人的感情就是这样不可测，同样是一个人，过去，嘉文连多看她一眼也会感到多余，现在想看她一眼不容易，以前依兰常到霍家玩，现在只有艾美去李家，她已不再来霍家了。

关于依兰的情况，他只有向艾美打听。

以前，遇到假期，他也会和女孩子约会，现在连金妮一连约了他几次，他都婉拒了。

换了别人，可知难而退，但是，嘉文带过金妮回家见父妹，而金妮也知道只有她一个到过霍家，因此，她一直以嘉文的未婚妻自居，现在嘉文这样对待她，冷冷的象一块冰，急性子的她，可熬不住了，一天，吃午餐的时候，金妮把他拉到医院的餐厅。

嘉文低头吃他的午餐，别瞧医生职业高尚，有时候，他们忙得连吃午餐的时间也没有。

“嘉文，”金妮嗔着嗓子：“你怎么好象十年没有吃过东西似的。”

“你应该知道，我八点钟开始，就和余医生进手术室，连早餐也没有时间吃，我由起床，一直饿到现在。”

“我有话跟你说，你看看我好不好？”

“我吃，你说，我们谁也不妨碍谁。”

“还记得你那一次带我回家吗？我和我的家人相处得很好。”

“我记得！”

“但是自从那一次，你就没有再约我了！”

“我忙，你是知道的。”

“我们大家都忙，但是我们是有限期的，星期日我们除了当值，多半放假你为什么不要约我？”

“我们放假的日子不相同。”

“我说过很多次，我可以为你和同事调假，只要你肯约我。”

“我很感谢你！”嘉文匆匆吃完午餐，他用餐巾抹一下嘴：“我有空会约你。”

“哪一天？”

“我也不知道。”嘉文耸耸肩站起来：“我要去见张医生，讨论一个病人的情况！”

“你……！”

四

李太太放下电话，她忽然痛得弯下腰，脸上渗着冷汗，佣人扶住她，一边高声呼喊道：“六小姐，六小姐！”依兰正穿好衣服准备赴约，她听见叫声，连忙飞奔出去。

“妈妈，你怎么了？”她大吃一惊，趋前上去抱住李太太。

“痛，很痛！”李太太呻吟着。

“扶她进房间，让她躺下，”依兰又急又慌，她问佣人：“太太怎会这样的？”

“刚才五小姐打电话来，哭哭啼啼，太太在安慰她，后来，五小姐好象说要离婚，太太急着叫她不要这样做，谈了几句，太太就按住胸口，一放下电话，就是这样子了！”

“又是那些宝贝姐姐，她们要是不来麻烦妈妈就不舒服似的，她们又不是不知道妈妈身体不好胃病、心脏病、敏感、神经衰弱。”依兰替母亲揉胸口、抹汗。

“六小姐，我看还是请大姑爷来吧！”佣人忧心地说：“太太很辛苦。”

“大小姐和大姑爷去了欧洲。”依兰立刻站起来：“我去找四姐夫。”

依兰拨电话到四姐家，接电话的永远是佣人。

“请医生听电话！”依兰直接地说。

“医生去了应酬。”

“太太呢？”

“去了打牌。”

“医生去了哪里？”

“医生没有说去哪里，只是说很晚才能回来，因为有应酬。”

“太太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恐怕连太太也不知道，因为刚才太太打电话回来找医

生。”

“算了！”依兰放下电话，看了看腕表！七点半钟了，这个时候，去哪儿找医生？

平时有大姐夫和四姐夫，因此，李家一直没有另外聘请家庭医生，现在一时间，往哪里去找？找谁？

蓦地，她想起了对户的霍老医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她连忙跑过去按门铃。

开门的是嘉文，看见依兰，他心里一阵惊喜。

依兰说了一声谢谢。来不及看他，便奔进艾美的房间。

“霍伯伯回来了没有？”

“他去了新界探望一个老教授，他明天回市区一直去诊所。”

“真巧，处处碰黑。”

“你找我爸爸干什么？”

“妈妈突然病了，她胸口痛，痛得浑身冒汗，好辛苦！”

“那得立刻找医生看她。”艾美由床上跳下来。

“咯咯！”两下敲门声。

依兰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高大的嘉文。

“妹妹，有什么事吗？”他温柔的问。

“依兰的妈妈病了，我可以叫爸爸立刻回来，但路那么远，我真担心爸爸还未曾回来，伯母已经痛昏了！”

“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伯母？”嘉文问依兰。

“可是……”

“对啦！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哥就是现成的医生，叫大哥去，怎样，你不信任大哥？”

“我不是这意思，我……”

“大哥虽然是个实习医生，但是成绩超卓，除了上手术室实习、巡房，院方已经派他去门诊部协助看病人，给他医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依兰，救人要紧，让大哥去吧！”

“那太麻烦霍大哥。”

“让我去拿爸爸的药箱。”嘉文很高兴的跑出去了！

“看，又一个人为你而倾倒。”

“我心里烦，别拿我开玩笑。”

“一等一的孝顺女，伯母可能一时受了刺激，没事的。”

“依兰，”嘉文匆匆走回来，手里提着药箱：“我们可以走了！”

依兰带领嘉文出门，一回家，就看见潘大伟在等她，今晚，她本来答应和大伟去吃晚饭。

“依兰，我正在等你！”

依兰道：“对不起大伟，我妈病了，我不能陪你去吃饭。”

“可是，依兰。”

“请跟我到妈妈的房间来，”依兰放下了大伟，对嘉文说。

嘉文看了看大伟，心里有强烈的胜利感。

李太太仍然躺在床上呻吟，依兰扑过去，嘉文坐在床边，为她诊治。

他全心全意地用耳筒听，按脉，几乎全身都检查过了，然后他去打开药箱：“依兰，可不可以给我倒杯水？”

“可以！”依兰一面倒水一面问：“我妈妈怎样了？”

“她胃病复发，又受了刺激，伯母的体质很弱，需要好好料理，现在，我先给她吃两片止痛片替她打一针，先让她平定下来。”

嘉文扶起李太太，依兰小心地，把药丸放进母亲嘴里，然后，嘉文又替她打针。

半点钟后，李太太不再冒汗，她展出了一丝笑容，乏力的问：“这位不是霍家的大少爷吗？”

“我叫嘉文，”嘉文一直没有离开过床边：“伯母，你好点了吗？”

“不再那么痛，少爷，真麻烦你！”

“叫我嘉文好了，我是晚辈。”

“嘉文，好的，就叫嘉文。”李太太问：“我的病怎样了？”

“胃病复发，受了刺激，影响心脏，依兰告诉我你听了一个不愉快的电话，这当然是其中一个理由，不过，我认为你今天一定吃了你不应该吃的食物。”

“你真聪明！今天我在二女儿家里吃中饭，吃了一些豉椒炒蠔。”

“有胃病的人是不应该吃刺激性的食物。”嘉文问：“伯母，你以前有没有作过胃部透视？”

“妈妈从来不肯照胃，她说照胃很辛苦，她每次胃病发作，总是叫我的姐夫给她一些胃药。”

“那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病的状况，其实，照胃也不会辛苦，只要饿十二小时，照完X光，就可以吃东西。”

“照了胃，我的病会不会医好？”

“只要你和医生合作，一定可以医好。”嘉文肯定的说：“明天到家父的诊所，让家父看看，然后再给你安排照胃，好吗？”

“好……吧！”

“妈妈，”依兰很高兴：“你终于肯照胃了。”

“嘉文的话对嘛，过去我太固执了。”李太太说：“不过霍医生很忙，看病要预约时间的，对吗？”

“是的，不过，我可以代你预约，你喜欢什么时候去？”

“四点半好不好？四点半依兰下课了，她可以陪我。”

“好的，等会儿我回家立刻打电话给韩姑娘。明天我先去接依兰，然后再回来接你去看病。”

“那太麻烦你了，我自己可以回来接妈妈。”

嘉文可急了，他说：“反正我要接艾美……”

“我觉得嘉文很有诚意，”李太太对嘉文的印象好到不得了：“依兰，你就答应了吧！”

“妈妈……”

“嘉文，你吃了饭没有？”

“还没有！”嘉文连忙补上一句：“没关系，我不肚饿。”

“都快九点钟了，怎会不饿。”李太太拉住女儿的手：

“依兰也没有饭吃。孩子，你可不可以代我请嘉文吃一顿饭？”

“我不能出去，我要留在家里陪你。”

“我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只想静静的睡一会。如果你是乖孩子，就听妈妈的话，我是请你帮我的忙啊！”

“那……好吧！不过，我还没有穿鞋子，一切都未准备好。”

“我也要回家换衣服，等会儿我过来接你！”嘉文站了起来，他实在很感激李太太：“今天只能喝一些液体的食物，伯母，你最好喝一杯鲜奶。”

“好的！我一定跟医生合作。”

“那我先告辞了。”嘉文看依兰：“二十分钟后，我来接你！”

嘉文出去，依兰嘟起了嘴，一脸孔不高兴。

“在生妈的气？人家这样帮忙？妈不应该感谢他吗？”

“你不该拿我去感谢他！”

“妈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我只能请你帮忙。你好像很不喜欢嘉文？”

“我没有理由喜欢他。”

“但是看样子，他很喜欢你。”

“已经太迟了！”“依兰，你？……”

“妈妈，你好好休息。你既然已经答应了他，我一定会代劳。”依兰替母亲拨好头发：“不过，只此一次。我希望你另外想一个好方法感谢他。”

依兰回到房间，继续梳头打扮，一切准备好了，走出客

厅，看见潘大伟还没有走，依兰轻呼了一口气，她说道：“你还在等什么？我已经说过，我今天没有空。”

“你现在不是打扮好了准备出去吗？我问过你的佣人，我知道你还没有吃饭，你一定要出去吃饭的，对不对？”

“我给你气死了！”依兰跺着脚：“妈妈要我请刚才那位医生吃饭，我根本没有时间陪你！”

“我明白的，我已经准备请那位医生一起吃饭，我代你感谢他！”

依兰突然灵机一触，她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她和嘉文单独相处的尴尬。

不一会，穿着奶油色西装，高大、潇洒的嘉文来了，他看见潘大伟仍然没有离开，心里老不是味儿。依兰走过去，给他们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潘大伟，这是霍医生。”

彼此来一句素仰，其实，最好后来不相见。

“霍医生，大伟要请你吃晚饭，希望你赏面。”依兰老是站在潘大伟的那一边。

“不要因为我关心伯母就为我破费。”不管嘉文心里有多少不满与失望，但是，他仍然保持绅士风度：“我认为今晚最好由我请客。”“那没理由。”

“认识潘先生，是我的荣幸请客是我的一种礼貌，我们还是赶快出门吧！依兰快要饿坏了！”

五

因为李太太的病，嘉文经常到李家来，有时慰问，有时

送药，霍老医生和李家也成了朋友，在霍家父子的照顾下，李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人也胖起来。

李太太当然把霍家父子当恩人，而她，也实在喜欢嘉文。

她经常和丈夫说起这件事：“你觉得嘉文这男孩子怎样？”

“很好，英俊，年少有为。”“是不是比我们的女婿都好？”

“他最具气质，而且也最英俊。”“他和我们依兰不是很相配的一对？”

“你又想多一个医生女婿？”

“说自私的，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如果依兰嫁到霍家，那末，他只不过住在我们对户，要是我有什么不舒服，打开大门一喊，立刻有两个医生。不过，就算不是为了我，单是为了依兰。嘉文实在是个难得的好孩子，而且，我发觉他很爱我们依兰。”

“他的确很出色，没有大女婿的市侩，没有二女婿的狡猾，没有三女婿的木讷，没有四女婿的不羁，没有五女婿的粗暴，将来，他会是一个出色，迷人的好丈夫。”“这就好了！我总算如愿得偿。”“你先别开心。嘉文喜欢我们依兰是事实，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依兰是否喜欢嘉文。”

“依兰最近虽然交了一大堆朋友，可是我看来去，没有一个比得上嘉文。嘉文英俊得象个白马王子，依兰没有理由不喜欢他，况且，嘉文也是我们李家女婿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个。”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依兰也是我们李家最最漂亮的一个，她是李家之宝。她将来的丈夫比所有的姐夫好，那是

理所当然的。”

“人家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要泼冷水？”李太太可生气了：“我知道依兰是你的心肝宝贝，我何尝不疼爱她？但是，嘉文的确很好，他没有什么地方配不起依兰。”

“我的好太太，你先别生气好不好？我又没有批评嘉文，不过，单是我们一厢情愿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看女儿的反应，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依兰，说不定他们两个已经拍拖？”

“等依兰回来，我一定问她。”

“今晚依兰又去哪里？最近，她每一个假期都出去。”

“她和姓……好象姓林的吧！她的男朋友多到我记不清，他们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舞会。”

“那一定要很晚才回来，你身体不好，不要等她，改天有机会再问她吧！”

“依兰出去，从未超过十二点钟以后回来，我们家依兰是有教养的。而且，你也不要老说我身体不好，我现在不是很健康吗？”

“又是霍家的功劳。”李先生笑笑说。

“当然，如果嘉文做了我的女婿，我就连那丁点儿神经衰弱也没有了！”

“那你真的要好好地 and 依兰谈谈！你放心，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 × ×

依兰推开门，看见母亲坐在大厅里。

“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

“等你呀！”李太太向女儿伸出两只手，依兰扑进母亲的怀里。

“玩得开心吗？”

“开心。全是熟朋友。”

“只要你开心，妈就快乐了！”

“妈妈，其实用不着你等门，你应该早点休息。李伯会为我开铁闸，我自己又有这儿大门的钥匙。”

“我不是为你等门，我知道有人会开门给你。我等你回来，是想跟你谈谈。”

“有什么事吗？”

“最近，你好象有很多男朋友？”

“那些男朋友，早就认识了，只不过是最近才来往。”

“你在那一大堆的男朋友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没有特别喜欢的，都是普通朋友。”

“你认为嘉文这男孩子怎样？”

“他将来会象他爸爸一样成功。”

“你对他整个人的感觉怎样？”

“我第一眼看见他，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很英俊，而且他身材高，给人一种超然的感觉。”

“这样说，你很喜欢嘉文？”

“应该说，我曾经喜欢嘉文，真的，妈，有一个时期，我在梦里也看见他，他很好看，是不是？”依兰叹一口气：

“不过现在已成过去了！”

“已成过去？”李太太凝视女儿：“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不再喜欢嘉文了？”

“太迟了！”

“太迟？你现在已爱上了别人？”

“没有！”依兰摇一下头说：“刚才我说过没有的。”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喜欢嘉文。”

“我也说过了，太迟。”

“依兰，你……”

“妈妈，该睡了，”依兰把母亲拖起来：“这些事情你最好不要管，霍伯伯不是叫你少想多睡吗？”

“我怎能不想，那是你的终身大事，依兰，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才只不过十八岁，”依兰低嚷着，一步一步拖李太太上楼：“你那么快就担心我嫁不出去？”

“十八岁结婚当然太早，但是，总该有个要好的男朋友了吧！”

“好吧！我答应你三天之内给你一个男朋友。”

“你这孩子……”

当然没有结果，因为有很多话依兰不愿意说，而李太太也实在不明白女儿的心事。

在毫无办法之下，她只有求助于艾美。

艾美听了李太太的话，眼珠一转说：“太迟？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明白。”

“难道为了金妮？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根本知道我哥哥不喜欢金妮。”艾美问：“伯母，依兰最近有那么多男朋友，也许，她已经爱上了其中一个人。”

“不会的，她亲口告诉我，她并不爱任何人。艾美，嘉文到底喜欢不喜欢依兰？”

“当然喜欢，”艾美肯定的说：“他常常向我打听依兰的事，而且每次提起依兰他就开心。”

“唉！”李太太吐了一口气：“那就好了，我还担心嘉文不喜欢依兰。这么看，问题就落在我家依兰身上，她到底喜欢不喜欢嘉文。”

“以前她喜欢我哥哥，她虽然口里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来，可是最近她变了！”

“她自己也承认曾暗恋嘉文。”

“那就好了，哥哥喜欢依兰，依兰喜欢哥哥，天生一对！”

“那是过去的事，依兰现已不再喜欢嘉文。”

“她有没有说明理由？”

“她的理由就是三个字：太迟了！”

“真莫名其妙。”艾美问：“伯母，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哥？”

“嘉文是个好孩子，我巴不得他是我的女婿。”

“我们叫爸爸想办法，爸爸是个‘桥王’，他一定能如你所愿。”

“霍医生，麻烦他不好吧！而且，又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依兰？”

“怎么不喜欢，他还说依兰是小美人，其实，只要是哥哥的女朋友他都喜欢，我爸爸想媳妇快想疯啦！如依兰肯嫁过来，爸爸比中了头奖马票更高兴。”

“有机会，你和霍医生谈谈，同时，你也在嘉文面前打听一下，看看他是不是还喜欢依兰。”

“你放心好了，我会做的！”

“如果事情成功，李伯母送你一份厚礼。”

“算是谢媒的！”

“谢媒另加一份。”

“我有两份礼物。”艾美象小孩子般跳起来：“李伯母，你送些什么给我？”

“你要什么就送什么，保证比电视台有奖游戏里的礼物更丰富。”

“李伯母万岁，我一定拚了这条老命，也要玉成他们。”

李太太给她逗笑了，她把希望，寄托在艾美的身上。

六

依兰由学校飞奔回家。

推开门，看见霍医生，艾美，嘉文全在。

依兰苍白着脸，喘气问：“霍伯伯，我妈妈怎样了？”

“昏过去，刚巧艾美在这儿，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放下一切工作赶来。”

“艾美，我妈妈怎会昏的？”

“她一直很不开心，情绪也很激动，她不停的提起你，说呀说，就昏了过去。”

“李太太是患了忧郁性的心脏病，李太太的心脏一向不

好，你是知道的。”霍医生说：“她是不能担忧的，最近，她到底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记不起来，妈妈现在怎样了？”

霍医生道：“打了针，吃了药，我们让她静静休息一会。”

“我可不可以进去看她？”

“可以。不过，你要小心，她再也不能受刺激了，因此，无论她说什么，你都要顺着她。”

“我明白。谢谢你，霍伯伯。”

“我们多坐一会，看情况是否有转变。”

“我吩咐佣人准备点心。”

“不用了，你还是先照顾病人吧！”

依兰也来不及客气，她冲进母亲房间，却听见李太太在喃喃的叫嘉文。

“妈，”依兰扑到床边，看见李太太睡着了，原来她在做梦。

“嘉文，嘉文是个好孩子……”

“妈妈，妈妈，”依兰轻轻摇着她，道：“你怎么了？”

李太太缓缓睁开眼睛，看见女儿，她侧过脸，叹了一口气。

“妈，你有什么心事？”

“我的心事，告诉你也没有用。”

“把话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好。”

“说了又怎么样？唔！如果我多生一个女儿就好了！”

“有了我们六姊妹，你还嫌不够？”

李太太轻轻摇一下头，说：“我没有女儿可以配嘉文！”

“你真的那样喜欢嘉文？”

“是的，这孩子和我有缘。”

依兰心里想，怪不得母亲梦中也叫嘉文，而霍医生所说的忧郁性心脏病，可能也由此而起。

“妈，你希望有一个女儿配嘉文，是吗？”

“唉！”

“我行不行？”

“你？……”李太太用神看女儿：“你不是说，不喜欢嘉文吗？”

“只要多见面，多相处，感情就会培养出来，妈，只要能令你快乐，我什么也愿意做。”

“孩子！”李太太开心地拉住女儿的手：“你会和嘉文约会吗？”

“会的，如果你喜欢。”

“我喜欢，我喜欢，我高兴极了！”

“那你不再有心事了？”

“只要你和嘉文好好的，我还有什么心事？”

“精神好点了吗？”

“好多了！”李太太开心的笑。

“好吧！现在我就去对嘉文说，叫他今晚请我吃晚饭。”

“那么快？”

“说做就做，也免得你心里担忧！”

“噢！我的好孩子。”李太太低叫着：“你真乖，真孝顺……”

晚上，八点钟，李太太和依兰，在客厅上等候嘉文。

依兰穿了一条橙色泰丝，鸳鸯色的长裙。

嘉文八时零五分到来，比预约时间早到五分钟。

他穿了一套“皇室蓝”的西装，潇洒温文。

李太太看着嘉文和女儿，一直笑得阖不拢嘴。

“该出门了吧！”依兰拿起手袋和披巾。

李太太直送出门口，她不断叮咛：“玩开心点，不用担心时间，迟点回家没关系。”

“妈，你身体不好，回去休息吧！瞧，电梯都来了！”

李太太可不肯走开，直看着电梯关上了门。

在电梯里的依兰，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

嘉文不断看她，脸上呈现着喜悦的神色。

走出电梯，踏脚出花园，依兰正要说话，突然听见李太太在楼上的露台喊：拜拜！依兰连忙把话收回去，然后和母亲说再见。

依兰坐上了嘉文的跑车，跑车驶出大花园，直至李太太的视线无法到达为止，依兰忽然说：“请你停车！”

“停车？为什么？”

“我要下车，就在这儿。”

“我们不是约好了要上夜总会的吗？”

依兰轻笑一下：“你那么聪明，你应该明白我和你一起出来，是在演戏给我母亲看。”

“演戏。”嘉文把汽车停在路旁：“为什么？”

“我妈今天早上晕倒，你是知道的，我为了不想刺激她，所以我答应她的要求，和你交朋友。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母亲。”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去吃晚饭。”

“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跟你交朋友，”依兰推开车门：“我走我的路，你去找你的娱乐。”

“我很感激你的帮忙，”依兰下了车，对着口呆目呆的嘉文说：“在我母亲面前，还请代守秘密，谢谢，再见！”

依兰向前走，刚巧有一辆的士经过，她挥挥手，然后钻进“的士”。

以后，一连几天，依兰都用同样方法，瞒过了母亲。

嘉文也真合作，一直保守秘密。

一天，嘉文对依兰说：“我有很重要的话对你说，你不可以破例陪我吃一次饭？”

“可以！”依兰爽快地说：“不过今晚不行，因为我早已约了朋友，明晚好不好？”

“好的，我八点钟去接你！”

于是依兰又下车独自离去，嘉文望着她的背影出神。

× × ×

当嘉文穿着笔挺西装，风度翩翩的去到李家，意外地，他看见依兰，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是一件绿色的军装，头发随意披散着，面上干干净净，连半点化妆品也没有。

嘉文凝视她，很久，很久。

依兰拿起了牛仔布手袋挂在肩膀上，她冷冷的问：“怎

样？如果你今晚没有空，可以取消饭约反正今天妈妈去了大姐家，我们用不着演戏。”

“噢！对的，”嘉文如梦初醒：“我们应该出门了！”

依兰也不说话，一直跟着他，上了嘉文的跑车，她说：“随便找一间小餐店好了，我这样的打扮不适宜上夜总会。”

“我尊重你的意见，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尊重？”依兰在心里说：“恐怕是我这一身打扮吓怕了你吧！看着你以后还敢不敢向我打主意。”

嘉文果然把依兰带进一间小餐馆，不过餐店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干干净净，气氛也很好。

“满意吗？”嘉文柔声问。

“很不错。”

“每遇到医院工作稍为清闲，我们几个同事就会来吃午餐。”嘉文兴致勃勃的说：“这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餐店，可是焗乳鸽的烹饪手法却是一流的。”

“是吗？”依兰实在想不清楚，到底有什么事情令嘉文这样高兴：

“我们要两份乳鸽餐好不好？”

“我绝无异议。”

在喝汤的时候，依兰忽然说道：“你停一下好不好？”

“有什么事吗？”嘉文立刻放下汤匙。

“你看看我。”依兰拨开头发，把脸凑过去：“要看清楚些。”

“你……”嘉文面都红了。

“看呀！”

嘉文乖乖的听话，当四目交投的时候，嘉文忽然一阵急促心跳。

“看过了，失望吧！”依兰把头垂下来，继续喝汤。

“失望？”

依兰道：“因为你已经把我看个透澈，我不是什么华衣美服，擅于打扮的美人，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

“那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没有分别，你以前见惯我的，是梳了好发型，穿晚礼服，脸上涂了脂粉，今天，还我本来面目，粗鲁的军装，垂直的长发，脸上连一点脂粉都没有！”

“如果一定要我选择，我宁愿要现在的你，我不喜欢太会打扮的女孩子，我喜欢天然美。”

“如果这一句话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对我说，我会深受感动，可是现在，太迟了，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我说的是真话，你今晚真的特别美。”

“你以前为什么不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帮你搬家，那天，你匆匆回来，根本连看我一眼都不屑。”

“那一天？……”

“不错，那一天，我同样穿牛仔裤，T恤，你把我看作灰姑娘，你根本看不起我。”

“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一天，我对你真的没有注意，我还以为你是个小女孩，又因为你是我妹妹的同学，因此，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你对我冷淡极了，你还带金妮回家，证明给艾美看，

你的女朋友比我好看一百倍。”

“那有这回事，那时候，我根本没有看清楚你，你的脸是怎样的，我根本不知道。不过，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你比金妮好看一百倍。”

“要是我那么漂亮，你早就追求我了，”依兰说：“你喜欢的不是我自己，是经过粉饰的我，我是我，我不能为你永远粉饰，我喜欢还我本来面具，我不能为别人而生存。”

“你根本用不着粉饰，你现在已经够迷人了！”

“是吗？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喜欢我，过去和现在，我都是李依兰，我仍然是小女孩，我才只不过十八岁。”

“可是事到如今，我已经不能再忘记你！”

“荣幸之至，不过，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的话，今晚是我们第一次共进晚餐，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晚餐。”

“依兰，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喜欢你！”

“你还是对着你的乳鸽发誓吧！”依兰拎起手袋。“我走了！”

“依兰，”嘉文捉住她的手，道：“我们不再见面了！”

“没有必要见面。”

“李伯母那方面……”

“我不能瞒她一辈子，趁她现在身体好，我把一切告诉她，她会了解的，再见！”

× × ×

中午时分，艾美来了一个电话，叫依兰立刻到霍家。

回想起昨晚和嘉文分手的情景，依兰不肯去。

艾美在电话里哭起来。

“别哭嘛！我来就是了！”依兰给她哭得心都软了。

换过校服到霍家，一踏脚进艾美的房间就听见她的哭声。

依兰走进去，关心的问：“艾美，你没事吧？”

“关上门，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

依兰又乖乖的关上门：“现在房间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你可以告诉我。”

“我大哥病了！”

“你不用担心，他是医生，他会医好自己。”

“他不能自医，呜呜……”

“那末，叫霍伯伯医他好了！”

“我爸爸也没有办法医好他，”艾美哇的一声又哭起来。

“他到底患了什么病，他人呢？”

“在医院里！”

“在医院里？”依兰开始焦急又担心：“他昨天人还好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进了医院。”

“昨天他和你出去，十二点才回来，他走不了几步，就在客厅晕倒了。”艾美说：“刚巧爸爸又去了新界，我一个人慌都慌死了，于是和司机商量，把他送进医院。”

“他好好的怎会晕倒？”

“他喝了很多的酒。”

“啊！”依兰记起昨晚和嘉文分手的时候是九点钟，他十二时才回家，一定是心情烦闷，所以去买醉：“喝醉酒没

关系，休息一天就好了！”

“当初我也以为他只是喝醉了，我哥哥从来不喝酒，喝一两杯都会醉，可是送到医院，经过一连串的验血，照X光……才知道他晕倒并不只是喝醉了！”

“他，他有什么病？”依兰好紧张。

“我……”艾美又在哭，呜咽着道：“我不知道该怎样说？”

“快说呀！我急死了。”

“他患了……脑癌。”

“什么？怎么会。”依兰整个人倒在椅上。

“你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医院看他，我可以叫医生当面告诉你！”

“我相信你，不过，我也想到医院看看。”

“看什么？”

“看你大哥。”

“不必了，我不想你刺激他。”

“我怎会刺激他？”依兰恳切的说：“求求你，带我去。”

“你看他也没有用，过去几天，你约了我大哥，一出了门就自己下车，你一点也不喜欢他，而且，从他昨夜酗酒的情形，他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

“昨晚我是过份了些，但是想不到他……”

“你可怜他？也不必了，我大哥是个男子汉，不必别人怜悯他。”

“艾美，”依兰哽咽着叫：“请你不要那样残忍好不

好？

“……”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带我去见你大哥。”

“好吧！不过，可不准你再刺激他。”

七

推开病房的门，看见嘉文躺着，面色憔悴，苍白，他正在睡着，依兰看见他就心酸。

“他的额头为什么贴着纱布？”依兰轻声问，不忍吵醒他。

“昨天他倒下来的时候，刚巧碰倒一张椅子的扶手，头穿了！”

“噢！”依兰真想上前抚摸他。

“别吵他，我带你去看张医生。”

“我能不能多逗留一会儿？”

艾美道：“刚才我已经托那位护士小姐通知张医生，恐怕他已经在会客室等着，你不想详细了解大哥的病情？”

“好吧！我跟你去！”

到会客室，果然有一位穿白袍的医生在等着。

“张医生，我把李依兰小姐带来了！”

“啊！李小姐。”

“快把一切事情告诉李小姐。”

“告诉李小姐什么？”

“当然是我大哥的事。”

“可是？……”张医生很为难。

“你说好了，依兰是我大哥的女朋友，她有权知道一切。”

“啊！是的。”张医生垂下头，说：“嘉文患了脑癌。”

“可以救吗？”依兰颤声问。

“是后期，”张医生的声音很低：“我们只能尽力，不过，希望很微。”

“大概还有多少时候？”

“半年，或者三个月。”

“啊！”依兰呆住了，她差点没有晕过去。

“医生，”艾美问：“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

“尽量令他快乐，人生命的长短本来不重要，只要活得好，很短的时间已足够。”

“我知道应该怎样做。”依兰喃喃的说。

“李小姐，我们不希望嘉文知道他有病，因为他是个医生，知道得太多，他会比普通人更恐惧。”

“我不会告诉他，绝对不会。”

“依兰，也请不要告诉爸爸，他最疼大哥，他会受不了。”

“我知道应该怎样做。”

“张医生，我们明天来接大哥出院好不好。”

“那么快？让他多住两天吧！”

“我们还是接他回家比较方便。”

“回家过一些舒服日子也好。”张医生说：“我们把嘉

文交给你了！”

依兰缓缓点一下头。

那一天晚上，依兰向艾美要了安眠药，服药后躺在床上很久仍然无法入梦。

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艾美，她们已清了假，今天不上学。现在依兰比艾美更紧张。

到医院，艾美先进病房，依兰在门外等着。

嘉文已穿好衣服，站在窗前，他一看见艾美，就高声大叫：“米高真莫名其妙，他不肯让我出院，一定要你来接我，我根本没有事，一只老虎都可以吃得下。”

“你静点儿好不好，有人来看你！”

“谁？”

“依兰，进来吧！”艾美把依兰拉进去。

“依兰！”嘉文惊喜交集，他呆住了。

依兰倒很静定，她若无其事的说：“我和艾美来接你出院。”

“我……真对不起！”嘉文抚住额角，期期艾艾：“我喝多了酒，又弄成这副狼狈相。”

依兰笑一笑，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东西都收拾好了？”

嘉文仍在一心一意的看依兰。

艾美只好代他答：“只不过几件衣服。我们该回去了吧！依兰，你可不可以拖着大哥。”

依兰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嘉文有点手足无措。艾美可火了，她说道：“大哥，你怎么了，把手伸出来呀！”

嘉文看着依兰，怯怯地拉住她的手。

依兰发觉嘉文的手越来越握紧她，那是一只有力而温暖的手，依兰真不能相信，他是将死之人想到这里，她心中一阵黯然。

“该走了吧！瞧你们，象一对要入新房的新郎，新娘。”

嘉文和依兰的手紧握着，两个人默默的走，谁也没有说话。

霍家的汽车已经在医院大门口等着，司机看见主人连忙打开车门侍候。

嘉文拖着依兰上车，上车后，两个人一直没分开过，嘉文把心中的千言万语都集中在手上，依兰感到他的手越来越热。

到霍家，艾美对嘉文说：“依兰特地为你告假一天。”

“谢谢你，依兰。”

“大哥，医院给你多少假期。”

“两天。其实，我根本用不着休假，医院又等人用。”

“你头部的伤势还没有好，”依兰柔声说：“两天假期已经算少。”

“可不是？艾美连忙说：“其实，他们应该给你休假三个月。”

“三个月？”嘉文笑了起来：“三个月的假期叫我做些什么？做个废人？”

“艾美，”依兰怕引起嘉文的疑惑，连忙示意制止她。

“噢，我差点忘了大哥还有半年就医科毕业。”艾美陪

笑说：“一个快做医生的人怎可以长期休假，依兰，明天大哥休假，你再告假陪他一天好不好？”

“好的。”

“依兰，不要再为我请假，我根本没有什么。”

“没关系的。”依兰露着微笑：“功课我一定追得上。”

“大哥，带依兰去参观你的房间。”

“依兰！”嘉文注视着问她。

依兰点一下头。

嘉文拉着依兰的手进房间，那是一个清雅别致的房间，蓝色的地毯，蓝色的窗幔，蓝底白花的墙纸，白色的床，白色的书桌，白色的衣柜和白色的书架。

“喜欢吗？给我一点意见。”

“很雅致！不过，我不喜欢白色的睡床。”

“有原因吗？”

“因为，它象医院的病床。”

“你不喜欢医院？”

“我有理由喜欢它吗？……”依兰停住了，她不能说太多。

“你既然不喜欢，明天你陪我去另买一张。”

“你真的这样听话？”

“只要你喜欢，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依兰心底里轻叹一口气，如果嘉文能永远活下去，那有多好？

“依兰，我有一句话想问你，”嘉文怯怯的：“可是，

你不要生气。”

“别以为我那么小心眼，你尽管说，我不会生气的。”

“我有点不明白，前天晚上，你对我那么凶，为甚么你今天对我又这么好？”

“嗯！”依兰想一想说：“因为我觉得前晚太过份了，所以我想弥补。”

“那我应该感谢我的头，如果不是因为我喝醉跌伤了头，你可能永远不原谅我。”

“不要提你的头，”依兰一想到“脑癌”两个字就心痛。

“你不喜欢我贴着纱布的样子？”嘉文要动手：“那我把它除去。”

“不，这怎可以，你受了伤。”依兰慌忙拉住他的手，她知道嘉文误会了她。

“依兰，”嘉文乘机捉住她的手：“相信我，不管你打扮得象公主，还是只穿一件破布裙，我同样喜欢你。”

依兰低垂着头。

“真的，我喜欢你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衣服。”嘉文很认真：“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说假话，那末，我就不得好……”

“不要说下去！”依兰急急用手按住他的唇：“其实我早就相信你。”

嘉文吻一下她的手，他问：“我是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是的！”依兰哽咽着，她靠近嘉文的怀里。

嘉文双手围绕着她们的腰：“你选了我，一定有很多男孩子失望。”

“你还不是一样，你令很多女孩子痛心。”

“如果她们痛心，那是她们太敏感，除了公事上的接触，我从未跟她们约会过，可不象你，一天一个男朋友，我看了好妒忌。”

“你竟翻我的旧账。”依兰笑了起来：“就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才会一天换一个，可不象你的金妮。”

“什么我的金妮？”嘉文哇哇叫：“我只不过和她吃过一顿饭，艾美，爸爸都在一起，其实，都是艾美迫出来的，我根本不喜欢金妮，你瞧着吧！看看我以后还会不会和金妮说话。”

“干吗这样认真，算了，我们间也总算拉平。”

“依兰！”

“嗯！”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每晚和那些男孩子出去，你这样一天一个，会把我折磨死的。”

“我昨天晚上已经和他们全部绝交，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所有的时间留给你。”

“真的？”

“不骗你！”

“啊！依兰。”嘉文把依兰紧紧拥进怀里。

八

从此之后，依兰和嘉文真的天天在一起，每天早上，嘉

文先送依兰上学，然后自己才回医院工作。依兰放学，嘉文也一定来接。如果医院忙，工作时间拖延，那末嘉文会预先给依兰电话，依兰一定依时到楼下花园接嘉文。

一个星期里，依兰有七天在霍家，依兰的转变，李太太老怀大慰，而霍老医生更开心到不得了，到处对人说，他的宝贝儿子快要娶媳妇，他还巴不得立刻就抱孙子呢，霍家有了依兰，变得喜气洋洋，霍老医生更从未见嘉文这样快乐过。

这天，嘉文的医院有事，要到七点钟才回家，依兰答应到楼下花园等他，然后到外面吃晚饭。

六点钟，依兰可忍不住了，她去找艾美。

“咦，大哥呢？”因为最近依兰和嘉文总是有影皆双，不见嘉文，艾美深感奇怪。

“他要七点钟才能回来。”依兰靠在艾美的身边道：“我今天来，是和你讨论嘉文。”

“大哥怎样了？”

“我发觉他最近胖了，面色更红润，他健康得很，那儿象个快要死的人。”依兰问：“是不是医院正在为他治疗，他会不会有好的趋势？”

“你以为他的病会好？”艾美摇一下头：“嘉文大哥是学医的，如果医院为他电疗，他一定会知道自己患病，我们是不能让他知道他有病。”

“就因为你们不想让他知道，所以宁愿牺牲他的性命。”依兰愤愤的说。

“医院里的医生，不是我爸爸的朋友，就是我哥哥的同

事，他们怎会见死不救，他们也商量过了，无论大哥治疗与否，反正他的寿命也不会长，你想想，如果他知道一切，他还会象现在那样快乐？我们为什么这样残忍，非要他痛苦不可？为什么不让他死前过一些好日子，让他快乐？”

“我……”依兰垂下头，心内悲怆难过。

“如果你一定要告诉他，那末，等他回来我就告诉他一切！”

“不，不，艾美。”依兰捉住她的手：“不要告诉他，不要再伤害他！”

“你到底想怎样？”

“我只是想尽人事。”依兰哽咽说：“而且，我也想知道嘉文的身体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好？”

“这个问题我已经请教过张医生，他说，这不是好现象，这表示大哥……”

“他快要死了，是不是？”依兰掩面哭泣起来：“他不能够就这样留下我，我不能失去他。”

“你爱上了大哥？”

“我早就爱上他！”依兰抽咽着。

“为了大哥得到最后的快乐，你肯不肯为他做点事？”

“我肯，我肯，只要你告诉我应该怎样做。”

“尽快和大哥结婚。”

“结婚？”依兰愣一愣。

“算了，当我没有说过，我怎可以这样残忍？”艾美站起来走到窗前：“那将是一段最短的婚姻，你可能结婚不久就会做寡妇，不，不可以，你没有理由为大哥这样牺牲，那不

值得。”

“值得的！”依兰用力点一下头：“女孩子总有一天要结婚，如果嘉文在生之日我不和他结婚，那末，我将来永远没有机会结婚。”

“将来你会有另一个男朋友，将来，你会和别人结婚，将来你会为今天的冲动而后悔！”

“不会的，不会的！”依兰伏在梳化的垫子上哭起来。

就在这时候，嘉文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担心死了，我在楼下等不到你，到你家你妈咪又说你早就出去了，原来你在这儿。”

依兰忙不住的把泪水擦去。

“依兰，”嘉文在她身边蹲下来，他问：“你怎么哭了！”

“我没有，我没有！”

“还说没有，”嘉文托起她的脸：“眼睛都红了，为什么不开心？”

“没有嘛！”依兰强作欢笑。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谁？”嘉文站起来问妹妹：“艾美，依兰为什么不开心？”

“我不知道，也许她今天心情不好，每一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是不是你欺负她？”

“我敢？”艾美摊开了手：“依兰是你的心肝宝贝，是爸爸的未来好媳妇，我凭什么本事欺负她。”

“那一定是别人欺负她。”嘉文追问妹妹：“你一定知道的，告诉我，我不会放过他。”

“嘉文，你别迫艾美好不好？”依兰站起来拉住嘉文的手：“我真的没有什么，刚才我们只不过提起一个旧同学的遭遇，根本和艾美无关。”

“真的吗？”

“你连我的话也不相信了？”

“哈！瞧呀，嫂子没过门大哥就不要我了，要不是有一个好嫂子，我在家里还耽得住。”艾美冷笑着回到房间去。

“来！”依兰牵着他的手：“我有话跟你说。”

到嘉文的房间，嘉文关上门，他用两只手捧起依兰的脸：“我不相信你没哭过。”

“我哭过，但只不过为了一个朋友，一个你不相干的人。”

“那就不应该哭，你知道吗，我看见你流泪就心痛！”

“是吗？”依兰心里想，由此刻开始，为免嘉文心痛，她必须学会在嘉文面前欢笑。

嘉文坐下来，把依兰抱在膝上，依兰两条手臂围绕着嘉文的脖子说：“你不要再回医院实习了，我不喜欢你一天忙到晚。”

“那怎么行，我快要完成实习期，再过三个月，我就是正式医生。”

“也不一定要做医生，我觉得你太辛苦了，我们去欧洲旅行好不好，欧洲的风景，名胜最美。”

“好的！”

依兰很高兴，她连忙问：“那一天去？”

“渡蜜月的时候，我们环游世界渡蜜月。”

“你要和我结婚？下一个月，下一个星期？”

“等我毕业后。”

“还要等三个月？”依兰好失望：“我恐怕等不及。”

“看你，千变万化。”嘉文用手指点依兰的鼻尖：“以前冷冷的不肯和我多说话，现在又热情得要立刻嫁给我。”

“我希望每一天都能见到你！”依兰把头搁在他的颈脖子上。

“我们现在不是天天见面吗？”

“不，那不够，我要早上醒来第一眼就看见你。”依兰推着他在撒娇：“嘉文，我要下个月结婚。”

“不，乖乖，先立业，后成家，最快也要等三个月。”

“嘉文，我们试婚好不好？”依兰忽发奇想。

“试婚？你的意思是，婚前同居？”

“是的！”依兰猛点着头：“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

“不，不，”嘉文低叫着：“绝对不可以！”

“你不爱我？”依兰委屈地，放开了嘉文：“你看不起我。”

“那是因为我太爱你。”嘉文托起了她的脸：“我尊重你，不想侮辱你，我很重视我的婚姻，我也很保守，我爱你，就爱你一生一世，因此，我们的婚礼一定要隆重热闹，未婚前我不想占有你。”

依兰心里有千言万语，可是她说不出口，其实，如果不是嘉文生命有限。他提出试婚，她也会掴他一巴掌。

“为了证明我爱你，我已经属于你，我们先订婚好不好？”

“只要你喜欢，我没有意见。”

× × ×

依兰真的和嘉文订婚。

他们借用了大厦底层的大堂开订婚舞会，嘉文穿了白色的晚礼服，喜气洋洋。

霍医生和李先生夫妇是开心得阖不拢嘴。

嘉文对每一个人客说，三个月后，他们将会喝第二次喜酒，因为，他要做新郎了。

每次当亲友称赞依兰漂亮可人，嘉文就一脸的骄傲，一脸的笑。

然而，依兰的感受却不一样，她看着嘉文那英俊的脸，想到彼此快要生离死别，而在他去世前她竟然不能做他的太太，为他尽一点力，她就感到哀伤。

她拉起那米红色的晚礼服，离开人群，独个儿走出花园，平抑一下心中激动的情绪。

她正深深吸一口气，突然，她听见有一男一女在说话。

“你总算如愿以偿了！”

“只不过成功了一半，直到大哥和她结婚，她做了我的嫂嫂，才算大功告成。”

“那你还得再等三个月，嘉文告诉我，他要事业婚姻两全其美。”

“这一次都多亏你的帮忙，如果没有你的证实，聪明的

依兰一定不会相信我的话。”

“我也帮不了什么，我只是帮口说几句话，那根本算不了什么，而且嘉文又是我的好朋友。”

“你可以说是我大哥的恩人。”

“她真的完全相信我的话？”

“百分之百相信，你不知道呀，她以前对我大哥有很深的成见，她老是避着他。后来她知道大哥患了脑癌就一反常态，对我大哥热情到不得了，还主动地提出要和大哥结婚。”

“我真担心，假如有一天她知道嘉文根本没有病，她会怎样？”

“她能怎样？那时候她已经是霍嘉文夫人，也许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将会感激我们的安排……”

依兰呆住了，她分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愤恨，不过，此时此地，她是愤恨的成分居多。她受骗了，她可怜又可笑。她一咬牙，回转身，把嘉文由舞会拉出来，她指住嘉文说：“你好卑鄙！”

“依兰，你怎么了？”

“不要碰我！”依兰用力摔开他：“你听着，我们取消订婚，从此之后，我们永不相见！”

“依兰，”嘉文又急又慌：“我做错了什么？”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怎么样？你做梦也想不到艾美和张医生把你们的秘密泄露吧！完了，一切完了！”依兰转身便走。

“依兰，依兰……”

“别追我，我讨厌你，我恨你，恨你……”依兰走得好快，而且，她已经进了大厦的电梯。

嘉文站定下来想一想，决定先去找米高和艾美。

米高和艾美正在跳舞，嘉文把他们拉出去，他说：“依兰刚和我解除婚约。”

“什么？”艾美吓得瞪着眼。

“我不知道，可能与你们有关，她说你们泄漏了秘密。”

米高和艾美相顾失色，米高说：“难道我们刚才在花园说的话，她都听见了？”

“对啦！我好象看见一个人影。”

“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嘉文着急地问。

“我们骗了她！”米高把一切告诉嘉文。

嘉文生气地嚷着：“你们怎可以这样做，别说她，换了我，我也会生气。”

“我们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嘿！我给你们害死了！”

“我们去向依兰解释一下，也许她原谅我们。”

“解释？依兰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也许她会原谅你，可是，她决不会原谅我。”

“这件事根本与你无关。”

“她会相信吗？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将会永远失去她。”嘉文用拳头捶着头：“我为什么不患脑癌，我为什么不死，为什么不死！”

“大哥，别这样，碰碰运气，也许我们能令依兰回心转

意。”艾美牵着嘉文的手：“今次是我闯的祸，我一定会承担一切。”

嘉文不言不语，颓丧地，被艾美牵引着。

到李家，发觉依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艾美敲着房门说：“依兰，请你开门，我有话对你说！依兰，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向你解释啊！”

仍然没有半点回音。

“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出诡计，我是罪魁祸首，所有的事全是我一个人做的，你要怪怪我好了！”

“李小姐，是我和艾美骗了你。”张医生也开了腔：“我是个医生我不应该说慌，我骗了你，也骗了嘉文，你惩罚我吧！”

房里静静的，半点声音也没有。

“我知道你恨我，你骂我吧！打我吧！我愿意受任何处分，但是你千万不能误会大哥，他是无辜的，这件事完全由我计划，张医生是帮凶。”

突然，艾美扑通的跪在地上，她说：“是我错了，但完全与大哥无关，你那么聪明，你应该明白大哥和你一样被骗，否则，他为什么拒绝你的婚事？这些日子他都是坦坦白白，你可以看得出他不知内情。”

“我已经跪在地上，依兰，你是个讲道理，分是非黑白的人，你可以恨我一生，但你不应该怪我大哥，求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打我一顿，但是不要冤枉我大哥。”

房门一声响，张医生旋了旋门球，他低声说：“门开了锁。”

“大哥，快进去。”艾美很高兴，推着嘉文。

“我……”

“去呀！”艾美推开房门，把嘉文往内一推。

依兰站在窗前，她背向着他，两个人默然地站了好一会。终于，嘉文说话了，他的声音哽咽和沙哑：“你不用生气，我不会勉强你做你不喜欢的事。不过我最痛心的，我一直以为你真心爱我，想不到你以为我患了绝症，所以你同情我，可怜我。我希望米高和艾美说的话是真的，他们把我由快乐的顶峰，拉到痛苦的深渊，我真的盼望我立刻就死掉，越快越好！”

“……”

“我现在就去宣布我们取消订婚。”

嘉文走到门边，依兰把他叫住了：“嘉文，我要你道歉！”

“我没做错，我没有和他们合谋。我不道歉！”

“你非道歉不可！”依兰走过来：“你委屈了我的心意。”

“我不明白。”

“我不是慈善家，我不会伟大到把爱情随便送给别人。当然，如果不是艾美演了一场戏，我的爱可能永藏心中。但无可否认，我对你是诚意的，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

“你爱我？”嘉文一转身握住依兰双肩。

“你太不了解我。”依兰轻微的挣扎。

“我道歉，原谅我，依兰。”嘉文吐了一口气，把依兰拥进怀里。

“我们仍然是未婚夫妇，但结婚日期要拖延。”

“拖延多久？”

“四年，等我念完大学，怎样？不答应？”

“我全部听你的。”嘉文轻吻了依兰。

依兰在他耳边说了一些话，嘉文点一下头，突然用力把房门拉开，正在偷听得津津有味的艾美和米高跌倒下来，嘉文和依兰相视而笑，两个人手拖手的回到舞会去。

大团圆结局。可怜的小红娘——艾美，双腿擦破了皮。

铁汉蛮花

大学的暑假特别长！

安妮已决定随父母往欧洲渡假。

离港前的一个星期，早上——

安妮打扮得好漂亮；纯白及腰衬衣，纯白马裤（三个骨的裤，欧美很流行）配上长长的红绿头巾，红色太阳帽，红色船跨鞋和红色的大型手提袋。

她走出大花园，看见家里那银灰色的“劳斯莱斯”汽车旁，站着个穿浅蓝色T恤，深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他两手叉腰，象个勇敢而擅战的杀手。

杀手？安妮可想起来，他就象“冷面杀手”里的亚伦狄龙。同一模样的英俊，有型，冷冷的满不在乎。

当她打量那年轻人时，那年轻人也在看她，当四目交投的时候，他那冷俊的脸，似乎有一些笑意。

好迷人的神态！

安妮走过去，问：“你是谁？”

“我……亚伟。”

“我不是问你的名字，我问你是什么人？”

“中国人！”他脸上连那一丝笑意都没有了，他觉得眼前这美丽的女孩子态度奇劣。

“你当然是中国人，真的以为自己是亚伦狄龙？”安妮小鼻子朝天。

“我是我，不是什么亚伦狄龙。”

“嘿！想做亚伦狄龙，也不照镜子，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跑进来干什么？”

“我是这儿的司机。”

“司机？胡诌，我们的司机是亚文，矮矮胖胖的，和气极了！”

“亚文因为母病回乡，请假一月，我是来代替他的。”

“啊！原来是替工司机。”安妮又向他上下打量：“为什么不穿制服？”

“亚文的制服我穿不下，老爷说，反正是替工，不穿算了！”

“你打扮象亚飞，一点型也没有，怎配做我们胡府的司机？不行，不行！”

“不行也得行，亚文比我矮许多，衣服我穿不下，有什么办法？”

“好！”安妮点一下头：“给我开车门。”

亚伟象机械人似的做了一切，最后，他坐上了驾驶位：

“去哪儿？”

“你真没有礼貌，说话没头没尾，我是胡家三小姐，叫我三小姐。”

“胡家三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亚伟说话象念书似

的。

“嘿！”安妮低哼一声：“向前走，向前走！”

汽车就这样静静的驶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两个人好象在比赛，看谁能沉默到底。

“喂！”安妮到底沉不住气：“在‘连卡佛’门前停车。”

车停下来，安妮说：“把车泊好，到公司来给我拿东西。”

“拿什么东西？”

“我逛公司，买了东西由你拿。”

“我是来开车的，不是来拿东西。”

“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做司机的就是开汽车那么简单？连拿东西都不肯？也不知道你以前在那一户人家做工的，一点礼貌都没有！”安妮瞟着他：“不服气的可以立刻打一个长途电话给亚文，他会把一切规矩告诉你！”

“打长途电话？哈！你以为亚文游埠叹世界？那些穷乡僻壤还有电话？”

“那你可以问你的朋友。”

“问我的朋友？”

“问你的司机朋友。”

亚伟在倒后镜看见两个警察缓缓走过来，他着急的说：“快下车，警察来抄牌。”

“喂！你到底来不来替我拿东西？”

“好吧！下车。”

安妮慢条斯理的下车，看着亚伟驾驶汽车象火箭似的飞

走了，安妮禁不住一阵笑。

安妮边走进公司边在想：这替工司机好迷人，好逗人，也好气人。

嘿！只不过是一个司机，算得了什么？

安妮正想得入神之际，百货公司的部长，已迎了过来。安妮是这儿的老主顾，大阔客，她当然受到最好的接待。

安妮买了很多东西，一盒盒的堆着，她买够了，签了单，她吩咐部长道：“这些大盒的，派人给我送去。”

“其余的也一起送到府上，好吗？”

“用不着，有人来拿。”

部长心里想：一定又是那些观音兵，因为他知道这位小姐向来喜欢虐待男朋友。

安妮不断看腕表，有点焦急，大半个钟头了，竟然人影不见。

安妮正在烦，却看见亚伟慢条斯理的走进来。

“你怎么大半天才来？”

“三小姐，由停车场到这儿，要走一段路。”

“把东西拿走！”

部后殷勤地帮忙着把一盒盒的东西往亚伟手里放，盒子直压着亚伟的鼻尖，亚伟在皱眉。

走出公司大门口，安妮说：“我们去‘美心’吃午餐。”

“什么？”

“吃午餐呀！快一点钟啦！”

“你吃午餐的时候我做些什么？”

“你当然也在吃午餐。”

“不，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我不要和你一起吃午餐！”

“我命令你！”

“我有权反抗。你不要以为我什么规矩也不懂，我们做司机的，除了开车，还要为主人办点事，比如拿点东西，奔走一下。但没有一条规例要陪主人吃午餐的，如果你不服气，我可以带你去劳工处。”

“去劳工处干什么？”

“分道理！”

“你这人！”安妮瞪大了圆眼睛在叫：“我请你吃午餐，是给你面子。你为什么这样怕我，我又不会吃人。”

“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任何人，我只是依照规矩办事。”

“哼！其实你只不过是一个司机，一个下人，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同桌吃饭？”

“对呀！上下不配。我先走了！”

“喂！一个钟头后，开车到‘美心’门口等我。”安妮顿着脚，她心里想：这人真可恶，非要好好“整”他一下不可。

× × ×

亚伟回胡家吃了中饭，再开车到餐厅等了半点钟，比安妮原本说好的时间超时三十分钟，亚伟在车里，等得好焦急。

终于，他忍无可忍，推开车门跑进餐厅，四周一望，看

见安妮悠闲地用手指抚弄着桌上一朵鲜玫瑰的花瓣。

她显然已吃过午餐。

亚伟气冲冲走过去，他说：“我已经等了大半个钟头。”

“是吗？”安妮瞧他一眼，抿了抿嘴。

“既然吃完饭就应该结账。”

“哈！荒谬。做下人的，竟敢管主人什么时候结账。”

“如果你自己回去，那我什么也不管，我立刻把车开走！”

“我自己回去？怎样回去？长了翅膀飞？坐的士？嘿，放着自己家里的劳斯莱斯不坐，坐的士？不，你非要等我不行！”

“等。还要等多久？”

“本小姐喜欢走的时候自然会走！”

“你……”亚伟忿忿的握着拳头。

“哎唷！你怎么脸色都变了，两眼目露凶光，是不是主人叫司机在车里等也得上劳工处？”

“你知道不知道外面不准停车等候，要是碰上警察……”

“碰上警察怎样？”

“汽车被抄牌。”

“抄牌又怎样？”

“抄牌要罚钱。”

“罚多少钱？”

“每次三十元。”

安妮一阵低笑：“你那么凶，多么紧张，原来就为了三十元。”

“当然，老爷知道了，会怪我开车不小心。”

“老爷才不会这么小气。嘿！三十元。”

“这话，是你说的，要是老爷责问起来，你要负责！”

“我负责，我现在就负责。”安妮从手袋里揪出一张五百元放在台上，说：“这儿有五百元，他们喜欢抄多少次就让他们抄多少次，剩下来的，给你买精吃。”

“你……不可理喻。”

“带着钱滚出去！”

亚伟看了桌上的钱一眼，霍地转身，走了！

安妮由心里直笑出来。

二

亚伟送了胡老爷上班，泊好车，走进厨房正要吃早餐，管家巧姑提着两只大纸盒进来。

“亚伟，还没有吃过早餐。”

“刚回来嘛！”

“快一点吃，三小姐要用车。”

亚伟把奶瓶用力一放，他说：“她怎么天天要用车？”

“是有点奇怪！”巧姑放下纸盒坐下来：“以前她很少要亚文开车。每次出去，不是坐男朋友的汽车，就是自己开跑车出去。”

“我一见她就烦。”

“烦？象小姐那样美丽的女孩子，哪一个男人见了她不眉飞色舞？”

“是的，她美丽，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象在阳光下闪耀的宝石。”亚伟把最后一口面包放进嘴里：“不过，只要交谈两句，你就会发觉她原来是美国西部的红番——野蛮民族。”

“我们小姐是出了名的刁蛮公主。不过，只要你凡事顺着她，她就不会找你麻烦。她对我们下人总算好，她对男朋友可真凶，没办法，她给老爷，太太宠惯了。”

“那真巧，我这人受软不受硬，我也是要人家顺着我的。”

“可惜命不同呀！人家是千金小姐，当然人人顺着她。可是，你只不过是个司机，难道还要主人顺着你？”

“难道穷人就不容许有自己的性格。”

“算了，别做梦了。”巧姑站了起来：“我差点忘了，小姐吩咐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要穿制服开车。”

“她搞什么鬼，她早就知道，亚文的制服我穿不下。”

“小姐并没有要你穿亚文的衣服，她另外为你订制了四套，其实，小姐待你真不错，你的制服无论料子，款式，都要比亚文的好看几十倍，你看。”巧姑打开其中一个大纸盒：“真棒！”

纸盒里是雪白色的制服和帽子，钮扣是金色的，肩膀和帽子上有三行金线。

“我不要穿制服。”亚伟把纸盒拍上：“老爷答应过

的，况且，我只不过是一个替工。”

“做司机的多半要穿制服，以前因为亚文的衣服你穿不下，老爷才答应你。现在，小姐花了钱特地为你缝制了四套，你怎可以不穿？”

“我根本不喜欢穿制服，哼！象小丑。”

“你不听从主人命令，主人有权……”

亚伟一挥手，满不在乎：“我大不了不干！”

“我的少爷，也许你不在乎，但亚文要靠这份工养活一家十数口，他很需要这份工作。”

“东家不打打西家！”

“那么容易？我们这儿前前后后，住的都是有钱人，可是，苏家的司机是一千，丘家的一千二百，李家的司机虽然也是和亚文一样每月一千五百大元，可是李家的主人刻薄又利毒，我们喂狗吃的饭也比他们好。我们老爷太太是最有人情味的，亚文这一次回乡，老爷送他一千元，平时我们吃得好，住的环境好，穿主人的，用主人的，我们还有自己的彩色电视机，雪柜……普通人家也比不上我们享受好。”

“我不穿这种怪衣服，我不干。”

“你失去亚文这份工，亚文会怨你一生一世。亚文虽然月薪一千五百，但是‘贴士’多，前晚你送周夫人回家，她不是给你五十元？象这样的赏钱，亚文每月最少有五六百，你说，一个中学生，每月赚钱二千元，连房租都免了，这样的工作往那儿找？”

亚伟吐了一口气。

巧姑道：“既然亚文是你的好朋友，你又答应了帮助

他，你就要遵守诺言，好人做到底，不要令好朋友失望。”

亚伟用拳头擂一下桌面，说不出话。

“老爷太太好人事，就是小姐刁蛮些，其实，小姐也没有什么，这种娇娇女，你迁就她一下就没事了。亚伟，受了委屈的时候，想想亚文，就什么都忍下去了！”

亚伟挥一下手，终于点一下头。

“快去把制服换上……”

亚伟穿好制服，在镜子里照照，样子还不错。

他走出花园，安妮已经在等着，她打扮得好耀目，无论相隔多远都能看到；入膊的白衬衣，用一条橙色的百褶裙束着，中间是一条金色的阔腰带，头上是橙色的意大利式帽子，配上橙白相间的高跟鞋和手袋。

安妮看见亚伟，她走向车旁，然后上下打量他：“不错，很帅！”

亚伟象个聋子，也象个哑巴，他只是开开那车，我只不过是车。

安妮道：“怎么样？送了你四套衣服，晃着，她忽然大笑起来。”

“那根本不是我所要的。”

“是怎么一回事？还嫌这套衣服不够好？”

“三小姐，你要去那儿？”

“我？去白石湾吧！”

“白石湾？”

“你从未去过？那儿风景很美，不过知道的人很少，你往前驶，我会教你怎样走！”

转左转右，好一段路，终于来到白石湾。

这儿的海水很清，海边有许多石，那些石光洁，雪白，平滑，风景果然很美。

安妮下了车，她嘱咐着说：“把我的小皮筐拿下来。”

亚伟把红色的小皮筐拿出来：心里有点疑惑。

“皮筐内全是衣服，把它放在石上。”

迷惑仍在亚伟心内盘旋。

“你猜我为什么带一皮筐衣服来？”安妮用手指一点：

“拍照！”

“拍照？”

“你心里也一定在想，谁替你拍照？我让你知道；是你！”

“我？”

利、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不替我拍，谁替我拍？”

情味的，亚文这一肯定地：“我不拍！”

好，住的环境好，身

色电视机，雪柜……

“我会拍的，我这相机，不是那些廉价物品，这部相机是全自动的，你只要用镜头对准我，按一下按钮就行了，完全不必讲究技术。”

“我是个司机，不是影相佬，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这是命令。”

亚伟看见安妮蛮不讲理的时候，他就想发恶，但是当想到亚文，他忍住了！

“拿住相机！”

亚伟悻悻然的把相机抢过去。

于是测，测，测，闹了一个早上，终于谋杀了三筒菲林。

安妮很满意，她吩咐亚伟：“把底片拿去冲印公司。”

× × ×

相片拿回来了，安妮拿出来一看，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她大声叫着：“是怎么搞的，这一张只影我的帽子，这一张只影我的鼻子，这一张只有一个手袋，这一张是我的耳朵，这一张只有五只手指，这一张……喂！你是怎样拍照的？”

“遵守三小姐的吩咐拍。”

“你没有用镜头对准我？”

“对准你呀，相片里的一切全部是属于你的。”

“你以前没有拍过相片？可怜，穷得连照相机也没有碰过。”

“我早就说过我不干，因为我不是影相佬，我只不过是个司机。”

“很好，”安妮拿着相片在眼前幌着，她忽然大笑起来：“很有意思？”

亚伟皱起了眉，她不知道安妮又要耍什么花样。

“你这人，很适合拍电影，因为你拍大特写很有天才，我很想投资开电影公司，你有条件自编自导自演。”

亚伟转转眼珠子，不说话。

安妮把相片一张张撕成了一小片，一小片，桌上放了一大堆纸碎，安妮说：“你过来！”

亚伟走前两步。

安妮双手捧了一大堆小纸片，她站起来向亚伟迎面撒过去，亚伟满头满身都是。

“送给你的，纪念品。”

亚伟用手拨去纸碎，他低哼着在笑。

“滚出去！给我滚！”

“遵命，三小姐。”亚伟潇洒地一鞠躬，大步出去了。

安妮气呼呼的叫佣人把巧姑找来。

女管家来了，看看安妮的面色，心知不妙。

“巧姑，我问你，亚伟最不喜欢吃什么？”

“他最不喜欢吃麦片。”

“煲菜方面呢？”

“他不吃鱼。”

“还有呢？”

“不吃葱。”

“还有，还有……”安妮不耐烦了。

“他不吃烧鹅，不饮鱼片汤，其他的，他什么都吃。”

“你去吩咐厨子，以后一连三天，亚伟的食物要改一改，早餐不要给他吃鲜奶，鸡蛋和面包。给他煮一碗鱼肉麦片好了。至于午餐和晚餐，不准他和你们一起吃，他私人的菜单是：青葱蒸鱼，烧鹅和鱼汤，最好还来一个青菜炒鱼片，巧姑，你可别忘了。”

“我知道，三小姐。”

“一连三天。”

“是的。”

安妮满意地站了起来，她脸上扬着得意的微笑，道：

“巧姑，你要看紧他，工作时间内，不准他出去购物。”

“知道了，三小姐。”

“哈！真好玩。”安妮象小孩子似的拍着掌：“爸爸和妈妈呢？”

“都在楼上！”

安妮跑进父母的房间，一看见父亲就撒娇。

“爸爸，你答应买给我的电单车呢？”

“问你妈去！”

“女孩子开什么电单车，野得象个粗男子。”

“好玩嘛！”安妮翘起她那小嘴唇：“爸爸没志气，是个怕老婆的奴隶。”

“你这孩子……”胡太太作状举起了手。

“安妮一向是胡言乱语的，何必跟孩子计较。”胡老爷连忙护着女儿：“明天出门了，衣服收拾好没有。”

“爸爸，我不跟你们去欧洲了！”

“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机票都订好了。”

“机票可以退的。”

“但是你答应了洛嘉力在意大利会面。”

“我没有答应他，是他自己和父亲去英国后，要去意大利会我们，那是他一厢情愿，与我无关。”

“那你准备去哪儿，看见洛嘉力，我通知他去找你。”

“我哪儿都不去，我留在香港，这儿好玩。”

“你真是个怪孩子，”胡太太说道：“香港那么小，简直连一处游玩的地方也没有，你留下来，干什么？”

“唔！暂时无可奉告。爸爸，你去欧洲，要给我留点

钱。”

胡老爷拿出支票簿，签了名，他把支票交给女儿：“你自己填银码，喜欢要多少，就拿多少。”

“好极了！我可以买一部电单车。”

“不准，不准，开电单车多危险。”胡太太叫着：“你可以去买一层房子，甚至去买一个丈夫，但绝对不能买摩托车。”

“妈妈是为了疼你！”

“知道啦！”安妮摊开两手：“我就去买一个丈夫。”

“你和洛嘉力怎样了？”胡老爷问。

“什么怎样了？”安妮耸一耸肩。

“你们没有计划过结婚，或者订婚？”

“他提过了，不过，我不想太快结婚，只想多念点书。”

“过去，你们总是出双入对的，你们不是在恋爱吗？”

“也许是吧！我也不大清楚。”安妮吐一口气：“自从我认识了他，我以前的男朋友便纷纷失踪，他变成我唯一的男朋友，情形就是这样。”

“其实，洛嘉力也很不错，他年少有为，样貌也不错，人顶聪明。”

“他还会走伯母路线。”

“那是不重要的，因为我根本不用和他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还是你是否喜欢他？”

安妮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应该好好想一下。好吧！爸爸，妈妈，祝你们旅途愉快。”

三

胡老爷夫妇一走，胡家就只留下安妮一个女人。

安妮的大哥，二哥，早就在外国成家立室。

亚伟的工作范围缩小了，他就只须侍候安妮一个人。

不过，这位小姐可不容易侍候。

这天，安妮派亚伟到很远的地方购物，亚伟一出门，安妮就立刻溜进亚伟的房间。

推开房门，东看看，西翻翻，发觉亚伟的房间，除了书本，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些书全是英文的，什么力学、地质学、投影几何……安妮心里想：这蛮牛看来倒有点学问，而且英文一定不错，怪不得他那么神气。

安妮翻呀翻，在床头柜上，竟然给她找出一只金手表，这手表很名贵，大约值五、六千元。

“奇怪，一个司机替工，那来许多钱买这样名贵的手表？难道他……”安妮坐在亚伟的床上呆想。

就在这时候，亚伟推门进来。

他看见安妮坐在他的床上，一呆。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安妮站起来，有点尴尬。

“你偷进人家的房间，还坐在我的床上，到底干什么？”亚伟翻了脸。

安妮是永远不饶人的，她看见亚伟凶，她就更凶：“什么人家的房间，这儿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全是我们胡家的

财业。”

“房子是你的，但是分配给我，就属于我，更何况房间里全是我私人的东西？”

“话是不错。不过房子毕竟是我们的，我进来看看，不算犯法吧！”

“进来看看，可以。但是先要得到我的同意，而且你也没有权翻我的东西。”

“谁翻你的东西，你有什么可以给我翻的？”安妮瞧亚伟一眼：“书倒是不少。你念过中学？”

“……”

“喂！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念过中学没有？”

“念过了！”亚伟突然大声吼叫！

“怎么了？想吓死人！”安妮跳了起来。

“我是个穷人，粗人，我不懂得说话的艺术，想说就说，想叫就叫。”

“你会英文？”

“二十六个字母总会。”

“你念过大学？”

“我……没念过。”亚伟背转身：“穷苦人家，念什么大学。”

“可是你的那些书……”

“向朋友借的。”

“唔！总算勤奋好学。”安妮突然想起来：“我找到了一样东西，看！这手表是谁的？”

“我的！”

“你的？撒谎。你说过你是穷人，穷人买得起一个几千元的手表？”

“这，我……”亚伟左看右望：“是我一个亲戚送给我的。”

“撒谎！”安妮用手指住他：“象你这样的穷小子，哪来的有钱亲戚？除非……你的契妈送给你！”

“契妈？”

“是的！契妈。象你这样穷苦出身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阔亲戚，可是，象你这样的人才，有三五个富有的契娘也不足为奇。”

“什么意思？”

“你以为呢？”

“你存心侮辱。”亚伟握着拳头：“我是个大男人，我不会用女人的钱。”

“那你这只表一定是偷回来的，一个贼比一个吃软饭的男人好不了多少。”安妮拿着手表摇呀摇。

“喂！你不要再侮辱我，否则……”亚伟在她面前幌拳头。

“唷！好凶呀！想打人？哈，我就不相信你敢打我。”

“你再侮辱我，我就打你！”

“真的？哈……”安妮笑弯了腰，道：“那你听着：你是个吃软饭的，你是个贼，你有种的，就动手打我。”

亚伟浑身是火，他也不管眼前的人是男是女，也不管后果如何，一个热辣辣的巴掌，就向安妮那娇嫩的脸儿掴去。

安妮痛得捧着脸在叫，可是只一会，她就回了亚伟一

掌，两个人火遮了眼，于是互相纠缠起来。

在争执中，忽然“拍”的一声，安妮手中的表掉在地上。两个人低头一看，表坏了！

亚伟弯下腰把表拾起，正要和安妮算账，抬起头，安妮已无影无踪，看样子她早已溜走了！

× × ×

亚伟抗议罢工，他已经一整天足不出房。

他正在看书，巧姑敲门进来。

“巧姑！”

“车都封了尘，你应该出去工作了！”

“我不去！”

“你赚了人家工钱，怎可以不工作？”

“谁叫她侮辱我，她还摔坏了我的手表。”

“可是，你也打了她一个巴掌呀！我看见她那雪白的脸儿深深的印了五个手指印，我就感到心痛，要是老爷太太在，他们真的会拉你上差馆，小姐自出娘胎，就没有捱过一次打。”

“她自作自受。”

“算了吧！人也打了，别说你是个下人，就算你是个少爷，男人打女人，总是不应该。”

亚伟不说话。

“听话，去工作。”巧姑把一只盒子放在桌上：“这是小姐吩咐我交给你的，你拆开看看。”

巧姑走了，亚伟把盒上的花纸撕破，揭开盒子一看，竟然是一只新手表。

亚伟想了想，把盒子合上，站起来，走出房间。
碰见一个女佣，知道安妮在花园。

果然，在秋千架上，看见安妮一边荡秋千，一边咬香口糖。

“唷！鸟儿终于出窝了？”她瞧了亚伟一眼说。

“我是来还东西的。”

“什么东西？”

“手表。”

“你不要？”

“不要。”

“为什么？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安妮停下来：
“我买错了？”

“没有错。可是我不要。”

“总得有个理由呀！”

“没理由。”

“你不是一个敢作敢言的人吗？为什么畏首畏尾？”

“好吧！既然三小姐一定要知道，那我告诉你，我讨厌你的东西！”

“你……”

亚伟把手表放在她的脚下，转身就走。

安妮气得差点昏了，她颤着声音大喝一声，“站住！”

亚伟停下来，回过头。

安妮拿起了手表向亚伟迎头掷过去：“你去死吧！”

亚伟一侧，手表“拍”的一声落在地上。

“又一只！”亚伟笑一笑，也没理安妮，走出去开始他

今天的工作。

安妮可气坏了……

亚伟吃完午饭，在厨房和厨子聊天。

巧姑走进来，一脸不愉快的神色。

“亚伟，你走运啦！可以放假了。”

“放假，做梦。昨天才收到亚文的信，他要延期回来。我已经代他向三小姐请假。”

“向小姐请假难不难？”

“不难，她一口就答应了，前后给他个半月假期。”

“我早就说小姐心肠好，亚文真幸运。”

“我可倒霉，你替我想一想，要和一个红番相处一个半月。”

“我刚才不是说你走运？以后你再也不用侍候小姐。”

“为什么？”

“她的私人侍从回来了！”

“陈少爷回来了？”厨子问。

“哼！我一见他就烦。”

“巧姑，你好象不大喜欢那位陈少爷。”

“我有什么理由喜欢他？他生气十足，欺贫重富，我们叫他一声，他哼也不哼。眼睛望向天空。”

“他是三小姐什么人？”

巧姑道：“男朋友，未婚夫，说不定将来是我们的姑爷。”

“那可惨了！”

“怎么？”亚伟问厨子：“你也不喜欢他！”

“他难侍候嘛！”

“三小姐怎会喜欢这样的人？”

“他会奉承，会拍马屁，会讨好老爷、太太和小姐。他很聪明又工于心计，他一上场，就把小姐其他的男朋友打垮了！”

“那么厉害。他一定很英俊，象个白马王子。”

“他当然不难看，如果他象个丑八怪，小姐才不会喜欢他，不过，说好看，他无论如何比不上你。”巧姑叹一口气：“可惜你是穷小子，如果你是公子哥儿就好了。”

“就算我是富家公子，我和她一样合不来，你没看见她天天跟我吵？”

“她为什么不跟我吵，不跟亚文吵，偏偏跟你吵？”巧姑点一下头，道：“我猜，小姐可能已经看上了你。”

“怎么会？她未婚夫都有了！”

“小姐虽然对他不错，不过，我始终认为他们不是理想的一对。”

“那是因为你有偏见。”

“亚伟，你对小姐难道没有半点好感？”

“她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有吸引力，可是她太野蛮，我受不了！”

“你自己也牛脾气呀！一个铁汉，一个蛮花，天生一对。”

“别开玩笑了，巧姑，我和她，一个在天之东，一个在海之西，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

四

安妮坐在露台上，一面咬苹果，一面说：“喂！你今天已经第四次批评我的司机了！”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嘛！”

“他那儿不顺眼？”

“他根本不象个司机。”

“他是不象司机。他象个大学生。”

“才不象呢！他象亚飞，社会垃圾。”

“他行为好，思想好，勤奋努力，生活正常，怎会象亚飞？”

“他没有礼貌，对主人说话硬言硬语，简直象只蛮牛。”

“你呢？你也好不到那里去，人家叫你一声陈少爷，你眼角也不瞟他一下。”

“因为他态度不够恭敬。”

“他为什么一定要对你恭敬？你是他的主人？你每月支他月薪？”

“其实，世伯也真是的，亚文既然请假，就应该另外请一个司机，找一个这样的替工回来干什么？”

“喂！Roderick。”安妮将核心朝他脸上掷去：“我们胡家的事不准你管，如果你再敢批评我们的人，我就对你不客气。”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洛嘉力见安妮发火，连

忙道歉赔小心：“我们感情那么好，何必为一个下人生气。”

“我才懒得生你的气。”安妮伸一下腰：“闷死了！我要去海边散步，喂！替我吩咐工人，叫亚伟准备车。”

“海就在下面，走路就行了！”

安妮道：“我不喜欢这个海，我喜欢另一个海，行不行？”

“行，行，让我开车送你去。”

“我不喜欢坐你的跑车，我要坐我们家的‘劳斯莱斯’。”

“好！让我来开车。”

“坐劳斯莱斯怎可以连司机也没有？发神经。”安妮由露台走进客厅：“巧姑，叫亚伟准备车，我要出去。”

“小姐，亚伟是十点钟休息的。”

“现在才九点嘛！”

“是的！小姐，我去吩咐亚伟。”

洛嘉力·陈浑身不自然，他每当想起亚伟就妒忌，更加不高兴他开车，不过，他一向对安妮依顺惯了，他当然只好遵从，其实是敢怒而不敢言。

由亚伟驾车到白石湾，安妮下了车，她走向海边，张开两手叫着：“好美的海水！”

今夜，月明如镜。月儿照在大海上，海水泛起了点点银光，美得象一幅银色的锦缎。

亚伟靠在车旁，远远的。

不过，他还可以清楚看见洛嘉力用手摆着安妮的腰，另

一只手指指点点。

奇怪，亚伟也不喜欢洛嘉力这个人。

他又看见安妮拉开他的手。一会，他又把身子贴过去。亚伟背转身，不看他们。

亚伟心里想，巧姑的话是假的，洛嘉力由欧洲回来了，亚伟还不是天天送安妮到这儿，到那儿。

晚风轻轻，月明如镜，在这样美的晚上，忽然间，亚伟渴望自己身旁也有一个可人儿。

他禁不住回转身看安妮，她那绿色的薄纱披肩在海风中飘扬，那亭亭玉立的背影，她，就象是从海里冒出来的海神。

她好美，好美，她是不是自己所梦想的可人儿？

是的，不，不是的，她很美，可是……又那么刁蛮！

巧姑说，顺着她就没事了，不错，只要顺着她，她就会乖乖的，然而，他真的能顺着她么？

他的脾气又这样硬，硬得象铁一样，他正等待着热情的火去溶化他？但是，安妮除了无理取闹，还能给他些什么？

他看看表，十点钟，是他休班的时间，他随时可以开车回家休息。

要不要走过去告诉他们，他要下班了？

他再看看安妮，她正弯下腰在拾贝壳，她那么全神，那么开心，他实在有点不忍。

好吧，多逗留一会，让她多开心一下。

他开了车门，坐进车里，真好，一个人静静的，省得胡思乱想。

很快，又过了半点钟，他的视线通过车前的挡风玻璃一看，洛嘉力正和安妮在追逐，洛嘉力在拉她的手，安妮在摔他，两个人拉拉扯扯。

亚伟倏地推开车门，直走过去，走得很匆忙。

“三小姐，已经十点半钟，”他插在两人之间：“超过我下班时间半个钟头。”

安妮看一看表。

“喂！”洛嘉力推他一下：“谁叫你走过来的？真没礼貌。”

“陈少爷，我已经过了我下班的时间，下了班，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喜欢走到那儿都可以。”

“谁说你可以下班，你送我们到这儿来，就得等候着送我们回去。”

“要是你们在这儿玩个通宵，我也要等？”

“是的，谁叫你替人家做工。”

“我是打胡家的工，受胡家老爷的薪金，你没有权力命令我。”

“什么？”洛嘉力·陈一手抓住亚伟的制服：“你竟敢跟我斗嘴？”

“陈少爷，你抓皱了 my 衣服，请你放手。”

“偏不放，怎么样？”

“你不是要打架吧？”

“打架，你这没礼貌的奴才，我正想打你一顿。”洛嘉力话还未完，一拳就向亚伟面部挥打过去。亚伟用手臂一格，洛嘉力没打中他，紧接着又是第二拳，亚伟身一闪，避

开了。

洛嘉力左腿横扫过去，亚伟抓住他的脚，把他轻轻向前一推，洛嘉力几乎栽倒在地上。

亚伟拍拍手说：“陈少爷，我已经一连让你三招，如果你再不停手，我就不客气了。”

“你……”洛嘉力象疯了似的扑过去。

当两人快要碰在一起之际，亚伟腾身向空中跃起，他跳到洛嘉力的背后，一个连环三扫腿，拍，拍，拍，直把洛嘉力踢倒在沙上，爬不起来。

亚伟吐了一口气，为了亚文的工作，刚才他已经极力压制自己，但洛嘉力欺人太甚，而亚伟又是躁性子，打架如吃家常便饭，他把洛嘉力打得爬不起来，才吐了一口闷气！

亚伟看了看安妮，掉头就走。

“亚伟！”

“不用说了，开除吧！”

“开除？”

“我打倒陈少爷，你当然不会放过我。”

“洛嘉力？他关我什么事？”

“他是你的男朋友。”

“对呀？他是我的朋友！”安妮走到亚伟身边：“可是他自私肤浅，自以为是，我根本不满意他。”

“你不开除我？”

“干吗开除你？你没有做错，而且我觉得你打得很好。”

亚伟浅浅一笑：“刚才满肚子火，根本没有想到后果，

如果我因此失去了亚文的工作，他一定会怨我一辈子。”

“我们回去吧！”

“陈少爷呢？”

“别管他，他自作自受。”

五

星期天，是亚伟休假的日子。

傍晚，他由外面回来，下了车，正朝向胡家走，忽然有几个事先埋伏的人，向他冲了过来。

“你是胡家的司机？”其中一人说。

“是的！”

“你叫亚伟？”

“唔！”亚伟打量他们：“你们是什么人？”

“杀手。”

亚伟道：“你们这些杀手来找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

“奉了委托人之命，警告你从今天起，不准你再和胡家的安妮小姐要好。”

“谁说我和胡安妮好？神经病！”

“你用不着假装糊涂，你这穷光蛋竟妄想娶富家小姐。”

“就算有这样的事，也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的委托人，不喜欢你和胡小姐来往，你小心听着；第一，如果你肯辞去胡家的工作不干，我们的委托人

愿意送你一万元，要是你不愿意辞工，但发誓不再和胡小姐来往，你也可以得到五千元。”

“不错的买卖！”亚伟叉着腰，用皮鞋踏着地石：“要是我两样都不答应呢？”

“那你就自讨苦吃！”最高的一个举起大大的拳头。

“想打架？妙极了！”亚伟拍一下手掌：“我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的打它一顿。”

这人犯贱，揍他。”

四个人一齐上，亚伟倒很轻松，一手抓住一个人的手臂，一个团团转，把他摔倒一丈之外，左足向后踢倒一人，另一只拳头向第三个腹部挥去，余下一个被他托起抛得远远的：“还当杀手呢！饭桶。”

四个人爬起来，又象蚁黏蜜糖似的围了上来，亚伟一个摔，踢，劈，插，耍了几招，四个人都有点气呼呼。

正在苦战，忽然亚伟感到背后一阵刺痛，他一个风车旋转身，看见后面那高个子用刀在他背上割了一下。

他可真火，一手抓住握刀的那只手，他用一把力，几乎把对方的手腕握断。

“哎唷！”刀子当的一声摔在地上。

亚伟飞快把刀拾起，他握着刀说：“谁不要命的就上来。”

如今的亚伟，已经是如虎添翼，刚才他手中没有武器，已占了上风，更可况一刀在手。

领头的伸手往腰间摸枪，枪刚拿出来，亚伟的刀子已飞了过去插在他的手上。

他正张大喉咙叫。

亚伟飞跃向前，用脚踢起地上的手枪，手枪在空中象降落伞一样落下，亚伟跳起来，把手枪接住了。

亚伟用枪口对准他们。

这一连串的动作实在太快，令那四个杀手口定目呆。

“走！”领头的一个人捧着受伤的手在叫。

其余三人一转身拔脚就奔。

“回来，站住！”亚伟高声喝：“谁再跑我就开枪。”

四个人立刻停步，动也不敢动。

“回过身来！”

四人服从如士兵，全体一个向后转。

“告诉你们的委托人，别再来惹我，下一次我会主动找他，要他的命。”亚伟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然后把手枪抛过去：“拿回你们的東西。”

与此同时，安妮开着她的跑车在路上，刚转入她家的那条路，三个女人闪身而出，挡住她的去路，横排在她的汽车之前。

安妮急忙刹车掣，跑车“吱”的一声响，安妮停下车，气冲冲走出跑车指住那些女人就骂：“你们没带眼睛？你们看不见我的汽车？”

“你是胡安妮吗？”一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年逾三十的女人，她昂首翘唇的问。

“你是谁？”

“亚伟的太太！”

“什么？”安妮叫起来：“亚伟那儿有太太？”

“不错。”那女人做了一个手势：“我和亚伟没有正式举行婚礼，不过，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安妮心里混着酸，苦，辣。她怎样也想不到亚伟这样没出息，竟然和一个庸脂俗粉同居。

“你是亚伟的情妇？你根本不配！”

“对呀！我年纪比亚伟大，又不够漂亮，但是，我有的是钱，我供给他衣，食，住。他跟着我，又饱又暖，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安妮想起了那只名贵手表。

“他既然是你的小白脸，你为什么不关着他，放他出来干什么司机？”

“这傻瓜就是有一股傻劲，他为了帮助朋友，竟然到你家捱苦，我就是怕捱坏了他，所以，希望你不要再让他在你那儿做工。”

“没人拉住他的尾巴，他分分钟可以滚。”

“问题是，他看中了你。”

“看中我？我可没兴趣养小白脸。”

“胡小姐，亚伟虽然一时糊涂迷恋你，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人，我请求你放过他！”

“你到我家把他带走，立刻，快。”

“这样做，会损害他的自尊，还是你亲自开除他吧！”

“吃女人软饭的人还会有自尊？笑话，你们的事你自己去解决，我不管。”安妮转身就走。

那女人一手抓住安妮的手臂：“慢走！”

“你要干什么？”

“答应我回家立刻开除亚伟。”

安妮岂是个任人摆布的人，她摔开那女人的手说：“不答应！”

“你是爱定了亚伟？”

“神经病！”

“喂！胡小姐，你不要有敬酒不饮饮罚酒。”

“你想恐吓我？免了吧！”

“哼！你不合作，别怪我们辣手摧花。”

“你们能把我怎样？”

“要你裸跑！”

“裸跑？”

“是的，剥掉你的衣服，让你在路上跑。”

“你敢？”

“嘿，你等着瞧吧！”那女人一挥手说：“脱光她的衣服。”

两个女人扑过来，安妮一面护着自己，一面高声叫救命！

她的衣领给撕破了，安妮大发雌威，用脚踢，用手抓，虽然对方有两个人，但是对付安妮这个蛮女，竟然有点吃力。

安妮尖声高叫，她裙子的前幅正要给人扯下，突然后面一辆汽车远远驶过来。

那女人见情势不妙，手一挥，三个女人走了。

安妮呆在那儿，她的裙子已破了好几处。

那辆听闻呼叫声，一心想来援助的汽车驶近安妮的身

边，一个中年男子探头出车窗外问：“小姐，发生了什么事？”

“啊！有几个坏人……”

“他们欺负你，要不要我替你报警？”

“噢！不，不要报警，我并没有损失东西。”

“但是你身上的衣服……”

“我和他们纠缠的时候弄破的。”

“我送你回家。”

“谢谢你，我自己有车。”

“天色不早，快回家吧！”

“对，谢谢你，再见！”安妮回到车上。

那辆汽车一直尾随安妮，直至安妮的汽车驶进胡家，他才离去。

安妮把汽车驶入车房，她坐在车上默默凝想。

突然，她由车上跳出来。

六

安妮怒气冲冲，一脚把亚伟的房门踢开。

穿着牛仔褲，赤裸上身的亚伟，看见安妮吓了一跳，他连忙拉起床上的牛仔背心套在身上，他手忙脚乱的叫：“喂，你进来为什么不先敲门？”

“敲什么门？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是我的，我喜欢进那儿就进那儿。”

“蛮不讲理。”

“跟你这种人还讲什么理？”安妮指住他：“你下流，卑鄙，不要脸，社会垃圾……”

“人家在换衣服，你一声不响闯进来，你才不要脸！”

“我说那只手表是你契妈买给你的，你就说我侮辱你，哼！自抬身价，甚至何止只表，你吃的，用的，穿的全是你契妈的。”

“胡言乱语，那一个契妈？”

“你怕我把她说老了，好，我就称他为你的契姐，也许我应该说，是你的太太。”

“我根本未结婚，那来的太太？”

安妮道：“那末，说你的情妇，情人，黑市太太，打令……”

“荒谬，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谁象你，男朋友，打令一大堆。”

“连女朋友也没有，那么纯情？”安妮嗤之以鼻，说道：“如果她不是和你有特殊关系，她怎会找我麻烦？”

“就算她是我的情妇，又跟你有什么相干？”

“对呀！你的情妇真莫明其妙。”

“她是什么人？”

“女人，有钱的女人。”

“她叫什么名字。”

“乌龟王八蛋才知道她的名字。”

“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怎能肯定她与我有关？”

“是她亲口说的，她迫我开除你。”

“你受骗了，如果我有一个有钱的情妇，我还会在这儿

受气当司机？”

“假如她与你无关，她怎会来找我麻烦，看，我身上的衣服都给她们撕破了！”安妮扯着裙子：“都是你，都是因为你！”

“你破了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我因为你连背也给割破了！”

“你的背……受伤？”

“看！”亚伟拉起背心。

“好长的伤痕，你跟人打架？”安妮由愤怒转为担心：

“要不要立刻请一个医生回来？”

“皮外伤，算不了什么，”亚伟一挥手说：“不过你的男朋友也真狠，请了四名打手，他们不单止有刀，还带了枪，他们是想要我的命。”

“我的男朋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亚伟把一切告诉安妮。

“唔！那一定是你的情妇干的。”

“绝对不会，如果她不爱我，只要一脚把我踢开就行，女人心肠软，决不会痛下毒手。”

安妮想了想，觉得亚伟的话不无道理，最有力证据是他背上受伤。根据心理学，如果是亚伟的情妇干的，受伤的应该是自己，又怎会拉拉扯扯那么简单？

“亚伟，你真的没有契妈，情妇那一类人？”

“女人有钱，会找一个听话的，谁肯要我这条蛮牛？”

“今天一连发生了两件事，到底是谁干的？”

“我怀疑一个人。”

“谁？”

“你的陈少爷。”

“洛嘉力？”

“是的，那天我和他在海边打架，事后你不理他和我走了，他一定误会我们之间有感情，他因妒成恨，所以要置我于死地，同时他还想出一个丑化我形象的离间计。”

“嗯！”安妮想起他以前的男朋友一个个溜掉，她开始怀疑洛嘉力。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调查一下。”

“好，”安妮转身就走：“我立刻打电话责问他，如果是他干的，我和他绝交！”

亚伟用手拦住她：“你这样问他，他不会承认的，他会推得一干二净。”

“那怎样办？”

“过两天，约他出来，想办法套他的话。”

“唔，想不到你这人粗中带细，好，就依你的话去做。”
安妮说：“我叫巧姑替你裹伤。”

× × ×

安妮打扮得漂漂亮亮，紫色长裙配上银色披肩，和洛嘉力乘车到白石湾拍拖。

下了车，安妮挽着洛嘉力的手臂，有那么娇就那么娇：“洛嘉力，你爱我有多深！”

“比海还深。”洛嘉力差点乐得没晕过去，因为安妮对他一向很凶，从未象现在这样娇媚温柔。

“想不想和我结婚？”

“想，想，我已经想了很久，你是不是答应和我结婚？”

“你又没有向我求婚？”安妮翘起她那小嘴唇。

“我现在就向你求婚。”洛嘉力捏住安妮两只手：“求你嫁给我。”

安妮欲拒还迎，轻轻摔开他的手：“没有玫瑰花，你又不叩头。”

“叩头可以！”洛嘉力噗通一声跪下来：“可是那么晚了，到那儿买玫瑰花。”

“没有玫瑰算了！你就多叩几个头吧！”

洛嘉力象母鸡吃米似的一连叩了几个头，他问：“行了吧！你总该答应了。”

安妮存心要他多跪一会，她答非所问的说：“亲爱的，你觉得今晚和平日有何不同？”

“今晚你特别可爱！”

“不，是少了一个人。”

“谁？”

“亚伟。”

“对了，你不是每次出外都带着他吗？他呢？”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开除了！”洛嘉力眉飞色舞。

“你不喜欢他嘛，我为了想你开心，所以把他赶走了！”

“安妮，你对我真好。”

“亚伟这个人很麻烦，如果不是你买四个杀手恐吓他，

他才不肯走呢！”

“你……”

“我全都知道了，我最喜欢有头脑的男人，我就是因为欣赏你，才答应嫁给你的。”

“安妮……”洛嘉力乐不可支。

“唏，那个扮阔婆的有钱女人，你花了多少钱请她，她演技真一流，我差点相信亚伟是她供养的小白脸。”

“这……”

“说嘛！如果你爱我，就不能骗我，你对我不坦白，是不信任我，既然你对我有戒心，我也不要嫁给你了！”

“安妮……我说了，她是个拍电影的临记，她们三个人我一共花了一千元。”

“好便宜啊！”安妮忽然拉长了脸：“你也真是的，你怎可以叫她们脱掉我的衣服，要我裸跑？”

“她们只是装模作样，不会真的动手伤害你，安妮，你没有受惊吧！”

“我倒没有什么。亚伟可惨了，捱了一刀，差点还要吃莲子羹呢！”

“亚伟这人胆大包天，非惩戒他不可，这一次我便宜他，幸而他跑得快，不然的话，哼……”

“你不是想要他的命吧！”

洛嘉力道：“哼！哼！如果他再敢缠你，我真会要他的命。”

“用什么要我的命？用拳头，用刀，用枪？”亚伟突然由一块石后站起来，他穿着白色运动衣，白色裤，在月光下

一片白，本来高大的他，现在看起来更“巨”大了。

“你……”洛嘉力连忙由地上爬起来：“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

“早就在此恭候了！”

“你和他……”洛嘉力指住亚伟和安妮。

安妮在一旁轻轻的笑。

亚伟一个箭步向前，一手抓住他胸前的衣服：“我和她来跟你算账的。”

“算账？算什么账？”洛嘉力装作惘然不知情。

“你买杀手恐吓我，对我用刀，用枪，你又收买临记的女人，在街上公然闹事，还撕破胡小姐的衣服，这两笔账，应不应该算？”

“什么杀手，临记，我根本全不知情。”

“用不着赖了，我带了录音机来，刚才你和三小姐说的话，我已经用录音机全部录下来了，如果我把录音带交给警方，你的名誉，地位，你的父母，家族……嘿！”

“不，不要，我请求你。我承认了，我知错了，我求两位原谅！”洛嘉力面青唇白。

“原谅？那么轻易？走，一齐去警署。”

“亚伟哥，我真的知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其实，你打退四名杀手，我就知道你厉害，所以一连两天我都不敢找安妮，今天要不是安妮约我，我也没有胆量……”

“你胆子可不小，刚才你还说要杀我呢！”

“我是闹着玩，我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亚伟哥，放过我吧！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到胡家，也不敢再冒犯你老人

家。你受了伤，我愿意赔偿，你要多少钱？一万？五万？必要时，十万都可以，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贺礼。”

“省了吧！谁希罕你的钱。”亚伟问安妮：“他会不会游水？”

“浅水，短程，他可以应付的。”

“唔！就这样办，”亚伟两手把洛嘉力托起举得高高，他说：“你总该听过恶有恶报吧！”

“你……你……”洛嘉力高处不胜寒，吓得全身发软：“你要把我怎样？”

“放心，我不会要你的命，也不会要你的钱，我只不过让你在海水里凉快，凉快！”

“不要把我抛进水里，我愿意付钱，付钱……”亚伟托着他走上一个最高最高的海岸，然后卜通一声，把他掷进海里。“救命，我的衣服全湿了，亚伟哥……”

亚伟拍拍手，走下来，他拿回录音机，正要离开白石湾，安妮叫住他：“亚伟！”

亚伟回转头，眼中露着问号。“我们一起回去！我的跑车在那边。”

七

亚伟穿着蓝白间条衬衣，白长裤，蓝白美式运动鞋，他满脸春风，开心得犹如一只喜鹊。

亚伟本来想先把跑车驶出来等候安妮，可是进车房已经看见安妮坐在跑车里。

她穿着鸡蛋黄的运动装，一顶同色的阔边帽，帽顶结了一个海蓝色的蝴蝶结。

“三小姐，早安。”

“早！”安妮轻轻一笑：“巧姑已经把吃的，用的全放在车上，我们可以出门了。”

“三小姐喜欢去哪儿？”

“你说呢？去远一点好不好？”

“去连理山好不好，那儿有一片大草原，我们可以在那儿吃午餐。”

“主意不错，开车吧！”安妮突然说：“你不要老叫我三小姐，叫我安妮。”

“司机叫主人的名字，那是不合规矩的。”

“那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我说可以，就是可以。”安妮摇一下帽子：“爽快点，不要婆婆妈妈嘛！”

“好吧！安妮。”

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谈笑，气氛很好。

亚伟把汽车停在一棵大树下，安妮回顾四周，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片柔软的青草地。

“噢！好美啊！”安妮下车在草地上跳来跳去。

“什么时候吃早餐？”亚伟也下了车。

“还早呢，先玩一会儿。”安妮开心地在草地上旋转，旋转：“亚伟，替我拍些照片好不好？”

“好！”

“可是，不要替我拍大特写啊！”

“不会的！”亚伟笑了起来。

于是，安妮换了一套又一套衣服，摆了一款，又一款姿势，最后，安妮说：“我也来替你拍几张。”

“我很少拍照的，而且我连怎样笑都不会，我不拍了！”

“那你就别笑了，来。”安妮取过相机：“好好站着，放松一点，好，很好……”

拍完照片，安妮拿了一个苹果，用餐巾抹了抹，大大咬了一口，她愉快地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亚伟靠着汽车喝啤酒，他已经有点饿。

“该吃午餐了吧！”

“唔！我还要玩一会儿。看，这边有一个山坡，亚伟，我们来一个比赛好不好？”

“比赛？”

安妮道：“我们由这边上山坡，由那边下来，看谁爬得快。”

“快的有什么好处？”

“快的是赢，慢的是输。赢的可以挑最大的鸡腿，最好的猪扒，输了要在草地上爬，学狗叫。”

“我的腿比你长，我又是个男人，我条件比你高，所以，比赛不公平，要不要我先让你跑，五分钟，十分钟？”

“你把我看得太低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在学校是运动健将，我胜过许多男孩子，也许我也胜过你，所以，你根本不用让我，我们同一秒钟开始，”安妮扔去剩下的苹果道：“来，现在开始。”

“你不会后悔吧！”

“后悔？”安妮笑着：“怎么会！”

“好，一，二，三，开始。”

两个人向前走，直冲上那山坡，最初，安妮真的跑得很快，亚伟反而落后，安妮举起手大声叫：“加油呀！”

可是，渐渐的，亚伟和她齐头了，渐渐的，亚伟领先了，最后他走下山坡，一边走向跑车一边叫：“我赢了，我到终点了！”

他吐口气，然后拿出台布铺在草地上，他把水果，三文治，果汁，猪扒，鸡腿，沙律……全放在台布上。亚伟右手拿鸡腿，左手拿猪扒，吃得津津有味：“唔！这是最大的鸡腿，那是最好的猪扒，好味！”

“……”

“咦！你为什么还不在地上爬？”

“爬！”安妮变了面色。

“对呀！你输了！”亚伟洋洋自得，根本没有注意安妮的面部表情：“你说过的，输了要在地上爬，学狗叫！叫呀！”

“你赢了我有什么了不起！你根本不是个大男人。”安妮用力踢着地上的青草。

“怎样了，愿赌服输嘛！”亚伟就是这样粗心大意，他根本不知道安妮因为输了而老羞成怒，也不知道她气呼呼的想杀人。

“这根骨头给你，你咬着它，在地上爬呀爬，担保你一定象只可爱的小狗。”

安妮一脚踢向地上的食物，果汁，沙律，汽水全倒了，

亚伟正在愕然，安妮气喘喘的说：“吃吧！吃吧！吃个够吧！乐吧！乐吧！乐个够吧！欺负女人，不要脸！”

“你这个人真蛮不讲理，玩意儿是你提议的，赏罚也是你提议的，你输了发什么脾气。”

“既然是玩意儿玩玩就算数，你怎能拿它当真，我是你的三小姐，你竟然要我爬在地上学狗叫，还要我咬骨头？”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亚伟摇一下头：“看你那么可怜，饶了你吧！不过鸡腿，猪扒你可不能碰，你只能吃两块三文治。”

“我不要，我不希罕！反正所有的食物已经下毒，你等着游地狱吧！”

“下毒！”亚伟正拿着鸡腿呆着。突然安妮跳上跑车，开匙，入波，踏油门，跑车呼一声，只留下一缕烟。

“安妮，喂！你干什么？回来……回来！”

亚伟在跳，在叫，可是汽车已远去无踪！

“最毒妇人心，她下了毒，我快要死了！”他扔下鸡腿，颓然喃喃自语：“她抛下我就走，我受骗了，我中计了……”

× × ×

亚伟已经好几天没有开工了，一方面，因为他走了一个长路程，脚给鞋子磨伤了，不过这还是小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亚伟恨安妮。

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巧姑进来，她看了看亚伟，摇一下头：“吃完午饭在这儿睡懒觉，当心发胖了。”

“听其自然。”

“你这样的身材，胖了不好看！”巧姑问：“脚好了吧！”

“早就好了！”

“快穿上制服，三小姐要出去。”

“她要出去叫她自己开车。”

巧姑道：“那怎么行？她是主人，替她开车，是你的工作。”

“我不管！我不去！”

“今天不行了！亚伟。前天我告诉小姐你脚伤不能开车，但现在你的脚好了，我还能找什么借口。”

“索性告诉她，我不肯开工。”

“那怎么可以？她会开除你的。”

“开除就开除，谁希罕！”

“你不希罕，亚文希罕，为朋友，受点气又算得了什么？”

“她太蛮不讲理！”

“虽然，我不知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不过，那天早上，你们两个人高高兴兴的一起出去，后来下午小姐先回来，她跑上房间摔了一会东西，就在哭，而你，一直到傍晚才回来，你全身淌汗，脚也伤了……”

“我走了几小时的路。想截搭顺风车，人家见我是男的，以为我不是好人，都不肯理我，”亚伟说起来，心里还在冒火：“这一切，都是你的小姐赐给我的。”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谁对谁不对，就算是小姐全错了，

你也得忍着，没有理由下人跟主人斗。”

“下人就不是人？”

“下人也是人。只是下人怎能斗上人？”

“上上下下，她就凭这一点作弄人。”

“小姐一向对男朋友很凶，一不如意就发脾气，她对下人比对男朋友好多了。”

“我又不是她的男朋友。”

“我看也差不多。”

“你可不要开玩笑，有这样的女朋友，倒霉八辈子。”

巧姑摇头笑一笑，她说：“你就这样恨小姐？算了！反正亚文也快回来，你受气的日子也过去了，好头好尾，为人到底，看在亚文份上，再多忍受一次。来，来，我给你拿衣服，快把制服穿上。”

亚伟长叹一声，他算是给巧姑软化了。

亚伟上了汽车，也不看安妮，问：“去那儿？”

“向前走！”

汽车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向前走，默默的，没有人说一句话。

“喂！”安妮到底忍不住了。

“……”

“我知道你在恨我，害你走了半天路是我不好，可是你不应该欺人太甚，自己赢了就自鸣得意，大吃大喝，还要我爬地，学狗叫，咬骨头。对一个女孩子，你这样做不觉得太过份，男女毕竟不同呀！”

“是你自己提议的，怨得了谁？”

“虽然我是提议，但反正是闹着玩的，马马虎虎就算了，何必这样认真？”

“……”亚伟心里想，谁跟你认真？其实，就算你要在地上爬，我也不会让你真的去做，我只是唬吓唬吓你，跟你开玩笑，谁知道你这样蛮不讲理。

“喂，你说句话呀！”

“请问三小姐要去那儿？”

“随便你，汽车开到那儿就是那儿！”

亚伟朝着连理山那条路驶，安妮根本没有看窗外，也不知道将会去那里。

“如果你肯为那天的事向我道歉，那末，我也会为抛下了你开走了车而致歉。”

“……”

“你说话嘛！”安妮用力推他的背：“闭着嘴象个哑巴，闷死人。”

“当车行驶时，请勿与司机谈话。”

“嘿！还摆架子呢！以为自己了不起。”安妮忍无可忍：“我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你是个司机，根本不配和我说话。”

“那你免开尊口！”

“哼！”

终于，车停下来，安妮伸出头往车窗外望，她叫了起来：“噢！这儿不是连理山么？”

“唔！”

“想再比赛一次？”

“没兴趣！”

“那来这儿干什么？”

“看风景！”

亚伟下了车，四处张望。

安妮随着下车，她走过去，看那山坡。

就在这时候，亚伟突然走上汽车，当安妮回转头，亚伟正在开车。

“喂！你干什么？回来，回来，”安妮跳着跳着：“该死，该死！愿上帝惩罚你，愿天主惩罚你！”

亚伟的车已开走了，安妮坐在草地上嚎啕大哭。

八

安妮边哭边走，幸好，她终于搭到了顺风车。

她一回到家里，立刻把亚伟召到大厅。

巧姑把亚伟带出来，亚伟心中有数，默不作声。

安妮泪痕未干，心中怒火熊熊，她一挥手说：“你们全部出去。”

巧姑和其他女佣忙退出，巧姑在替亚伟担忧。

“滚过来！”安妮大声吆喝。

亚伟缓缓走前去。

安妮站起来，抓起桌上，几上，壁上，架上的古董，全向亚伟掷过去。

亚伟左闪右避，跳高蹲低，好几次，他差点给安妮掷中。

直至安妮累得倒在椅上，她边喘气，边伸手揩着说：“滚！立刻给我滚出去，我现在开除你！”

“你比我幸运，你搭到顺风车，”亚伟缓缓的说道。

“你滚！我不要见你！”

亚伟道：“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想想我，我也曾受此苦！”

“滚！”安妮力竭声嘶。

“我是要走的，我后天就走！”

“不行，一刻不能留，滚！”

“今天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与亚文无关，如果我现在走了，会令亚文失去工作。”

“我不管！”

“等亚文回来我立刻走！亚文后天就回来了！他回来，我离去，一刻也不留。”

安妮用指尖戳着下唇，一时间，她似乎已转变了，泪痕已干，火焰已灭，她看了亚伟一眼，想到他面临失业，不禁同情：“亚文回来，你就失业了？”

“我本来就是替工。”

“你愿不想存一份固定的职业，如果你肯痛改前非，肯听我的话，对我千依百顺，我或许会考虑让你继续留下来。”

“我不想抢走好朋友的工作。”

“你做人有义气，不错！”安妮点一下头：“你和亚文是好朋友，你和他一起工作？高兴吗？”

“这……”

“啊！我明白了，你认为自己的条件比亚文好，一千五百元的月薪认为不公平？”安妮好爽快，一口就说：“我给你二千元。二千元够不够？”

“三小姐，”亚伟见她不念旧恶，而且对他那样厚待，反而心内感到不安：“我……”

“你是不是须要考虑？好吧！你可以考虑两天，你须要附加什么条件，到时一并告诉我。”

“谢谢！不过今天的事……”

“算了吧！我一次，你一次，拉平了！”

安妮的爽朗，宽恕，更增加了心灵上一份重压，她开始感到巧姑的话有道理，安妮虽然刁蛮，但是她品性善良，她的优点也实在不少。

× × ×

安妮跑出花园，因为亚伟上次在连理山给她拍的照片很美，因此，她想亚伟再次给她拍照。

她提着盛放衣服的小皮筐，在汽车旁，她看见一个又矮又胖的男子，他，不就是亚文？

她走上前去，嚷着：“亚文，你回来了？”

“小姐，早安，我回来了！”亚文恭恭敬敬地弯下了腰。

“你母亲没事了吧？”

“托小姐鸿福，家母已经好多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清晨七点钟。”

“你一定很疲倦了吧！我放你几天假，你可以好好休息

一下。”

“我很好。我不能休息，因为我要侍候小姐。”

安妮笑一笑，她说：“你和亚伟是好朋友，你和他一起工作，你高兴不高兴？”

“这是……没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等老爷回来，我叫他多买一辆车，以后你开一辆，亚伟开一辆。你负责侍候老爷和太太，我的新车由亚伟开。”

“可是……”

“老爷和太太去了欧洲还未回来，你可以休息几天，或去办点私事，去吧，别客气，”安妮到处张望：“亚伟呢？”

“他已经走了！”

“走了？怎么会？”安妮用力摇头：“我答应雇佣他，给他最好的报酬，他怎会跑掉？”

“他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他忙累了，要回家好好享受一下。”

“他连工作也不做？”

“他还差一年才大学毕业，他休息几天，大学又开课了。”

“他？是个大学生？还在念书？”

“是的！”

“他？半工半读。”

“他从未做过事，他也不需要做事赚钱。”

“可是，他来我家当司机。”

“他完全是为了帮助我，义务的，他不收我一分钱。”

“他是你的什么人？”

“同学！”

“同学？你不是念书到F4，中学还未毕业？”

“廖大伟是我的中学同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已经很好，我一直是由我一个叔父照顾我的生活，当我刚念完F4，叔父去世了，我没有依靠，而且，乡下又有十几个人要我供养，因此我无法继续升学，由那时起，我已经做事赚钱养家。”

“他叫廖大伟？唔！我明白了，他一定是个领奖学金的高材生。”

“他是高材生，但是他并没有领奖学金。”

“你们两个，不都是苦学生吗？”

“小姐，你知道我和大伟感情好，就以为他和我一样穷。不是的，”亚文笑一下：“大伟的爸爸开银行，他是个富家子，他住别墅，请司机，有管家，大伟自用的跑车，整个车身铺了天鹅绒。”

“他？是富家子？”安妮手中的皮篋落在地上。

“是的。其实，我和大伟的环境很悬殊，但是他一直对我很好，当我叔父去世的时候，大伟曾介绍我到他爸爸的银行工作，可是一个中学未毕业的我，又能做些什么？我做最小的工作拿最多的钱，银行的同事都对我不满，结果我离开银行，宁愿替人开车。”

“他既出身豪门，为什么要来这儿做替工？”

“我很重视这份工作，我不能失去它，大伟为了帮我，

他就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来做替工。”

“怪不得，他一点也不象司机。”

“大伟是个好人，就是脾气硬些，如果有开罪小姐的地方，请小姐原谅。”

“没有，他做得很好，”安妮垂下了眼：“他还会不会再来？”

“不会！”亚文肯定的说：“我每星期休假都到他家里，他用不着来看我。”

“亚文，替我办件事，”安妮的情绪显然很低落，象只失落的孤雁：“叫大伟来，我有话跟他说。”

亚文匆匆赶到廖家，胖女佣一看见他就嚷着：“李少爷，你很久没来了！”

“亚肥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请你不要叫我李少爷，我根本就不是少爷。”

“那我叫你什么？”

“当然是亚文哥。你们的少爷在不在？”

“他没有出去，好象在房间。”

“谢谢！”亚文直跑上楼梯，拉开大伟的房门，里面空无一人，亚文四周一看，他看见大伟的床上横放着安妮一张彩色的生活照片。

亚文回想着安妮所说的话，他已明白了一切。

他拉着门球正在想，突然有人用力拍了他一下肩膀：“李少爷，啊！不，亚文哥，原来少爷在花园的露台。”

亚文给亚肥姐吓了一跳，这十三点真没她办法。

亚文又匆匆跑回楼下，他看见大伟坐在露台上，正在看

着下面的大海出神。

“大伟，在想情人？”

“李文，”大伟回过头，他身上穿着名贵的绿衬衣，深绿色长裤：“怎么刚上班就开小差？”

“奉主人之命，请廖少爷过府。”

“你怎么念起台词来了。”

“我们小姐请你到胡家，她有话跟你说。”

“我和她之间有什么话要说的？”大伟摊开双手：“这些日子，我已经受够了气，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跑回来了！”

“你不去？”

“不去！飞出笼的小鸟还肯再飞进笼里？不！”

“她叫我来请你去的，教我如何交待？”

“坦白告诉她，我不去！”

“那不是太伤害她的自尊？”

“告诉她。她受得住的，我知道。”

李文道：“你会令她伤心失望。去见见她又有什么关系？”

“不去。”

“大伟，你太铁石心肠了，难道你不知道小姐已经爱上了你？”

“不可能！”大伟假装洒脱，但他的笑容很勉强：“在胡家那段日子我们常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们彼此性格不相同，她也不是我理想中女孩子。”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只要你们真心相

爱，就会彼此适应。”

“但是我并不爱她。”

“真的？”亚文把大伟的椅子移过来，面对着他：“刚才我在你的床上看见她的相片。”

大伟满面通红，说不出话。

“这证明你也爱上了她。”

“那是没有理由的，那是不应该的，因此，我正在想办法忘记她。”

“恋爱还讲什么理由？既喜欢她又何必逃避？”

“我不是逃避，也不是不敢爱，而是不想爱，我会忘记她，给我时间，我一定忘记她。”

九

大伟离开胡家后，洛嘉力又再次在胡家出现。

“你怎么又来了？”安妮十分厌恶。

“当初，我以为你喜欢那位靓仔司机，我为了尊重你，因此我没有再来，现在他走了，证明你并不爱他，因此，我又来了。”

“我爱不爱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我有信心，没有他，你一定会爱我。”

“哼，肉麻。”

“安妮，我们去看电影，喝下午茶，吃晚饭。”

“巧姑，把美莉找来！”

“美莉？还有一位小姐？”洛嘉力眉飞色舞地。

不久，巧姑抱着一只小贵妇狗进来。

“把美莉交给陈少爷，叫它陪他去看电影，喝下午茶，吃晚饭。”

“什么？是一条小狗？”

“是我新买的狗，请吧，巧姑，给我送客……”

亚文和大伟玩了一天，打球，游水，吃自助餐。

回胡家，已经八点钟。

巧姑一看见他，便抓着他，神色慌张的说：“亚文，怎么现在才回来？”

“巧姑，我今天休假。”亚文问：“怎么？你面色都变了。”

“我们小姐给拉走啦！”

“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亚文吓了一跳。

“七点钟，有四个男人说是陈少爷派他们来见小姐的，陈少爷是胡家常客，胡伯又一时疏忽，于是就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看见小姐，最初是请小姐参加陈少爷的舞会，小姐不肯去，后来他们就威胁着小姐去了。”

“你们这班人，怎么可以让那些陌生人把小姐带走？”

“他们有枪呀，厨子，花王都不敢过去。”

“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目无法纪，你们报了警没有？”

“电话总线都给他们割断了。”巧姑抓着他：“快去救小姐呀！”

“去那儿救？”

“去陈家。陈少爷在家里开舞会。你去过陈家，你知道

地址的。”

“好，我立刻去，我用小姐的跑车可以快点。”

“喂！喂！”

“干吗拉拉扯扯。”亚文不耐烦：“我要赶快去，迟了……嘿！不敢想象。”

“你就这么一个去？”

“我还能带谁去？全部贪生怕死。”

“带亚伟。上一次亚伟和几个人打架，虽然受了点伤，但是他终于打赢了。你不知道，那几个男人，不单止有枪，而且又高又大，你一定打不过他们。”巧姑道。

“对了！找大伟，他学空手道的，身手很好，找他帮忙。”亚伟跳上汽车，一边开车一边叫：“到邻家借电话报警。”

巧姑道：“我想过了，以胡家的体面……如果惊动警方……”

“体面比小姐的生命还重要，去，去，我们分头合作。”

亚文飞车到廖家，找着大伟，把一切告诉他……

“洛嘉力这个人阴险又狠毒，安妮落在他的手里，一定凶多吉少！”大伟非常着急。

“他这样明目张胆，就不怕犯法。”

“法律讲人证物证。带走安妮的四人当中，并没有姓陈的，也没有留下任何物件是属于姓陈的，又怎能证明此事与洛嘉力有关？”

“只要警方派人去陈家，找到小姐不就证明了一切？”

“我根本就不相信安妮在陈家，你想想，陈家除了大宅之外，还有没有别墅或小屋之类。”

“对！陈家老爷太太在大宅，小姐不会在那儿。陈家别墅在你家附近，刚才我经过看见乌黑一片，里面不可能有人，至于小屋……噢！我想起来了，陈少爷有一间泳屋，屋内有厅有房，就在碧水湾附近，离这儿不远。”亚文招着手：“快，立刻去！”

“你等一等，我要到楼上拿几样东西。”

“拿什么东西，又不是开圣诞舞会交换礼物，快一点，救人要紧。”

不一会，大伟由楼上跳下来，他说：“这录音机你好好保管。”

亚文边开车边喃喃的骂：“我还以为你带一枝手枪，原来带录音机，真无聊！”

大伟一句话也不说，不久，到碧水湾，亚文遥遥指住一间红砖屋，他说：“看！有灯。”

“停车，不能开太近，录音机留在车上，你跟我来！”

两个人静静的，轻轻的向红砖屋走过去：“嘘！伏低，爬过去，你没有看见门口有两个又高又大的男人走来走去？”

“唔！小姐一定在里面。”

“绕过屋后看看！”他们缓缓爬过屋的另一端。

“有窗。”亚文低声说：“可惜下了窗幔！”

“瞧，那边开了一扇窗，海风扬起窗幔，快，爬过去，我已听见一点声音。”大伟的行动相当迅速，他爬过去，当窗幔扬起时他看见安妮躺在床上挣扎。

“快到最近的地方打电话报警，我进去救安妮小姐……”

亚文爬走了。

那扇窗门只不过开了很小，一个人无论如何钻不进去，大伟轻轻的把那扇窗门的开关旋动，他看见安妮双手分别被绑在床上，她的嘴巴塞着一条巾，她双脚不停的踢，洛嘉力说：“你真是一只红辣椒，好厉害，你看你，把我的皮都抓破了，还咬了我一口，乖乖的，先绑住你的脚，等我脱去你的衣服，我再放你。听话嘛！你踢得我好痛。”

“唔！唔！”安妮在挣扎。

“我跟你说好话，你不听，我要和你正式结婚，你不肯，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洛嘉力一边绑她一边说：“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恨我，不过，等会儿我们做了夫妻，你……嘻嘻，你就会喜欢我了！”

正当洛嘉力伸手解开安妮胸前的钮扣时，大伟霍地由窗外跳进来。

洛嘉力停住手，一呆，他正要反身往外跑，大伟一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了回来。

“你这禽兽！”大伟掴了他两个热辣巴掌，然后膝盖往他腹部撞去，洛嘉力痛叫一声，倒在床前！

在厅上玩纸牌的两个打手，闻声冲进房来，三个人缠在一起，拚个你死我活。

大伟受了伤，他终于把两个歹徒打倒。

他立刻转身拉出安妮口中的手帕，安妮哭叫着：“大伟！”

大伟拍了拍她的脸：“别怕，我救你！”大伟见她担惊受苦，不禁心痛。

1303666